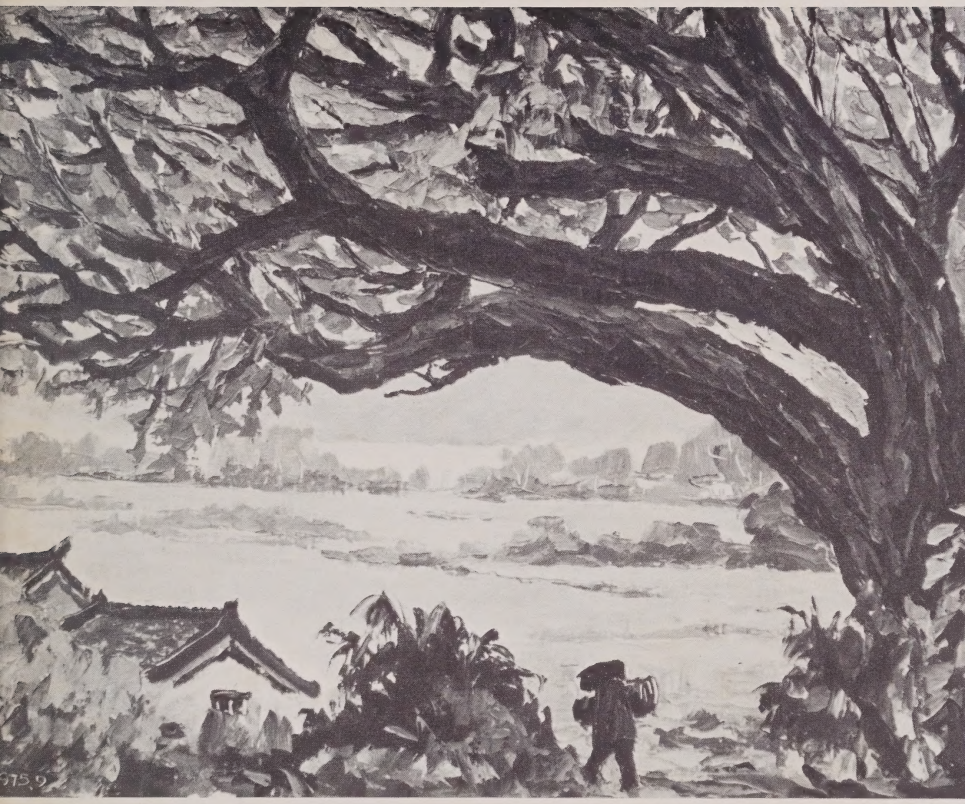
海洋文艺

12

1979



丹流李

（畫油）　樹老年百

加拿大香港文獻資料中心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十二期 目錄

封面設計：劉世仁 題字：劉海粟

論壇・談苑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希臘詩人艾利諦斯 錢歌川 四
王禎和的台語文學 葉如新 七
由「詞話」到長篇小說（文學講座） 思 嚴 四〇
關於阿索林 郭 風 三四
《三國演義》人物通俗談 阿 德 二二四
梅勒的新人 錢歌川 二一四
詩人歌德的故居 周文珊 二一〇
讀帖偶得（雙魚樓隨筆） 鄭家鎮 五五
點金術的殊途同歸（比較文學） 枕 書 二一八

散文・小說

與謝冰心的會見（《三十年後》之十五） 聶華苓 一六
兒時「學哭」記（從藝回憶錄・丁聰插畫） 新鳳霞 九八
致一位舊同事 謝雨凝 四六
深秋的花束 謝雨凝 四八
聆聽鴿舞（台灣作品選介） 馮 青 三三
榕島鳥趣 楊羽儀 一四〇

吾愛吾兒（短篇小說・下）　金　依　五〇
惜慧的煩惱（短篇小說）　君　誼　一〇二
海和少女（短篇小說）　連　雲　一〇七
老人與狗（短篇小說）　東　瑞　一二九
一夜成名（短篇小說）　陶　然　一三四

詩・散文詩

你的名字　方　敬　三六
夜色　蔡其矯　三七
不協和的和歌　秦　松　七四
擠　原　甸　七二
秋山　洪　荒　三八
瀑布與大湖　何　達　六八
田野上　周良沛　七七
西樵泉語　黃　雨　七九
馬兒　蔡炎培　七三
海戀　傅　仇　八二
雨別　龔舒婷　八六
父親的期望　和　子　八八
聽箏　高　虹　八五
望雲樓詩抄　曾敏之　九七
七律四首　李學鑫　一二三

飛霞洞　朱光天　八四
早霞短笛　柯藍　六二

譯文

猶太區裏的狗（波蘭）伊沙亞·史彼傑爾作　李昕譯　二五
我的幽居（菲律賓）厘沙路作　李霽野譯　五七
培爾法戈（意大利）尼·馬却維里作　戴望舒譯　九〇

外國文訊

保加利亞的科學幻想小說　柳玲依　八一
世界文壇失去一位詩人　米一筆　一〇九
西方書商醞釀抵制蘇聯書展　秦毅　一一三
斯里蘭卡女詩人編亞洲四國詩集　童曼　一三九
再版的巴西短篇小說集　馬利　六七
英文改寫印度古代梵文史詩　黃昏　一〇一

畫頁

大白鯊（國畫）　劉世仁　封面
百年老樹（油畫）　李流丹　封二
新會圭峯山（攝影）　楊明　封三
芭蕉綠了窗紗（套色木刻）　晴野　封底
文藝書訊　本刊　一一七
編輯人語　本刊　三三

一九七九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

希臘詩人艾利諦斯

錢歌川

一九七九年度的諾貝爾獎金，科學方面的各獎，甚至於和平獎，都早已宣佈，剩下只有文學獎，遲到十月十八日才發表出來，可見瑞典諾獎委員會的委員們，對文學作者的選定，是煞費斟酌的了。獎金最後決定頒給六十八歲的希臘詩人艾利諦斯（Odysseus Elytis）。他是在戰前希臘詩人中最年輕的一個，有時被稱爲三十年代的詩人，他們所奠定的詩壇新聲和新的意識，至今還支配着現代的希臘文學。

我們還記得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的文學獎，也是頒給一個希臘詩人的。那人名叫塞菲利斯（George Seferis），也是屬於三十年代的詩人。艾利諦斯早年的詩作，就是受到塞菲利斯的助力，而決定指歸的。當時他們熱中於法國的現代詩，而又醉心於豐富的希臘傳統的根源。

艾利諦斯初期的詩作，帶有明顯的個人氣氛，和特別的地方色彩，正所謂超現實主義的調調兒。那個人氣氛是抒情的、幽默的、幻想的、和年輕的。那地方色彩是希臘的山川，尤其是愛琴海上諸島的風光。

雖則在方式上和氣氛上，都帶有不少超現實主義的意味，但是在艾利諦斯早期的詩作中，早已很明顯地表現出對鄉土的無限熱愛，對故國的神秘招魂。我們隨時可在詩

中看到大理石的廢墟，葡萄園，檸檬樹，陽光照射的溫暖，海水給人的感受，這一切由詩人目光的接觸，而唱出讚美的歌聲。

艾利諦斯成名的作品，是寫於四十年代的初期，他去阿爾巴尼亞參加反意大利法西斯黨的戰爭時，所寫的那篇《爲那個在阿爾巴尼亞戰役中犧牲的少尉而作的悲壯之歌》。那個詩篇對戰時的希臘青年，發生了一股龐大的力量，激勵了敵愾同仇的士氣，風靡一時。這戰事和這詩篇，成爲艾利諦斯生活上的轉捩點，他原是在雅典大學攻讀法律的，現在便完全放棄法律，而專門來從事於文學了。

他在年輕時受了不少法國超現實派詩人艾畧亞（Paul Eluard, 1895-1952）的影響，從他三十年代發表的那些詩篇中，都可以看得出來。到了他發表上述的《悲壯之歌》的時候，年輕時那種耽溺於官能享樂的詩作，一變而成爲複雜敏銳，悲涼雄偉的篇章了。

瑞典諾獎委員會，特別稱讚他在一九五九年發表的《那是值得的》（To Axion Esti）一詩，認爲是「二十世紀文學中最濃縮，而又包羅萬象的詩作之一。」詩題取自希臘正教禱告文中的字句。詩的內容充滿着希臘的歷史和神話，以及現今相類似的事物，這是自成一套的詩篇，表現出如作者所描述的「爲大衆而寫的感情和意念」。這篇詩作，造成洛陽紙貴，重版多次，尤其是其中某些部分，由席奧朶拉基斯（Mikis Theodorakis）配上音樂，至今還在希臘青年口中傳誦不絕。

艾利諦斯有次提到他自己的作品時，曾說：「我認爲詩歌是充滿革命力量的純潔之源。我的使命就是要誘導那種力量，來反對我良心上所不能接受的世界」。

他謳歌着他的鄉土，希望回復到希臘的本來面目，也就是既往的光榮。這種心情的發展，在他一首題爲《驗屍》的抒情詩中，表達得最爲突出。那詩的中心隱喻，就是把希臘的屍體解剖開來，顯示出它耐久的本質。現將原詩的大意譯出如下：

於是他們找到了橄欖樹根的財源，點滴地流入他的心窩。

他多次睜開眼睛，躺在燭光旁邊，等待天明的當中，一種奇異的熱力，抓住了他的內臟。

在皮下一點兒，青色的地平線畫得鮮明。在他整個的血液中，現出無數的青痕。

鳥的叫聲使他記起許多偉大的淒涼時刻，突然一下子都告消失，所以手術刀也無法深入。

或許那種意圖，已足夠造成災禍了。

那天眞無邪的人在驚嚇的心情中，顯然可見地他遇上了災禍。他的眼睛睜開，感到驕傲，而在那潔白的眼膜上，整個的山林靜靜地在移動。

腦經中除了天空死寂的回響以外什麼也沒有。只是在他的左耳穴中有些輕的細沙，正好像貝殼中的一樣。那表示他曾經獨自常到海濱散步，帶着愛的痛苦和風的怒號。

至於他大腿上那些星星之火，原是表示他提前推動了天時，每當他擁抱女人的時候。

我們今年將會有早的收成。

最後還想約畧介紹一下詩人的生平和生活。艾利諦斯出身於一個實業的家庭，一九一一年生於地中海克利特島，那時還在土耳其的統治下，他原姓亞雷玻特里斯(Alepoudhelis)，當他在二十年代的初期開始寫詩時，爲避免和他製造肥皂的家庭發生聯繫，他便改名換姓了。據說他現在的姓氏，含義有「希臘」、「希望」、「自由」、「美麗」等成份在內。

他早有「飲日詩人」的稱譽，因爲他時常歌頌太陽和日光。他又有「貓頭鷹」的綽號，因爲他老是在夜間寫作，白天睡覺。他在晚邊起身以後，便有一批後生小子來到他家談詩論文。他詩中常有年輕一代的想法，便是從那些青年詩人談論中獲得靈感的。

他最近一本題名《瑪麗亞·芮霏麗》(Maria Nefeli)的詩集，就是描寫着這種忘年交的經驗的。那是一個少女和一個老頭之間的對話，談論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問題，各抒己見。

他這次在獲獎之後說，他得此頗感驚異。他又說這對年輕人很有鼓勵，只要肯努力，終會有收穫的。

他在二十五歲時放棄法律，專攻詩作，到現在已發表了十一卷詩集，和一本散文集。他說他還寫完了兩部另外的書，未曾付印。他大部分的詩作，主題多是太陽，及其所象徵的純潔、光明、自然和人的情緒。

他一生沒有結婚，過着一種獨身生活，沈默寡言，有如隱者。他說，「如果我結婚了，我的詩就會遭殃」。他住在雅典下城一個簡陋的兩間房的公寓中。他聲言獲獎決不至於改變他的生活。他很少參加公共活動，也不出國旅行。冬天住在雅典，入夏便去愛琴島，在那兒背着錦囊，蒐集詩料。

——一九七九年十月抄寄自紐約

王禎和的台語文學

葉如新

在文學作品中運用方言，即所謂方言文學，應該怎樣評價，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其實方言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也有幾種情況。爲了顯示地方的特徵，在行文中插入地方性的名詞，或者在對話中模擬人物的語氣，這是古已有之的，像在宋人評話小說和元明戲曲中，都經常可以看到。現代作家的作品，如老舍的小說往往有北京方言，艾蕪的小說有四川方言。這種手法可以渲染特定地區的氣氛，有利於塑造人物的形象，一般是被接受的。另一種是方言的直錄，文字主要是表音，在古代，和文言（通用的書面語言）相對，稱爲白話，元明期間，即使官方文件，也有用白話的。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引用元代白話碑《大元璽書》中的一段，可以作爲例子。

> 道的每宮觀房舍裏，使臣每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稅糧休與者；屬道的每宮觀裏的莊田地土園林水磨浴堂解庫店舖船隻竹葦醋麵貨，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奉口粟者；不揀誰休倚氣力者。（註一）

應當看到，元、明、清都以北京爲首都，因此北京地區的白話逐漸定型，發展爲今天的普通話，也就是全國通用的書面語言，而自「五四運動」時確定了它取代了文言的地位。但是，普通話以外的方言直錄，便必然受到地方性的局限。清末民初的《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等，基本是用蘇州方言寫的，其他地區的讀者閱讀起來有困難。穗港的報章，也出現過以廣州方言寫的作品，外省人看了只能莫名其妙。除了有特殊的需要，一般的看法是純粹的方言文學是否推廣，大有爭論的餘地。介於兩者之間的，是以普通話爲基調，但在詞語和句子結構中有相當程度的方言化。有人贊成，是因爲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有人不同意，認爲這實際上局限了作品的表達能力，而且會造成語言的混亂。

台灣作家王禎和的作品，存在着兩種不同的反應。

王禎和，台灣花蓮人，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今年才三十八歲，是比較年青的作家，較白先勇、陳若曦等稍爲後起。他第一篇作品《鬼．北風．人》就是在大學時發表在白先勇他們主持的《現代文學》上，並且得到很好的評價，於是開始走上創作的道路。據說他寫作的態度很嚴肅，因而寫得不多，即使是短篇小說，平均差不多一年才有一篇。這也和他不是專業文學工作者有關。在台大畢業後，他曾同許多台灣青年一樣，服過「兵役」，其後回到花蓮做英語教員，不久轉到航空公司當職員，然後入台灣電視台工作，訪問過許多電視藝員和工作人員，輯爲《電視．電視》一書。七十年代初期，去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室做研究，七三年回到台灣。他的短篇小說收集在《嫁粧一牛車》和《三春記》兩本集子裏。

王禎和的作品，同其他「鄉土作家」一樣，大部分以他們所熟悉的小人物做主人公。不過，他不很同意「鄉土」這個詞，他認爲這是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的觀點，是生活在異國者的感情，對於一直生活在台灣的人，不會有這樣的體會。他自己，只是寫最熟悉的東西。他說：

> 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東西，只有這樣，他的作品才會有生命、有感情，才會使讀者有親切感，產生共鳴感。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是花蓮人，從小在花蓮長大，十八歲以前，沒有離開過花蓮，所以花蓮的風土景物，在我的童年與少年生活的回憶裏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是那個時候印象深刻的人、事、物的累積。……也許就正因爲我也是個「小人物」吧。他們與

我而言是那麼親切、熟悉，他們的樂，也是我的樂；他們的辛酸，也是我的辛酸；他們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註二）

王禎和的這一段話，說明了他有意識在創作上走現實主義的道路。事實上，讀他的作品，會發現所有的人物，都是輾轉掙扎在那個社會的最下層。《鬼．北風．人》中的貴福，是一個心理不健全又不能自立的人。他在外面流浪了十年，無法生活，回來投靠開雜貨店的守寡的姊姊麗月看店、掃地、送貨。他自小有暗戀姊姊的潛在感情，因此倒也循規蹈矩，麗月也信得過他。但他偶然發現麗月和一個木材商在暗中來往，內心受到很大的損傷，以賭錢輸掉麗月叫他去收的賬款爲報復。麗月十分生氣，把他趕走。他起初還賭氣走出去，但想到生活的沒有着落，便只好又回去了：「明天同她說，我再不過問她的事，只要有飯讓我吃，只要有地方給我住，我什麼都行！叫她不用怕我！權當沒有我這個人好嘍！」

從人物塑造的角度看，王禎和的這一篇「處女作」是成功的，這顯露了他在文學上的才能。也許就是他對這號人物的熟悉吧，貴福從外型到思想活動都很形象化，猥瑣、卑微，生活的折磨使他毫無志氣，即使偶然浮現一下自己要作爲「人」的慾望，也立刻在「現實」面前被壓得粉碎了。作者沒有分析像貴福這樣的人何以產生，但讀者是可以自己推論得之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同意胡爲美的分析，王禎和這篇小說，在結構和人物心態上相當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其中特別是「安排了一段弟戀姊的曖昧感情」，與「希臘文學中許多戀母弒父等的情節總有些不謀而合之處」。在中國幾千年的倫理社會中，除了極特殊的例外，封建宗法制度所形成的強烈家族觀念，貴福對麗月的感情，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讀到這一部分時，總覺得有些別扭。這也反過來證實王禎和自己的論點：寫不熟悉的東西，必然會像隔了一層什麼。不過，作者有權利去摸索、試探自己的道路，雖然王禎和對這一點沒有發表過什麼意見，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類似的「西洋化」感情却不很再在他的人物裏支配着了。

這裏不妨以《嫁粧一牛車》來比較，這可能是王禎和比較成熟的而自己也欣賞的作品。他在文前引用了亨利．詹姆斯的詩句：「……生命裏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的時候……」，多少可以看到創作時的意圖。

《嫁粧一牛車》的主角是萬發。他是一個不完全的聾子，以替人拉牛車爲活的人。自小在窮家長大，娶了老婆阿好，

日子越過越差，住在村莊外墳場旁邊的草寮，有一頓沒一頓。後來附近另一間草寮住進了一個鹿港來的成衣販子，姓簡，孤身一人，成了他們的鄰居。不知怎樣，他的老婆阿好和姓簡的勾搭上了，萬發一方面弄不清楚是與否而不安，另一方面也實在知道姓簡的在生活上對他們有幫助，但禁不住村人的揶揄，終於鼓起勇氣和姓簡的決裂。但有一次，他替人拉牛車，牛發野性，撞死了一個小孩，要坐牢。從阿好探牢時知道，姓簡的回來了住到他家，老婆、孩子生活都憑這人照顧。他無言了。出獄後，姓簡的送給他一台他一生盼望着而始終不能擁有的牛車。他明白了——竟是用妻子換回來的。他接受了。以後每星期一次，姓簡的總是送他一瓶酒，他便去「料理店」喝到深夜，好讓姓簡的和阿好幽會。至於村人的暗諷明嘲，他都當做完全聽不到了。

萬發比貴福更卑微，更不堪。一台牛車是妻子「嫁」出去的「嫁粧」，什麼人願意如此呢？他曾經想過抗拒這樣的現實，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可以生活下去，結果只好甘於作踐自己。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悲劇。

王禎和寫的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台灣。通過萬發，作者顯示了一個可歎的社會，可悲的時代。

微妙的一點是，作者有他特定的態度：旁觀，不動感情，用客觀的手法來描寫，有時對待悲慘的事實採用了喜劇的筆觸。如在《嫁粧一牛車》將近結束的時候，他寫：

> 幾乎是一定地，每禮拜姓簡底都給他一瓶啤酒着他晚間到料理店去享用一頓。頗能知趣地，他總盤桓到很夜才家來。有時回得太早了些，在門外張探，挨延到姓簡底行事完畢出來到門口鋪蓆底地方和熟睡了底老五（萬發的兒子——引者註）一同歇卧，萬發才進家去，臉上漢冷，似乎沒有看到姓簡底，也沒有嗅聞到那濃烈得非常底腋臭一般。（姓簡的有狐臭——引者註）
>
> 總是七天裏送一次酒，從不多一回，姓簡底保健知識也相當有一些底哩！

最後的一句該怎麼理解呢？是萬發對姓簡的讚許？還是作者對姓簡的欣賞？還是作者對萬發與姓簡的關係作純客觀的描述？——王禎和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同樣的手法。

有人加以肯定，認爲這是王禎和在創作上的一種創造。舒凡的評論，說：「禎和在他的小說中，以嘲弄而親和、憾怨而體諒、悲哀而豁達的複雜視點，去刻劃角色的形象，而使作品形成了一種活潑、多樣、而精緻的卓異風格。」又說：

「禎和在他的小說中，表明了一種始終一貫的立場，他選擇了『平凡』人物的一面去做見證，平等地和那些飽受屈辱的『萬發』、『小林』（《小林來台北》的主角——引者註）們站在一道，從他們抽痛無言的傷口裏伸出舌頭，虔敬地爲他們發出悲痛和喜悅的聲音。更獨特的是，他在這種立場中，又顯示了一種只對抗邪惡，同時證明自己不與任何人爲敵的朗和境界。」（註三）這可以說是很特異的見解。不知道王禎和自己對這種評價的反應如何，但從一個讀者看來，有些是可以同意的，有些則仍有可議，至少認爲一位作者「不與任何人爲敵」的說法，是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作者不一定可以同意的。另一方面，前面提出的「姓簡底保健知識也相當有一些底哩」一類的句子，似乎也不能用「嘲弄而親和」或「悲哀而豁達」去概括起來。如果說得嚴重一點，也許可以稱之爲比較惡俗的敗筆。

當然這也只是一個看法。而即使這樣，亦不影響到對作者的全面評價。

王拓在談到王禎和的時候，有別一種見解。他說：

> 王禎和小說似乎寫得不多，但是，他是個很有特色的作家，在我看來，他的特色是建立在他獨特的台語方言的運用，以及非常高的嘲弄技巧上。我第一次讀他的《嫁粧一牛車》是我在花蓮中學教書的時候，學生告訴我，他剛好在我的前二年離開花中的教職，我對他這篇小說的印象很深，不僅是因爲他的小說台語用得妙，同時他的小說所寫的小人物對生活的無言的悲哀也很令我感動。（註四）

注意到王拓認爲王禎和是「有特色」的作家，他指出的特色有兩點，一是台灣方言的運用，這在後面將會另行談到；二是非常高的嘲弄技巧，指出這一點，王拓是與舒凡一致的，可是對這嘲弄的看法兩人便有不同。王拓接着說：

> 但是，他有些小說對小人物的嘲弄使我很受不了，他雖然也像黃春明一樣寫些小人物，但他的態度、立場和感情似乎與黃春明很不相同，我覺得他比較冷酷。但是如果就文字技巧來說，他是目前台灣文壇上少有的高手。他是個溫和的人，很厚道的樣子，他在小說中時時顯露出來的嘲弄，與他的爲人給我的印象很不相襯，我認爲他最好是趕快改變他對小人物的態度，因爲他時常對這些可憐人物加以嘲弄，或過份誇張他們的無知與愚昧的作風，我認爲固然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但却嚴重損害了感人的力量，我以爲，這是很可惜的。（註五）

到底哪一種看法對？也許是見仁見智罷，學術上、創作上的問題，事實上也不宜就此作出定論。任何一個讀者都可

以有自己的感受和反應，而最準確的恐怕是多數讀者的共同體會。當然如果作者自己對各種評論有所分析，也會有很好的參考價值。而台灣文壇上能夠對某一位作家的風格和技巧展開討論，那至少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就個人而言，王拓的意見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他提得坦率而誠懇。其實，說到技巧，王禎和還是在多方面作嘗試，這種努力是應該肯定的，但嘗試不等於成功，如在《快樂的人》中採用的手法，便很有商榷餘地。

《快樂的人》這個題目就是嘲弄性的。以靠男人包下來爲生的含笑，一直看不起隔鄰當暗娼的綠珠，但這看不起只是來源於對方比她年青也比她樂觀的嫉忌。她懶散，貪賭，經常僞造家信向相好的男人討錢還賭債，而靠强行自我開解來過日子。她在懊惱、悲傷之後，想的是：「哼！綠珠，我含笑不是你那幫七姊八妹，我也是混活的，可是我混得堂正，斷不會看輕自己，坑進窯子，一味走下流。哼！綠珠，你們那幫混事由的，實在羞恥！……」

在不少婦女要出賣色相、肉體的情況下，這樣的人物有代表性。因爲極端看不起自己，因而要看不起同樣遭遇的悲慘的人，這種典型性格，在王禎和的刻劃下，是相當成功的。但不明白的是，作者在許多地方用附註的形式，插入了不少詩句或成語，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十年夢，屈指堪驚？」「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這是作者隨時現出自己來，向讀者說出自己的感受。這種手法，也許是所見不廣，在我國短篇小說中似乎還沒有先例。當然沒有先例不要緊，文學是應該創新的，但效果如何，便得從讀者的反應去檢驗。如果試圖分析一下，這可以看成作者自己的「意識流」直接進入了作品，也可以是在純客觀的描寫中，作者用電影「旁白」的手法去給讀者以啓發。或者理解爲一種文字遊戲與嘲弄的綜合，也無不可。能否接受，只好由每個人自己去判斷了。

就個人的喜愛，《小林來台北》是可以一提的。作者自己說，這是一九七三年從愛荷華回台灣，「進到辦公室，又是滿耳聽到談麻將，推牌九的聲音，很覺不舒適。《小林來台北》便在這種心境下寫出的。」（註六）主角是小林，一個從小鄉鎮來到台北的青年，是一家航空公司的雜役；地點，在一家航空公司的辦事處中；時間，周六的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作者從小林這個地位最低而又還保留了農村的純樸的青年的心目中，反映了他所見所感的人和事。洋化、自私、拍馬屁、肉麻當有趣。爲了航空公司馬老闆的太太要趕着辦出國簽證，把女兒病重的張總務硬是拉回公司，而且迫着他

在找不到人的週末去辦。

張總務的妻子打電話到公司來，找不到丈夫，由小林聽電話。聽完之後，是一個這樣的場景：

掛下電話，小林兩腿忽然發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誰情況不好？」大家過來你一言我一語地發問。

「老張的女兒病得很嚴重，在用氧氣罩。」小林忽然哭出來。

「人又沒死，哭什麼喎！」汪太太的語氣蒸騰着厭煩。

「張總務不在，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小林記起小珠那一雙圍抱老張女人腰上底手，眼淚更是不聽話地流淌不止，聲音也哽起來。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他到哪裏？」丹尼爾一面嚼口香糖，一面問。

「到出入境管理處辦馬太太的出境證。」有人這麼回答。

「那該回來了。回來再跟他說一聲就行啦！」踢屁股（T．P．顧的諧音——引者註）走近擺放飛機模型的玻璃櫥前面。

「我去找他。」

「那怎行呢？」汪太太立即板起臉色。「櫃枱等一會就要下班，就剩下茱麗葉一個人當班。你跑開了，萬一有事，她找誰去？」（註七）

就是這樣一批混事由，對一位下級的同事所碰到的不幸和苦難，無關痛癢，無動乎中。作者在寫了這一段之後，接着是這批男女的打情罵俏，吃豆腐。而在這裏辦手續的一個留學生看了這一切，又覺得還不及美國。在小說的最後是這樣結束的：

> 留學生手續辦妥站起來，看了看櫥裏的飛機模型，然後轉頭過來摸摸嘴上那幾根貓鬚。「小姐，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眞是人間的天堂，不騙你，眞是人間的天堂！」
>
> 幹你娘！小林心中忽然大聲叫，你們這款人！你們這款人！（註八）

這篇小說反映的，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吧。這裏多少看到作者注入了自己的感情，並不只是「客觀」、「朗和」

而已。小說有意識地把嘲弄的對象放在應該被嘲弄的人身上，不像之前有些作品那樣爲嘲弄而嘲弄。如在小林聽起來，T．P．顧是踢屁股，南施是爛屍，P．P．曾是屁屁眞，多拉西是倒垃圾，道格拉斯是倒過來拉屎，這都可以引起讀者會心的微笑。而櫃枱主任汪太太的形象，在作者筆下是相當挖苦的，但讀者也可以接受。《小林在台北》不但可以看到作者在形象的塑造和氣氛的營造上確實有很好的才能，而且可以感覺到他在創作態度上也有可喜的轉變，至少不是純客觀的了。

還有一點，《小林在台北》也許因爲地點是台北而不是花蓮，也許作者感覺到過份台語化的寫作實在還有可以考慮的地方，所以在語言的運用上比較普通話化了。這裏就有我們在這篇文字開頭提出的方言文學的問題。

以台語用在創作中，對王禎和來說，也是一個過程。《鬼．北風．人》的語言，台語用得並不多。其後，作者便「開始注意到台語的美妙和活潑的地方」，開始從《快樂的人》滲入台語。但他不是簡單地運用字詞，而且在句子的結構上也有了新的組織，似乎是有意地別創一格。由於他本來是學語言的人，本來有很準確的語言表達能力，因此，這樣的努力便確實值得注意。有人認爲，王禎和的句子，「有時會十分拗口，但却絕不是鄉土寫實式爲增加現實感親切感而作的句子，而是重新安排調整幾種文字而塑造新文字的句子」。（註九）作者有這樣的意圖，是很可能的。

《嫁粧一牛車》的語言，應該說是作者刻意地經營過的，所以很有代表性。這裏引錄一段，寫萬發到料理店去喝酒時的思想活動：

> 定到料理店呷頓薪底，每次萬發拉了牛車回來。今日他總算是個有牛有車底啦！用自己底牛車趕運趟別人底貨件，三十塊錢的樣子。生意算過得去。同以前比量起，他現在過着舒鬆得相當的日子哩！盡睏來，盡花去，家裏再不需要他供米給油，一點也沒有這個必須。詎料出獄後反倒閒遐起來，想都想不到底。有錢便當歸鴨去，一生莫曾口福得這等！村上無人不笑底，識他入骨了。實實在在沒有辦法一個字都不聽進去。雙耳果然慷慨給全聵了，萬發也或許比較的心安理得，尤其現在手裏拎着那娃簡底敬慰他底酒。（註十）

他的一個特點，是大量使用「底」字代替「的」字，這在「五四運動」時期出現過後來已經廢棄了的用法，在他筆下又恢復起來，不知道有什麼特別需要，也許是在台語中「的」「底」有別吧，看起來實在不習慣。當然不是一個字的

問題，而是用詞及行文，都「拗」得很，不容易接受及理解。說效果，就如聽一個操着陌生方言的人談話一樣，地方氣息確實很濃。如果說王禎和就是企圖達到這個目的，他應該是成功的。但是，當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有更廣泛的影響力，爲許多人所易於接受的時候，過份的方言化是否恰當，是可以再從實踐中去研究的。

王禎和還年輕，在創作道路上還將有很長的途徑可走。不斷的嘗試和探索，是可佩的，過早作評定沒有必要也沒有好處。我們不認爲太肯定和過高的讚譽對他一定有好處，但也決不可以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努力過程輕率地批評。正因此，王禎和今後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動向，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註一）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第四册七六四頁。

（註二）轉引自胡爲美：《嫁粧一牛車序》

（註三）舒凡：《嫁粧一牛車序》

（註四）王拓：《街巷鼓聲》二一七—二一八頁。

（註五）同前書二一八頁。

（註六）王禎和：《嫁粧一牛車·後記》

（註七）王禎和：《嫁粧一牛車》二四七頁。

（註八）同前書二四八頁。

（註九）也斯：《感覺溫暖外的風塵——談王禎和的作品》

（註十）王禎和：《嫁粧一牛車》七十二頁。

下期特稿

啊！沙漠……（新疆散記）

李黎

三十年後（十五）

——歸人札記

蕭萍

北京（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十八日）

這個國家使我年青！

——冰心

（一）

我從沒見過冰心。

冰心是我們一羣女孩子最喜歡的作家。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抗戰時候，在四川長壽國立十二中，我們一共七個女孩子，同學們叫做「竹林七賢」。學校在田野裏，在竹林叢中。我們七個人全是從湖北恩施屯堡聯中，坐木炭車、翻山越嶺到重慶，然後坐小汽船到長壽，又步行二十幾里，到圍子灣的十二中去上高中。在屯堡山窪子裏出來的土包子，自然和重慶的女孩子們不同；尤其是南開那種學校出來的女孩子，她們在我們眼中是「貴族」，比我們「文明」一些。我們七個人，一身土氣，穿着直統統的陰丹士林長衫，走起路來幌幌盪盪，清湯掛麵的短髮搭着半邊臉，談起話來，「嗲老子」「嗲老子」的，把頭髮往上一甩，翻着眼望天。大事小事，我們都有一套道理，辯得臉紅耳赤，然後偷偷遞字條道歉——並不是服理，而是講義氣。咱們「哥兒們」，有什麼好爭的?!而且，大敵當頭，每個人都得犧牲成見，共赴國難。咱們都是要救國的

人呀！我們每個人都有個理想：喜歡演戲的要當張瑞芳，晚上自修課，鴉雀無聲，她突然抓住一個同學的膀子，學着張瑞芳在《家》裏嗚咽着說：「覺新，我不離開你。要死，我和你一起死。」喜歡唱歌的就擺出管夫人的姿態，兩手握在胸前，扯起嗓子唱起歌來。「竹林七賢」之中有個姓姜的女孩子是「科學家」，瞧不起演戲的、唱歌的，一面咕嚕着「瘋子！」一面捂着耳朵解代數方程式。我最佩服她，不懂她如何把一道道非常複雜的方程式輕而易舉的就解決了。我最怕代數、物理、幾何那一類的課程，平時靠那姓姜的朋友爲我解決難題，考試時就開夜車XYZ地在背題目。至於我的理想呢，我只想當一名郵務員，賺點錢養家，那時候我母親帶着弟妹住在萬縣，窮得有時候沒米下鍋。

「竹林七賢」中有個叫宗志文的女孩子，瘦高個子，身體很弱，臉色蒼白。她冷若冰霜，但常常遞給我們很熱情的字條，字條上永遠有「愛」、「忠誠」、「友誼」那一類動情的話，寫出一筆不苟但却很秀麗的字。她的感情的確是非常認眞的，叫人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便找個理由去和她說話，她又突然「冷」了起來。但我們全了解：「文學家」就是那樣子嘛。她的作文實在寫得好！每次老師發下作文簿，我必定把她的作文搶來看，連圈帶點的句

子，我都能背下來。她的作文寫的都是孩童、母愛、月亮、星子和大海。我最佩服她的是：園子灣連個水塘也沒有，她却能把大海寫得如此神妙！

她最崇拜冰心。

（二）

冰心走進房來，我和安格爾、薇薇、藍藍起身相迎。我連說不敢當，老人家老遠從郊外的中央民族學院到華僑大厦來和我們見面。

「那算什麼？」冰心微翹的嘴角含着笑。「你們老遠從國外回來！」她說話很好聽，一個個字珠圓玉潤地溜出來。她穿一件藏青毛料對襟夾襖，深灰毛料褲子；乍看之下，就像北京大街上每個女性所穿的那種服裝。但因爲那細緻的質料、原料包扣、合身的剪裁，就是一個樣式的服裝，穿在冰心身上就顯得俏一些，也有個性一些。她的頭髮俐落地梳在耳後。她那個人就是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牙小雕像，年代久了，有些變色了，但還是細緻得逗人喜愛。她愛說：「是嗎？」尾音往上一揚，眼角、嘴角輕輕一翹。

我們一下子就談開了。安格爾提到美國學者韋特克（Roxane Witke）所寫的《江青傳》。

「我看過那本書。」冰心說。「Witke 去看過我。」

「她提到要寫江青嗎？」我問。

「當然沒有！」冰心說。「我想是在她見江青之前。我看她只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一個普普通通的美國人。她見到我，就說：『我去過韋爾絲麗學院，看到你的論文，我還聽學校裏的人說，以前有許多男……男學生追你。』我說沒有那回事！」

我笑出聲來：冰心說到「男學生」的時候，還有些年青女孩的遲疑，我想告訴她：「在韋爾絲麗校園上，有一個出奇美麗的中國女孩子，許多男學生去追追，不是很自然的事麼？」

「Witke 那麼開玩笑地說了這些話，」冰心繼續說下去。「後來，我看到她的書，就覺得很奇怪。我是從書的後面翻起，看到人名、地名的索引，突然發現我的名字！原來江青說，她在山東大學唸書的時候，聞一多是她的老師，別人說她的風格很像冰心，江青說：『我非常高興。』所以，這本書要是給中國人看了，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那樣的謊言太多了。她也只能騙騙像 Witke 那樣的人，頭一次到中國來，毫無所知，又有一種英雄崇拜……」

「是，」我說：「就是在美國，懂的人也覺得她這本書沒有歷史學家忠於事實、忠於歷史的態度，Wilke 是學中國現代史的。她的書有些道聽途說的味道，而不是基於事實。」

「她沒法子基於事實。」冰心說。「她沒法子去訪問別人。她在廣州，江青秘密地跑去找她，有的話是跟她兩人在竹林子裏談的，完了立刻就把她送走了。那時候是七二年，是吧？那時候江青對總理還不敢怎麼樣，因爲總理的威望太高了。」

「江青談到圍剿魯迅。」我問冰心。「是指三十年代對魯迅的圍剿嗎？」

「是。」

「江青說那時候是圍剿她和魯迅？」

「是。這是怎麼說的呢？」

我們全笑了：竹林談話和「天方夜譚」一樣玄妙！

「我想知道，」安格爾對冰心說：「你當年和百花齊放有沒有什麼關係？」

「他指的是一九五六年、五七年的百花齊放。」我向冰心解釋。「現在中國又在談百花齊放。」

「你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不是？」

冰心（中）和安格爾羅華茶夫婦

「不是，我們指的是反右運動以前的百花齊放。」

「那個我們大家是都贊成的呀。」冰心說。「所以現在要重新搞百花齊放。在江青那個時候，是一家作主。」

「文化大革命時候，您在教書嗎？」我問。

「我根本不教書。我在中央民族學院，是因爲我老伴兒在那兒教書。我住在民族學院。我在作家協會，我是全國作家協會十個書記之中的一個。」

「你認爲這次的百花齊放和第一次的百花齊放是不是一樣的？」安格爾問冰心。

「我覺得這一次更進一步。因爲這一次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頭一次我們只有正面的經驗；這一次我們也有反面的經歷，就是，假若不百花齊放，假若不百家爭鳴，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種說法很有意義，」我對安格爾說。「我很高興聽到這樣的話。」

「我完全同意！」安格爾加重地說。

「我記得上次百花齊放之後就是反右運動，」我對冰心說。「我們担心這一次百花齊放是不是也會引起那一類的運動。」

「思想和政治是兩碼子事。」冰心說。「從前那個反右運動是因爲有人搞政治。」

「可是像姚雪垠那樣的人，在那時候也給打成右派呀。」我說。

「那種事也是有的。」冰心有點爲難似地。「那時候也有些教授，也跟着嚷嚷，也不知道後頭有人在搞什麼。」

「丁玲也是右派。」我說。

「丁玲是反黨集團。」

「那就不止是右派了。」我彷彿又進入了「天方夜譚」的神話境地。

「對，不止是右派了。」冰心說。「她和陳企霞是反黨集團。」

「丁玲現在哪兒？」

「我好久沒看到她了。聽說她在東北。也有人說她在河北。她女兒也學舞蹈。」

「有一點我不明白。」安格爾說。「中國有許多作家，過去多少年沒發表作品，現在都已平反了。丁玲還沒有，爲什麼呢？爲什麼她得不到平反呢？她到底有什麼特別的罪過呢？」

「就是因爲她反黨。」冰心說。「她的個人主義也很

重。」

「她會不會有一天再出來發表作品呢？」

「那就不知道了。」

「我還是不明白。」安格爾說。「丁玲去延安，參加革命，對黨非常忠心，非常支持黨的政策和原則，這在國際間都是知道的。爲什麼她會反對她交了心的黨呢？我始終不明白。」

「這種人在那一國的黨裏都有的呀！」冰心說。「這種人多的很。並不奇怪。林彪就是一個！」

我突然覺得那樣子談下去對冰心和丁玲都不公平：那個寫「魚兒」、寫「超人」、寫「繁星」的冰心，經過了天翻地覆，熬過了半世紀變亂，不斷地調整，不斷地改造，不斷地更新——那一股力量表現在那麼一個細緻人兒身上也就更爲感人。千秋功過豈是一個詩人所能評說的！至於丁玲——在黑暗中消失了二十年的丁玲，她的掙扎，她的奉獻，她的苦難全超越了「人」的份兒，她已經形象化了——莊嚴的、動人的受苦形象。而現在，她仍然在黑暗中，仍然是「反黨集團」——即令是追求「愛的實現」的冰心也不得不那麼說！

我岔開了話題。我們談着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聯會議。

「……現在的問題是：青黃不接。」冰心說。「你不要小看了四人幫在這十幾年之中的破壞。好多是非也給搞亂了。還有這些年來的教育問題。比方說，我的孫子吧，六五、六六、六七、六八，我們家來了四個第三代。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共有四個孫子和外孫。……」

「我只有三個外孫！」安格爾打趣地說。「你可搶先了！」

冰心翹着嘴角笑了笑。「這四個孩子呀，在四人幫打倒之後，許多東西解放之後，他們說，哎喲，原來還有這麼好的東西！年齡大一點的人，二十歲左右的人，也這麼說！你們看過《東方紅》嗎？」

「那個都不能演嗎？」我問。

「因爲是總理搞的呀！」

「啊！」

「我的兩個女兒最喜歡總理。」冰心說。「我們是解放後五一年從日本回來的，我是四六年去的，日本一打敗仗我就去了，我在東京大學教書。解放的時候我們就想回來，但是回不來，因爲我們去的時候拿的是台灣的護照。後來正好美國的耶魯大學要請我們去，我們就拿耶魯

的聘書給台灣簽護照，立刻就批了！以前我們說要去香港，他們不肯批，怕我們回來。他們批了我們去耶魯的護照之後，我們就到了香港，那時候我的女兒有多大？一九五一年，一個十二吧，一個十四。我們一到了香港，我把耶魯大學的聘書和路費退回去了。我們就從香港回來了。我的兒子先回來了。我兒子在日本時候在美國學校唸書，唸完了以後沒有大學可進，有美國朋友想把他送到美國去，我兒子不肯去，他要回國。怎麼辦呢？又不能明說他要回國。」

「那時候他多大呢？」我問。

「十八歲。後來，我們就說要送他去香港上大學。我們給他買了船票，從日本開船，這船在塘沽停。他一到了塘沽，就溜下來了，到了北京。他每次寫信給我們，都是先寄到香港，再從香港寄到日本；我們給他寫信也是寄到香港轉。他回來以後就進了北大，學建築。兩個女兒是跟着我們回來的。她們在日本讀聖心，走前我還去聖心，請她們校長寫封轉學信，把她們轉到耶魯，所以她們同學都以爲我們要去美國。我們回來之後，他們倆就進了女師十三中，那時候周總理就問：你孩子們都在哪兒？我說大兒子已經進大學了；兩個小女兒還在中學。他問：她們想學什麼？我說：大的想學歷史，小的想學醫。總理笑了笑，說：我們現在翻譯人才非常需要。年青人從外國學來的語言，口音比較正確，你是不是可以跟孩子們商量商量，她們可不可以唸外語？所以大的就在北大唸西語系；小的就唸了外語學院。現在她們在教英文。大女兒在廣播電台教英文。前不久我女兒還接到一封小孩子來的信，寄了五毛錢，說這錢是給老師買水菓的。」

薇薇爲冰心斟了茶；藍藍拿起蜜餞請冰心吃，她揀了一顆，笑了笑：「我跟小孩子一樣。」

「我看的出來，你喜歡吃甜食！」安格爾笑着，頓了一下說。「是不是你有個時候也不能發表作品呢？」

「啊，是的。」

「你被認爲是危險份子嗎？」

「有害的，」冰心笑着又加了一句：「At least。」

我們全笑了。

安格爾大聲笑着說：「她還是那麼有風趣！經過了那麼多折磨！」

「四人幫時候我的書都在香港出版。」冰心說。

「那他們不是可以說您在國外出書嗎？」我問。

「那個他們可管不了了。」

「您現在在寫什麼呢？」

「在寫《三寄小讀者》。登在《兒童時代》，那個雜誌在四人幫時候根本就停刊了，現在又復刊了。」

「張天翼也寫兒童文學。」

「我們有好幾個人寫兒童文學。」

「沈從文，您見到嗎？」

「我們很熟。」

「我很想見他。」我說。「我喜歡他的作品，寫過一本關於他的書在美國出版。像全國文聯那樣的會議，他去不去呢？」

「去的。他現在不大寫東西了。他現在在故宮搞錦繡，凌叔華在這兒。」

「眞的？凌叔華？她是回來看看呢？還是要住下來？」

「她現在是回來看看，她想回來住。她已經回來四次了。她在英國給我寫過信，那時候我還在日本。她說：『我不願意像白俄在路邊賣地毯，我想回國，你怎麼辦？』那時候我的信國民黨都要查的。我就說：『你不要管我怎麼樣，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有一點我不懂。」安格爾插進來說：「毛自己是個詩人……」

「你們知道嗎？江青在翻譯主席詩詞上搗了多少亂！」

「我們不知道。」

「主席詩詞裏不是有一首《蝶戀花》嗎？是寫楊開慧的，對不對？一些專家在譯主席詩詞，江青要把所有註釋都去掉！比方說：龜蛇鎖大江。龜，蛇，是什麼？沒有註釋別人怎麼懂？那時候我們都不懂爲什麼沒有註釋。現在才知道是江青不願意有關於楊開慧的註釋。」

「最近全國文聯開會，我們知道那是很重要的會議，對於中國未來的文學藝術有很大的影響。許多作家藝術家隔離了許多年，這次是第一次見面。您去了嗎？」我問冰心。

「我去了，見到好多老朋友。有的人殘廢了，有的人身體很弱；有的人拄着拐杖上台去講受迫害的情形。台上哭，台下也哭。那些迫害的事，我們也聽到一些；但這次開會，才知道了很多；否則，也不會知道。」

「出事的時候，沒有報刊公佈嗎？」

「沒有。報刊全抓在四人幫手裏呀！」

「我還是要問我一直不懂的一個問題。」安格爾拾起

了他沒說完的話題。「毛自己是個詩人，是個作家，他怎麼可以允許迫害作家的事發生呢？他知道那些事嗎？」

「我想他不知道。」冰心說。「他身體已經不好了，大家爲了愛惜他，也不讓他知道。就是我們，有許多事，也是現在才知道的。」

「最近老舍骨灰安葬，您去了嗎？」我問。

「去了。」

「他到底怎麼死的？」

「紅衛兵打了他。他回到家，第二天出去了，沒有回來。結果發現他在湖裏淹死了。那兒一個老頭兒說，老舍在湖邊轉了一整天。」

「紅衛兵對您怎麼樣？」

「紅衛兵到我家裏來，問我每次到國外去幹了些什麼？我對他們說也說不清。我出國是隨團體出去的，是被派出去的。我只是對他們說：以後你們會明白的。那時候江青他們利用文化大革命抓權，一般人也搞不清楚。中央民族學院就有個年青音樂家，他是紅衛兵，很效忠江青。後來，他搞清楚了，明白了江青的陰謀，他就貼大字報，批評江青。他被抓了，問他後台是什麼人。他說：『後台就是江青！』現在這人已經放出來了。」

「年青的一代，現在反應怎麼樣？」藍藍一直在一旁專心地聽着，現在也說話了。

「全都非常努力！年青人都有一個目標：使中國現代化。有的年青人本來很悲觀。我的孩子們回國以後，看到文化大革命時候四人幫所作所爲，他們很幻滅。我呢，一直抱着希望。我出生於一九〇〇年，我做過宣統臣民，做過袁世凱臣民，後來又在國民黨底下過活。我見過許多不合理的事。我反而抱着希望。現在，好了！年青一代有希望了！都很努力！」冰心頓了一下，站起身說：「我要給凌叔華打個電話。」她走到書桌旁邊，拿起電話，撥了號碼。「喂，叔華嗎？我在華僑大厦，馬上上樓來看你，好嗎？」

我們全家送冰心從走道走向電梯，邊走邊談。我們告訴她，住在華僑大厦很方便，而且，見到的都是中國人，不是外國觀光客，覺得很親切自在。

冰心壓低了聲音：「這兒的飯不好吃！」她一臉調皮的

我們大笑。我拍着她的肩叫了起來：「很對！很對！這兒的飯比紐約唐人街的二等飯館還不如！」

走到電梯門口，冰心却轉向樓梯，說了聲再見，就走上去了。我們望着她一步步走上樓梯。

「你還是很年青！」安格爾突然大聲對冰心說。

「這個國家使我年青！」冰心回頭一笑，眼角、嘴角又俏皮地揚了一下。

（波蘭）伊沙亞・史彼傑爾作　李昕譯

猶太區裏的狗

伊沙亞・史彼傑爾 *Isarah Spiegel* 是波蘭猶太人。生於一九〇六年。第二次大戰期間留在波蘭，是華沙猶太區內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之一。他現居以色列，幾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於回憶波蘭猶太人在戰時的悲慘遭遇。他所有的作品都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揭露德國納粹黨人對猶太人所犯下的罪行。

——譯者

安娜・克哥拉娜是毛皮商譚京的遺孀，她僅有時間一把抓住丈夫的照片，因爲那個德國兵已站在門口，高聲叫嚷：「滾！」

到了現在，屋裏早已沒有猶太人了。她老了，耳朵不中用了，所以沒聽見他們逃跑時的響聲。而且，也剛碰上這一天早上，她突然想到打開鋼琴——又黑又大的鋼琴——讓她那乾皺的手指在那發黃的琴鍵上滑過。別的人實在不會說她所彈的是音樂，因爲她那些像乾樹皮一樣的手指已經老得發抖了。整整一個早上，她那不中用的耳朵所聽到的只是幾個音調，所以當那個德國兵在門口叫嚷時，她才驚覺過來。

在這段時間裏，老寡婦的狗尼基在靠近門帷處打瞌睡，在做一只老狗的夢，牠那尖尖的鼻子就放在自己伸直的爪子上。尼基也眞的夠老了，毛也脫落了，在原來沙黃色

的毛皮上露出脫了毛的淺色斑點。牠的腿也衰弱了，可是牠的大眼睛——帶有藍光的棕色——却叫人想起牠也曾渡過小狗階段的幸福日子。

老寡婦與老狗過着孤獨的生活。尼基用衰弱的四條腿在房子裏漫遊着，頭低垂着，可憐地搖幌着，消沉的思想使牠也懶得哀鳴。唐京夫婦在很久以前從一個農場那裏把尼基收養的，在男主人去世之後，老寡婦也習慣於整天傾聽尼基在靜寂的屋子裏走動。而尼基則在男主人去世之後好多天都不肯離開主人的臥房。老寡婦一個人坐在客廳時，尼基就在臥室裏走動，對她說來，那簡直就像是丈夫穿着拖鞋在臥室走動一樣。她常常豎起耳朵傾聽臥室裏的響聲，有時眞的像是唐京在裏面走動，似乎他馬上就會走出臥房，坐在安樂椅上，拿起小毯子蓋在膝蓋上，要知道他已患上風濕骨痛多年了。

在寡婦與狗之間，形成了一種不屬於人世間的思想與夢想之網。她在狗兒低垂的頭中，在牠脫了毛的毛皮上，在牠的眼睛裏看到丈夫的影子，也許這是因爲尼基跟了男主人這麼多年，牠願意爲主人而犧牲自己；也許這是因爲這麼多年來，牠已學到了主人在地毯上走動的步態，慢慢地連嘴巴與眼睛也長得像男主人了——不管是什麼原因，老寡婦每次擁抱尼基的頭時，總是激動萬分。在他們之間產生了兩個孤獨生物之間的默契，一個是人類，一個是畜牲。

當那個德國兵在門口出現時，在老寡婦還沒有時間抓住丈夫的照片前，尼基早已守衞在門口。它抬頭對着德國兵，張大嘴巴露出幾只掉剩的牙齒，發出三聲兇惡的叫聲，作好準備衝向德國兵的喉嚨。尼基的頸毛豎起，四爪刮擦地板，準備衝向那個穿着綠色軍裝的陌生人。突然間尼基變得年青了，四腿綳直，口裏流出發燙的唾液，它似乎在說：「我知道你是我們的敵人，我知道！你等着瞧吧——等着！」

站在門口的德國兵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老狗兒眼睛的兇光嚇得他後退了一步，他伸手握着手槍。

「可憐，可憐牠吧！」老婦人聲音顫抖地說：「牠只是一只可憐的動物！」

她用衰老的軀體保護尼基，同時用手愛撫尼基。尼基馬上安靜地躺下來，在老婦人的懷裏發抖。最後老婦人給尼基扣上皮帶，兩個一道走過陰暗的走廊再行到街上去。當她經過門口時，她匆匆忙忙地抓住了一根鑲上銀頭的小黑拐杖，沒有這一根她丈夫留下的紀念品，她連一步也邁

不開。

她走到了街上，倚着銀頭的小拐杖，懷裏藏着丈夫的照片，牽着扣上皮帶的狗。她的眼睛實在也看不清楚四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一天霜凍，那是波蘭早冬的一天，充滿了藍藍的銀色的霧，霧掩蓋了房子、街道和行人道。逃難的猶太人的臉孔又黃又蒼白。尼基還是不能安靜下來，老是想往後退，牠不知道女主人要把牠帶到哪裏去，牠不時地用眼睛盯住女主人的臉，而女主人拉着牠前進時，心裏却怕得發抖。尼基那種水汪汪的、毫無生氣的眼光，使她想起了丈夫，而現在這裏只有她們倆，被迷濛的大霧籠罩着，互相靠緊蹣跚舉步前進，頭都低垂着。她腦了裏浮現着冰冷的、氣惱的想法，她的耳朵確實感到一股冰冷的口氣吹來，而且她也聽到一些詞語——來自遙遠的、冰冷的，死的詞語。

老婦人長久以來就過着與猶太人及猶太習慣隔離的生活，現在却像是從昏迷狀態中突然醒過來似的。雖然多年以來她這屋裏就像別的基督徒屋裏一樣，可是，現在她也像別的猶太人一樣，被驅逐出屋。她的兒子背叛了猶太教，與一個基督教的姑娘結了婚，遠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搬到加列西亞去，住在丈人的家裏。每年聖誕節期間，她就會收到兒子寄來的各種各樣的禮物。她早就知道兒子會寄來什麼了：一只大大的肥火鷄，半打染色的復活節蛋。火鷄她可以派上用場，對於那些染色復活節蛋，老婦人却懷有一種異樣的壓迫感。半打復活節蛋就這樣擱在那裏，放上幾個月，殼上黏滿了塵土，一直到那一天晚上，她在明亮的燭台前，剝開蛋殼，放在窗台上餵麻雀。

她自己從小就沒過猶太人式的生活，多年來也沒有猶太人出現在她的門廊。戰爭爆發了，戰火突然燃燒到了這個城鎮，起初幾天，戰火並沒燒到她家裏；猶太人遭遇大災難的消息也沒傳到她耳朵；街上的狂風驟雨也沒吹到她的門前。

一直到了那一天早上，德國兵打開她的大門時，老婦人才從麻木的狀態中醒過來，才想起自己是猶太人，想到自己與其他的猶太人就要過沉痛的日子。老婦人雖然多年來與猶太人及猶太生活習慣隔絕了，她仍以勇敢又順從的態度接受這種突然降臨的災難，就像一直以來她都以一根看不見的綫與自己的同胞連在一起那樣。

現在，她與這麼多陌生的、心煩意亂的面孔走在一道，她從她們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童年。這些面孔長着不加修飾的鬍子，頭頂上戴着小圓帽，自己的丈夫在生前就常常

取笑他們的怪模樣。穿着寬大粗布衣服的猶太男人，戴着假髮、系着手絹，拉着小孩的猶太女人，看着他們，安娜心裏充滿了友愛之情，她倚着拐杖，用左手牽着尼基，和他們一道走着。逃難的猶太人斜眼看看她與她的狗。尼基就這樣走着，一次也沒有抬起頭，牠眼裏的光芒已經消失了。一只斑點毛皮的小狗突然從人羣中衝出來，跑到尼基身旁，伸出一只脚放到尼基脖子上，似在尋求安慰。從此以後，兩只狗即並排而行。

當他們轉入第二條街時，尼基感覺到了一種奇異的氣氛。這條街道坑坑洼洼的，鋪砌得很糟，而那種壓迫感就更加厲害。尼基擠在成千上萬的人羣中，簡直難以舉步，人們老是踩到它脚上，有一次，連女主人也差一點摔倒了。安娜高抬着頭，被猶太人流帶動向前，她把皮帶拉向自己，竭力保護尼基不受踐踏。到了現在，尼基緊靠着女主人，痛心地更低垂着頭。

空中飄着又細又潮的雪片，不願意落到地上，而落到尼基的灰白捲毛上。

老婦人發現自己到了一條窄窄的、骯髒的小街道，那是馬車夫、脚夫及衰老的阻街女郎居住的區域。她與一大隊陌生人來到這裏，這些陌生人很快就在一間大大的空谷倉裏安頓下來。那些猶太族的阻街女郎給他們送來各式各樣的麵製食品。老婦人坐在谷倉裏，白髮蓬亂的頭靠在拐杖的銀頭上，而尼基則躺在她脚下，瞪着那一羣吵鬧的人。

到了很晚，谷倉裏的人被分配到住處。老婦人被分配在一個妓女的房裏，那妓女叫做巨玫瑰——一個滿肚子不高興的人，她不讓尼基住進房間內。

「我收留一個女叛教徒就已經夠受了！」她老在高聲叫嚷：「我還要這麼一隻老病狗幹什麼來？」

安娜站在房門口，面對着妓女，老狗緊靠着她，已經累得走不穩了，它渾身散發出一種畜牲與人類所共有的絕望感。

「安靜吧！安靜吧！」老婦人顫抖的手輕輕地愛撫老狗的頭。

巨玫瑰的房間就在三角屋頂之下，裏面有一張殘舊的沙發和亂放的紅、黃色坐墊。低低的天花板使這房間看來很陰悶、很蕭條。窗子外邊是敵意的夜晚，霜雪閃着銀光。這種銀光與屋內的燈光交織在一起，就像星星一樣落在窗檻上。

老婦人與狗棲身的角落十分黑暗，有點像地牢一樣，而整個房間却瀰漫着罪惡與性慾的氣味。老婦人並不在乎

自己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到了這個時候，什麼都沒關係了。她與老狗在這個黑沉沉的角落裏縮成一團，尼基不時把頭埋在她的膝蓋上，發出一聲輕輕的、長長的悲鳴聲，就像一個無助的病人在呻吟一樣。

到了深夜，老婦人與狗都在破舊毯子上躺下來了，巨玫瑰把遮住那張陳舊沙發的布幕推攏，只有掛在牆上的小燈發出微弱的紅光。

當一切都靜下來時，在門口就出現了某些巨大的身影。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走進來，四面看看，就消失在布幕後面了。在走廊另一端的大門旁，還有別的身影集合在那裏，等候大門打開。他們不用久等，很快就有一個身影從布幕後面衝出來，衝出大門，消失在黑暗之中。

老婦人到了現在已在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不時驚醒，用手臂抱着尼基溫暖的脖子。老狗還是繼續在悲鳴。每一次門打開，走進來一個影子，鑽進布幕後面，巨玫瑰馬上發出巫婆般的竊笑聲，尼基就發出一次低低的吼叫。

這可氣壞了巨玫瑰，她光着身子跳起來，揮動雙臂，拉開布幕，衝着角落裏的老婦人嚷嚷：「我尊貴的夫人！我咀咒你！也許夫人會想帶着狗到陽台上散散步吧！它把人都趕走了，但願魔鬼鈎了牠的魂！我會毒死這條狗！」

老婦人驚醒過來，被巨玫瑰赤裸的身體嚇呆了。

「噓！噓！」她終於使尼基安靜下來了。

老婦人站起來，拉着尼基朝門口走去，他們通過走廊一直走到陽台上。陽台下面就是黑暗的街道。雪片被風吹得飄飄飛舞，城鎮南面的電燈還發着亮光。老婦人注視着電燈的光芒：

「看那裏呀，尼基，那邊——在那邊，那是我們的屋子，我們的街道——」

狗抬起頭，用後脚站起來，朝黑暗中眺望。牠就這樣站了一會兒，老婦人的手還抱住牠的脖子。突然間，牠發出一聲吼叫，叫聲像閃電一般穿刺天空，衝激着雲層，在黑暗中消失。

第二天早上，老婦人醒過來時，老狗已不在她身邊了，誰也不知道牠去了哪裏。巨玫瑰老在說那不是狗而是狼，她甚至沒聽到牠離開房間的聲音。

牠就這樣去了整整一天，但是到了傍晚才聽到牠在抓門。牠興奮萬狀地衝進老婦人所在的角落裏，滿口泡沫，投進老婦人的懷裏。

尼基在她懷裏渾身發抖，發出低低的哭聲。老婦人雙

手捧起牠的頭，瞪住牠的眼睛。她無法理解究竟出了什麼事。牠在用一種抑制的叫聲來表達自己，似乎竭力向老婦人傾訴一切。牠渾身顫抖，牠那窄長的臉帶着悲哀的表情，然而牠發出的却不是悲鳴，相反，那是歡樂與安慰的有聲表達。牠老是舉起爪子，放到老婦人膝蓋上，老婦人用手握着它的爪子，舉到自己衰老、乾枯的口唇邊上，閉上眼睛，長久長久地把頭靠在爪子上。

老婦人抱着尼基長久地坐在黑暗中。掛在牆上的燈已轉暗了，只發出一種神秘的紅光，把尼基那只尖尖的頭影清晰地照在天花板上。

第二天早上，尼基又失踪了，一直到晚上才回來。就這樣，一天過了又一天。

在尼基失踪的這段時間裏，德國兵正在用鐵絲網把這一地區圍起來，成爲猶太區，誰也不准進出猶太區。可是，尼基還是一樣每天失踪，只是晚上才回來。

有一次，當尼基像往常一樣，興奮地回轉來時，老婦人用手愛撫牠的頭部，牠猛地抽手回來，手裏滿是血。尼基的毛皮撕破了，成了鮮血淋漓的傷口。它還是像以前一樣把爪子放在她膝蓋上，但這一次，牠的眼睛發着紅光，而小小的綠色光芒在水汪汪的眼睛裏跳動着。

老婦人用破布泡上冷水爲尼基擦傷口，只是到了現在，她才知道尼基鑽過鐵絲網，每天早上到城裏去，每天晚上又鑽回來。老婦人不停地爲尼基擦傷口，洗血跡，而巨玫瑰則跑去端回來一盆冷水，她對尼基的憎恨突然消失了，她從衣櫃裏拿出一件白襯衣，撕成綳帶，她還從別的地方要來一種連人受傷也可以用的藥膏，她把藥膏塗在綳帶上，跪下來，替尼基包紮傷口。

巨玫瑰突然感到一驚；她臉上出現一種異樣的表情。她可以發誓，她在爲尼基包紮傷口時，尼基給予她一種悲哀的、人類的表情。

自從那一天巨玫瑰爲尼基包紮傷口以後，她對老婦人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她取下了那一張把房間分隔爲二的布幕，請老婦人與她共用房間的一切。現在，他們三個，兩個婦人與一頭狗都享用了沙發。尼基躺在坐墊上，做起老狗夢了。

就在這時，德國兵發出命令，所有畜牲——馬、牛，羊和狗——全都得上繳，全猶太區只留下兩匹老馬。多少輩以來，這一地區的猶太人都是以養畜牲來維持可憐的生活，現在，馬車夫，牛奶工人，小販，小店主，磨粉工人

都得交出他們的馬和牛。他們最後一次擁抱自己的牛、馬，拉着悲哀的猶太母牛，驚慌的猶太山羊，走上街頭。馬夫拉着美麗的棕色大馬上街，全家跟在後面，就像是出喪的隊伍。婦女用勁拉着牛和羊——畜牲却不願走。走到最後面是拉着看門狗、綣毛狗、短尾狗的遊行隊伍。那些猶太人只有希望他們的畜牲從今以後會被餵得比在猶太區好。馬和牛被送進城裏去，但狗呢，却在市場旁邊的空地上，就地槍決。

天亮時，巨玫瑰圍上一塊破爛披肩，老婦人一聲不哼，用皮帶牽着尼基，倚着拐杖。兩個婦人準備把狗送到市場那邊去。巨玫瑰不停地抹着面頰，輕聲哭泣着。老婦人的蓬亂頭髮垂在她那蒼白的臉上。

當巨玫瑰把上繳牲畜的命令高聲地傳達給老婦人聽時，她震驚到雙手緊緊抓着頭髮，幾分鐘都沒有任何動靜，連眼睛都沒有眨過一下。她就這樣站着，像石頭一樣。巨玫瑰眞以爲她就這樣死了。

尼基聽任她們擺佈，牠蹲在她們脚下，抬起頭看看她們，然後再低垂着頭，讓鼻子碰到冰冷的地板。

兩個婦女走出大門，用長長的皮帶牽着尼基。雪片飛舞，像針一樣刺着她們的臉、她們的手和狗的毛皮。天冷得刺骨，雖然天亮才不久，可是猶太區裏却像是黃昏時刻了——在這裏黑夜可以突然來臨的。

巨玫瑰邊走邊咬着口唇，她從緊緊圍着的黑披肩裏往外看，可是除了老寡婦那半死的臉孔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尼基的背部仍然包紮着繃帶。

當她們走到市場附近時，她們看到猶太孩子從附近街道上走出來，都用繩子牽着狗隻。德國兵是在市場的牲畜欄裏收集狗隻的，牛馬早已交到德國居民手上，由他們帶進城裏。在欄裏的狗隻通過鐵絲網往外看着，眼裏滿是淚水，它們感到一種冰冷的恐怖。

一個德國人站在欄門口接收狗隻，他從養主手裏拿過繩子或皮帶，把門推開，然後用脚一踢，狗就被踢進欄內了。很少有狗朝這德國人狂吠的，牠們都像是驚呆了，完全失去了力量與怒氣。也許這是因爲旁邊的空地就是槍殺狗隻的地方，那裏的氣味衝到欄裏的原故吧。

等到老寡婦與巨玫瑰牽着尼基走到牲畜欄前時，欄裏早已滿是猶太人的狗隻，牠們緊緊地擠在一道，三兩成羣，頭部相互放在另一隻的肩部。也許牠們這樣做是因爲天氣太冷了，少數靠近鐵絲網的狗，則試圖用爪推動鐵絲網逃走。但是一碰上鐵絲網，牠們都發出像小孩一樣的嗚咽

聲往後倒退，因爲牠們的爪子都被刺得流血了。這裏的鐵絲網又尖又銹，就像小小的鋒利刀子一樣。

老寡婦與巨玫瑰在德國人前面停了下來，德國人等着老寡婦放開皮帶。但是，老婦人非但沒有放開，反而把皮帶往手臂上纏緊，她這樣幹時閉着眼睛，什麼也不看。德國人一把抓住皮帶。尼基被踢進欄裏，把老婦人也拖了進欄，老婦人就這樣讓尼基拖着進去。這時，德國人一脚把門關上，發出尖尖的笑聲。

巨玫瑰看到老婦人站在欄內，被狗隻包圍着，她手裏仍然牽住尼基的皮帶，她的左手則舉起那根銀頭拐杖。她就這樣站着，拐杖舉起，頭髮蓬亂，狗隻圍在身邊。有一些狗抬起頭看着老婦人，只有尼基絲毫沒受干擾，牠的背部仍然包紮着用巨玫瑰襯衣撕成的繃帶，牠只是有時抬頭看看鐵絲網外面那個完全驚呆了的巨玫瑰。

筋疲力竭的老婦人倒在雪地上，到了現在，已很難分辨出她的身影了。雪下得更厲害了。

巨玫瑰看到牲畜欄的另一隻門打開了，有人把狗隻趕到空地上去。老婦人站起來，倚着小小的銀頭拐杖，讓尼基帶領她，朝空地走去……

巨玫瑰把黑披肩緊緊地裹着頭，她不想聽到那些鏟地的聲音——那是挖掘深坑的聲音，還有刺骨的冷風在唱着夜曲的聲音。

編輯人語

忽忽歲將云暮。編完這一期，便是一年終了和本刊的又一卷的結束。有些朋友曉示我們，應該藉此時機，寫點“回顧與前瞻”一類的文字，把一年來的成敗得失檢查檢查，作出多少興革規劃的告白。但有更多的作者却有不同想法，認爲“例行公事”可免就免了，倒是應該廣聽一下讀者的意見，看看讀者有什麼比較共同的要求，從中加以綜合、研究，然後定出有根有據的做法，作爲來年努力的張本。我們爲了避去主觀的自話自說，還是採納了後一個的建議。先在這兒誠懇地廣徵一下讀者意見。希望遠近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朋友，多多來信，指出我們的弱點、缺點、以至於錯誤地方，提出具體興革要求；如果發現有什麼還值得鼓勵、可以肇固和堅持下來的，則指示我們以繼續謀求發展的方策。這樣我們來年幹起來，就會更加踏實而生效。我們預先感謝讀友的支持與助助！

這一期可以特別提出推薦的文章，首先是，鏡歌川對本年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希臘詩人艾利諦斯的介紹；葉如新對王禎和的台語文學的批評；羅華苓在《三十年後》中談到對謝冰心的會見的印象。其次是幾篇翻譯，如《猶太區裏的狗》、《我的幽居》、《培爾法戈》等都有一定的份量。此外，郭風、柯藍等的散文，方敬、蔡其矯等的詩歌，也各各保持其既有的特色。

有二事必須重覆述明一次：（1）除特約稿外，本刊一般不退稿。五千字以上要求退稿的，請自備郵資及寫好回郵封套。（2）每月鐵定十號截稿。懇請遠近作家朋友體諒我們格於編印時間的實際需要，不得不有此一不情之求！

聆聽鴿舞

馮青

我醒在一個淺灰色的午後，風聲，像一羣流浪的吹簫人，唱遊於我的周圍，牽引着天地的遼闊。雨歇了，盆栽繽紛的花瓣，不知幾時散落了一台階。

已經是暮春了，卻看不到鶯飛草長的生動氣韻，推開久局的窗扉，也推開自己病中的一些夢想，我看到一羣鴿子，一羣參悟過都市塵煙的鴿子，牠們自由自在地翔翅舞動一角天空，對答穿梭，翻翻起落，在我伸臂去擁抱的那片堅實的大地上，似乎也有那麼愜意的寬闊空間，但，能否像牠們一樣去恣意揮霍自己的生命呢？

於是，我鄰近的高樓，開始在一盞燈、二盞燈、三盞燈的黃昏裏神秘地眨眼了。盈盈水樣的夜色即將漫過黃昏的堤閘。可是，那羣意興飛揚的鴿子，全然不曾理會暮靄中燈語與風唱的繾綣。牠們的背景，似乎是一幕冰涼的黑絲絨天幕，偶爾，有幾點寒星，閃爍在那上面。

此刻，我已忘了風聲和寂寞的天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祇感到生命的悲壯和溫柔在牠們波濤似的激盪中，像一闋悲愴的交響樂，朦朧中，被巨浪拍醒的音響，充滿了眞實或空虛的幻象。卻實在又是一次美與力的澈底體現，它驅趕我惱人的病痛和愁苦。本來，我也許是一個徬徨的旁觀者，鴿舞，似乎也是天空一部分的殖民，在許多次碧琉璃的黃昏裏，我曾經看到牠們輕盈的舞姿，沿着起伏的屋宇和樹叢飛過，看來，生命是從不值得牠們去憂慮、懼怕的，也許，到目前爲止，牠們的歡欣，並沒有眞正移去我心理的壓石，但是，在牠們灰藍色的翅翼下，生命又是多麼動人啊！牠們神采奕奕地旋轉着天空每一小節的高潮，俯仰自如而深沉探索着那無窮的奧秘，在我木然的注視下，那强而有力的指引，令我不再祇是滿含遲疑的旁觀者了。因爲「這世界的頑固和陌生就是荒謬」。一株蒲公英或風信子，都有它們內在感人的力量，悲壯，絕不容許僅止是幻滅的象徵，它應該是美的頓悟，在已知和未知之間，我們曾經選擇愛的一面嗎？我已經失落了很多了，那柔美和對事物的憐憫之情，在一羣暮春的鴿舞裏，我看到最初的虔敬，又在寂寂地開花了。

（選自台灣《幼獅文藝》八月號）

台灣作品選介

關於阿索林

——北窗談書錄之一

郭風

阿索林和巴羅哈一樣，在本國應是一位重要的、有深遠影響的作家。他在整個伊比利亞半島以至在西南歐文學史上佔有怎樣的地位呢？我不知道。

阿索林終其一生，僅僅從事散文小品的創作？果如此，對於一位忠於自己所擅長的文體的職責的作家來說，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可貴的品質。

對於一位作家的尊崇，有時並不一定看他是否享有盛名，也並不一定看他是否著作等身。

我僅僅讀過阿索林的一部分作品。在三十年代，在家鄉縣城一個小小的民辦圖書室裏，偶然讀到他的《西班牙的一小時》。這是一本很薄的散文集。這是他被選爲國家學院會員時在會上朗讀的一組散文嗎？

我至今還記得起來，初次讀到這本書時心中的喜悅。在四十年代初期，我又陸續讀到他的一些散文小品，仍然十分歡喜。

由於他表達了一種他自己對於西班牙鄉間和小鎮上那些手工勞動者的同情，表達了

他對於那些鐵、木、羊毛工匠的勞作之愛和崇仰的情意，是那樣的深沉；由於他那種對於貴族和上層社會的腐朽看似溫和、而實極辛辣的諷刺，是那樣的切中要害；還是由於他的作品的强烈的藝術個性和蘊藏其中的眞摯的情感，是那樣眞摯，以至總是那樣打動我的心呢？

我閱讀他的作品，有時在早晨，有時在中午時分。我閱讀他的作品，有時心中不覺出現一種想法，以爲他有一種力求使作品寫得簡潔的習慣，有種對於散文這種文體持着極端負責的固執態度。阿索林曾經對他的同道說：

「諸位代表着西班牙文學的傳統。我也會謹愼地企圖爲這傳統賣力。在我所敬愛的諸君中間，我覺得自己被朋友們所環繞着。勞動者對於他的職業的愛，便是在一件不論是『自由』或是『機械』的業務中最關緊要的東西。不論我們所做的是什麼，主要的事是帶着一種熱烈的感情去做。」

他的這些話，我一直以爲談得樸素、認眞；讀來至今猶感深受教益。是的，僅僅從這幾句話中，我彷彿能夠看到作家的善良的心和質樸的品德；彷彿能夠感受得到爲什麼他的作品寫得那麼簡潔，那麼富有獨創性和富有詩意。而最使激動的是，近來我從一本幸而保存下來的舊書中，發現一張摘抄阿索林語錄的字條；上面引文是其中的一段。我覺得這段話至今對我還是有意義的，受用的。

附記：《西班牙一小時》最早的中譯本，戴望舒譯，一九三二年五月刊於《現代》創刊號。卞之琳在《西窗集》中也收進若干阿索林（卞譯爲阿左林）的散文短章；此外，卞之琳還有《阿左林小集》的譯作一册問世。

你的名字

——寄給《小紅塔》的作者

方敬

你的名字跨過海來，
像一顆尋覓的心，
投到你友人的胸懷。

你的名字，一片歸心，
與你的友人重逢，
縷訴那訴不盡的離情。

三十年漫漫的歲月，
縱海峽風吹浪打，
你心中的燈從不熄滅。

浪又急，風又狂，
可撕不破你的帆呵，
也折不斷你的桅檣。

今朝遙望海峽對岸，
讓我的心對你說：
朋友，快揚起你的歸帆。

思念着你的路在等候，
等候你來叩我的門，
我已向你伸出了手。

九月廿二日

夜色

蔡其矯

落日

火紅的血球巨大而寧靜，
以異樣的光輝塗染有生和無生：
把羣山映成紫色的水晶，
在朦朧中看來是又輕又透明；
讓無邊的高粱田變爲火海，
因秋風吹動夜色而閃爍不定。
天上碧青色的晚霞漸漸溶化，
密佈地上的燈光照耀如金；
無數烟囪飛起長條雲縷，
滿載的列車鳴笛前進。
這時，蒼涼幽暗的樹林後邊
一輪明月正對着落日上昇。

夜景

燈的山谷，燈的河流，
低低籠罩着朦朧紫霧，
從其中昇起一排烟囪，
照耀如同玉石的巨柱，
下面纏繞白烟的飄帶，
上面飛舞火焰的雲雀。

秋山

洪荒

松鼠

誰的跫音踏響空山
晶晶瑩瑩
閃着小松鼠的雙眼

拖毛茸茸的長尾巴
悉悉索索
急竄上高高的樹巔

向林海凌空一躍
輕輕巧巧
不濺起一滴水點

碰下悠悠一片樹葉
翻翻轉轉
跌落一個秋天

野菊

在蕭索的岩脚下
孵出一叢黃花

她笑的時候
整座山都亮了
搖曳着陽光和彩霞

悄悄地來　悄悄
去　來去瀟瀟灑灑
滿坡荆棘攔不住她

凜凜冽冽的霜風

不須東籬　更悠然
無酒也醉人
醉倒　在天涯

溪泉

峭崖垂一簾瀑布
向青山懷裏琤琤琮琮
傾注幽幽的琴音

一曲彩虹繽紛
萬千珠玉滾動
叮叮咚咚敲碎石頭心

寂寂荒嶺彈給誰聽
側耳的山花　野草
躡足的清風　白雲

回應大海遙遠的召喚
彎彎曲曲流向山外
縱再回頭已不是原身

古寺

綠林深處　白雲生
一角剝落的紅牆
千年斷續的鐘聲

超然物外　冷冷
看蝙蝠撮滅黃昏
剩一尊古佛　數盞青燈

當公路從寺脊橫過
萬千車輪自佛頂輾過
木魚不再唸經

漫天紅塵　淹沒
碧琉璃的光輝
鍍金的聖靈

青苔

草黃的季節
躲到何處去呢
那些不青的青苔

悄悄未被人發覺
泉水舐過的石頭上
貼着伶仃的一塊

遇到潮潮溼溼的霧
迷迷濛濛的雨
蓼蓼的綠又長出來

爬上千古的荒岩
百年的大樹　和
去歲新砌的亭台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於香港

思嚴

第二十九講：由「詞話」到長篇小說

一

由宋代至元、明期間，與散曲，雜劇一同放出異彩、佔據文壇的，還有小說。小說的產生，可說源遠流長，從《漢書．藝文誌》中的小說家，到隋唐的誌怪、傳奇、雜錄、叢談之類，都屬小說家言。但眞正話本和長篇小說，到元、明才盛行。

小說的來源，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用了很多的篇頁，叙述小說的誕生和發展。這裏限於篇幅，不可能詳細地轉述。只能扼要地談一下。重點是講一講由宋代的「詞話」，到元、明的長篇小說，這些是現在大家還可以讀到的古代小說。

小說這個名稱，始見於莊子《外物》篇中：「飾小說以干縣令」。實質是指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的小說含義，完全不同。晋桓譚說：「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這就是最早有關小說的注釋。

《漢書．藝文志》中，有關小說的敘述：「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洵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通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記。周官通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避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通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孟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這一段，對古代的小說，講得更清楚了，那是屬於經史子籍之外的小道，雖小道，但仍足以觀察四方上下之風俗，尚有可取之道。

到了明代，胡應麟以小說繁夥，派別滋多，將它歸納爲六類，就是：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而眞正的小說，宋之「詞話」，元、明的演義，皆不與焉。

其實，上述這六類，雖然有小說的雛形，但實際都是記事的短文，並非我們今天所說的小說。反之，被排除於小說家之外的，如宋、元的話本，明的演義，才是我們要談的小說。

二

宋代文人，也有寫志怪一類的東西，可惜缺乏文采，和古代的傳奇、志怪比較，反而不及了。但在市井間，却有新的藝文興起，那就是「平話」。「平話」的意思，是以市井的俚語來說故事，也就是「白話小說」了。

魯迅先生考證用白話作書的，並不始於宋。清光緒間，敦煌千佛洞的藏經，有宋初所藏的，多佛經，內有俗文體故事數種，蓋唐末五代人所鈔，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等，這些都是宋以前的俗文，它和小說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話本的產生，一爲自娛，一爲勸善，不管怎樣，它是民間文學，由勞動人民所創作的，這一點就更有意義了。

北宋末期，民間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新文體，《鼓子詞》和《諸宮調》，是最重要的兩種，這兩種爲後來的元曲和雜劇奠定了基礎。除了這兩種外，還有「說話」的。「說話」的項目很多，上天下地，無所不談，成爲當時的一種專門職業。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末年，東京的『伎藝』，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等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等小說，吳八兒、谷生、霍四說三分，尹常講五代史。』」

這些說話人流傳久遠，直至南宋、元、明仍未衰。前一陣，我們在本港看到上海的評彈，評彈的來源，就是由評話和彈詞合而爲一，評話的前身，就是宋代的說話人。

《都城記》記載當時「瓦舍衆伎」說：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

這裏所說的小說、說經、講史都成了專業講唱並重，唱的部分，慢緩沿變成後來的戲文。講的部分，就爲後來的小說開闢途徑。

三

「小說」稱爲「銀字兒」，「銀字」是一種樂器（見《新唐書禮樂志》及《宋史樂志》）白居易談說：「高調管色吹銀字」，可見「銀字」這件樂器，唐朝就有了。用「銀字」來代表小說，是因爲說話必有唱有說。像《快嘴李翠道記》和《蔣淑貞刎頸鴛鴦會》，都以唱爲主，說話人有「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及「奉勞歌伴，再和前聲」的話，可見說話人還有歌伴相隨。

其他的兩大家，「合生」是女伶唱的，「說經、說參請」，這兩家已逐漸被淘汰，現在已無可記述。只有小說、講史，源遠流長，值得一談。

宋人「詞話」現存的尚多，王國維把它們編入《曲藝》中，人們以爲是劇曲的一種。後來繆荃孫的《烟畫東堂小品》中，把殘本的京本通俗小說刊入了，其中有《馮玉梅團圓》《錯斬崔寧》等數種，人們才明白，所謂「詞話」，其實是

小說，不是戲曲。因爲有詞有話，所以稱爲「詞話」。有詩有話的則稱「詩話」，都是小說。

不管「詞話」也好，「詩話」也好，它是以口語或白話來寫作詩、詞、散文的，爲後來的小說和白話文樹立良好的楷模，從這一點來說，它的意義更不簡單了。

前面談過，用白話文或口語來寫東西，並不自「詞話」始，敦煌發現的俗文學中《唐太宗入冥記》，便是現在所知的最早的口語小說。不過，從文字和技巧方面，實在不能和宋人的「詞話」相比。試舉其中一段爲例：

「『判官名甚？』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纔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

除了脫漏的文字外，我們可以讀到這段文字的生硬無采，和宋人的「詞話」比較，自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古代的文學史上，用白話文來描寫社會日常生活，敘述駭人聽聞的奇談怪事，發揮作者自己的感傷與議論，宋代的「詞話」，可以說是發揮到淋漓盡致，爐火純青的時候。由北宋末期到南宋滅亡，是話本的黃金時代，口語文學得到了重大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試舉《簡帖和尚》的一段文字爲例：

「那僧兒接了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事，入棗槊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探，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見賣餛飩的小廝兒，掀起簾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廝，震威一喝，便是當陽橋上張飛勇，一喝曹公百萬兵。喝那廝一聲，問道：『做甚麼？』那廝不顧便去。皇甫殿直拽開脚兩步趕上，捽那廝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便走？』那廝道：『一個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不教把來與你。』殿直問道：『什麼物事？』那廝道：『你莫問，不教把與你。』皇甫殿直揸得拳頭沒縫，去頂門上屑那廝一搽道：『好好地把出來，教我看。』那廝吃了一搽，只得懷裏取出一個紙裹兒，口裏兀自道：『教我把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皇甫殿直劈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裏面一對落索鐶兒，一雙短金釵，一個柬帖兒。……」

像這樣的描寫，現代最成熟的白話文，也不過如是。只要將前後兩段文字對比一下，就可知道，宋代「詞話」的成就是偉大的。

南宋的「詞話」、「小說」，鄭振鐸先生把它形容像「秋高氣爽，馬肥草枯的時候，馳騁縱橫，無不盡意。又像山泉出谷，終日夜奔流不絕，無一物足以阻其東流。」可謂推崇備至了。

宋人「小說」，何以用「烟粉靈怪」四個字來概括呢？「烟粉」是指人情小說，等於現在的社會倫理。「靈怪」則指神鬼，兩者完全不相同。但宋人在「詞話」中，往往合而爲一，有「烟粉」必帶「靈怪」，「靈怪」則必須附於「烟粉」，這樣的小說佈局，在當時是受歡迎的。

還有「傳奇」和「講史」，在宋代「詞話」中也是極流行的。「傳奇」的故事，有點像現代的偵探小說，變幻多端，聽起來津津有味，當然爲聽衆所歡迎。「講史」多是五代史，像寫劉知遠微時的事，郭威未得志的時候，文筆都很生動。大抵「講史」的大事都基於正史，小事恣爲渲染，有眞有假，聽起來也很感人。

四

從南宋的「詞話」到元、明的長篇小說，是小說史的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南宋滅亡後，「銀字兒、說公案」這一類短篇的話本，已經逐漸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講史」的發達，長篇的講史話本陸續出現了。

元代講史的話本，最先出現的是《全相平話五種》，元英宗「至治」刊本，是元朝中葉的版本。這五個話本，可能不完全是元朝的作品，有的可能是宋末之作，但一般來說，都歸入元代的講史範圍內。

五種《全相平話》，照次序排列是：《武王伐紂書》三卷；《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秦併六國秦始皇傳》三卷；《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卷；《三國志平話》三卷，版式圖樣皆相同。這五種，現在僅存的是《三國志平話》一種，其他四種，已經流失。不易見到。

相信元初時候，講史話本大行其道，當然不只這五種版本，譬如《樂毅圖齊七國春秋》既有後集，當然還有前集。

《呂后斬韓信》有續集，不可能沒有上集。以此類推，《三國志》之前，應該還有《光武志》《後漢書》之類的平話，《七國春秋》之前，更應該有《列國志》之類的話本。現在所知的元代《全相平話五種》，想像僅是衆多的平話中的一部分而已。

從這裏可以看出元代講史風氣之盛，在講史的基礎上，出現了相應的長篇小說，像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以至後來的《封神榜》，都可能脫胎於《全相話本》中的《三國志平話》和《武王伐紂》而來。

元刊《平話五種》的作者，無從稽考，只有出版者標明《新安虞氏》，那是福建的一個讀書人吧！大體來說，《平話五種》，是出於民間作者之手，未經文人學士潤飾過。顯得十分粗糙，與宋代的「詞話」比較，不是前進，而是後退了。

由話本到小說，元代的小說家中，羅貫中是佔有重要地位的。他竭其全力，著作小說。他的時代，是元朝即將沒落的時代。羅貫中的努力，爲明代的小說開風氣之先，這一點功不可沒。

整個元代的一百年間，讀書人的「書會先生」，其努力的方向，轉移到戲曲方面去。小說的發展，由南宋的燦爛而趨向黯淡。那時代的人，厭倦單調寧靜的說書、講史，而趨向金鼓喧天、管弦嘔啞的劇場中去。如果以元代的話本和戲曲雜劇相比，更是黯然無光了。

但是，小說的發展，經過了一個低潮之後，又朝向另一個新高潮前進。有明一代，小說的創作，如雨後春筍，直至清代，仍維持不衰。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開長篇小說的先河，他以繼往開來的精神，站在雅俗之間的立場，以文雅來提高民間的粗俗製品，而又沒有完全離開他們。他作品的特點，就是雅俗共賞。

羅貫中的生平，以及他的傳世之作《三國演義》，和後來的「四大奇書」，留待下一回再講吧。

致一位舊同事

謝雨凝

有人說你天天呆在會館讀報。也是這個時刻，也是這個樣子：先在一家小小茶室用過一盅兩件的早點，待時鐘敲過了八下，然後挾四、五份早報，來到那靠窗的椅子坐下。

爲什麼不休息幾天呢？

——這麼多年，這麼多月，這麼多日，都在數不盡的風風雨雨中過去了，還在乎這幾天的休息！你說。

沒有洒一滴淚，沒有皺一下眉。還記得那天，我們爲你持大包小包的書刊雜物，一直把你送進電梯，你說：這一天終會來到，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啊！

我們的眼睛模糊了，淚在無聲地淌下，彷彿這一次要跨出大門的不是你，而是我們。

說什麼好呢？這一天，下着微微的冷雨。昨天還是好端端的艷日普照，誰又想到一天之間會有這麼大的變遷？這人間很冷，冷得連空氣也要凝聚成淚雨，飄飄洒下。這莫非都是天意？當我們越是悄悄爲你祝禱，盼你逃過大限，這風雲偏偏在一天變色。你說得對了，人間本來就無不散的筵席。今天，你第一個站起來說再見，不用多久我們中將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然而，你和我們是不同的。散了席，

我們回家，可是你，你回去哪裏？

二十幾年了，人們天天下班趕回家去，你却是那麼逍遙，今天到這個小館子，明天去那個大牌檔；我們要選看什麼電影，首先總會問你要貼士。你曾經讓多少人羨慕過，呵，你是那麼自由。因爲，你沒有家。

你否認沒有家。你說你有家，有親人，而且很多很多。他們都活在你的思想裏。你習慣於無聲的對話，你習慣於用雙目去溝通心靈，一喜一悲，都奉獻給那些知名與不知名的搖筆桿人士的筆尖下。所以，你說你不寂寞。可是，誰能相信呢？銀幕中的花前月下，書報裏的海誓山盟，撫慰了你幾十年，你的初戀在哪裏？你曾經有沒有過失戀？呵，天是知道的。

眞後悔呵，這二十幾年，我們竟不曾好好地關懷你。是你太執意於隱藏自己，還是我們太過漠視你的存在？在這分別的一握中，再也分不出誰是誰非。如今，你去了。朋友，你要些什麼幫助呢？這一點點打了折扣的「生活補助金」，夠嗎？

「船到橋下自然直，不用担心。」你這樣回答，使我再一次感到我們又像顚倒了位置。呵，我如今才清楚地看到，你的背是那樣的佗，你走路是那樣的蹣跚，你這破船又怎能敵得住外邊的風風雨雨？

然而對於你，一切的關懷言語都顯得那樣無力，那樣多餘。只是有一句話我們一直藏在心中不能啓齒：你爲什麼不早早結婚生子？

我們惱你，惱你這麼委屈自己。可是，可是像我們，這又如何呢？當我們不久將來如你現在般自那筵席中站起來，回家去，就能眞的比你獲得更多的慰藉麼？不，我們也將揹着一羣爲我們担心、嘆息的人，不同的只是這些人或許不是同事，而是我們的子女罷了。有什麼分別呢？青春雖是無價，但青春對於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人人都會經歷，都躲不掉。你是否因爲這麼想，所以你才如此鎭定、泰然？我的朋友，但願你眞是如此。

深秋的花束

謝雨凝

芙蓉

又是芙蓉開花的時節。每一年，芙蓉花開，就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小時候，我把芙蓉稱作神奇的花朵，十分十分喜愛她那一日三變顏色的個性。早上，潔白的芙蓉如秋風那般清爽；那是我出門約小同學一起上學去的時候。我家沒有花園，但同學家有。她的兄長是畫家，祖輩經營花園，她家圍牆內有兩棵可以探首牆外的芙蓉樹，每天，我還未到她家門就遠遠見到芙蓉那潔白的粉臉，迎着風像對着我笑。我每天都很早來，沿土牆邊慢慢走，就是爲了多看她一陣。放中午學時，芙蓉的臉容已變成粉紅，陽光溫暖如她的臉蛋，不過這時，我這個走讀生已是腹中雷鳴，要趕緊回家吃飯了。放晚學是最令人惋惜的了。我喜歡揹書包到同學的花園裏做功課。這時，芙蓉的粉臉已紅得更酣，更深更濃了。石桌就在她身旁，我不時一邊做功課一邊咬着鉛筆頭仰臉望她，那時，我很天眞，希望她有一瞬間能在我視線中加深顏色，變成大紅。小同學說，有這個可能的，但我從來沒有見過。

夾竹桃

小時候一直以爲夾竹桃是深粉紅色的，因爲校園裏幾乎所有圍牆邊都植着這種花樹，無論向東向西或是向南向北，它們都是這個顏色。

後來當然知道夾竹桃有許多種粉紅色了，而小時候校園所見的只是其中較深色的一種。最近，在港島一條新闢的馬路上，我還見到了有一列白色的夾竹桃。

粉紅色的夾竹桃，無論是哪一種粉紅都是很美的。因爲她的葉子纖長而深綠，而且長的也茂密，所以就把花姿襯得更加嬌艷了。其實，花也如人，除了少數得天獨厚者外，美也是有

條件的。夾竹桃不是花形特美的那種花，如果你只摘下一朵來看，不可能覺得她很美，只有當她生長在綠葉叢中才顯出其芳姿。所以畫家可能會畫一朵單獨的菊花、牡丹，却永遠不會畫一朵不帶葉的夾竹桃。

含笑與白蘭

白蘭、黃蘭與含笑都是同一類型的花樹。但也有不同，白蘭、黃蘭樹高，含笑樹矮。含笑花伸手可摘，白蘭等則不能。除非你爬上樹去，不然只好等待風伯幫忙，或是合幾人之力去搖動它的軀幹。雖說小孩們大多喜歡濃膩的東西，我那時却不喜香味太烈的含笑，而更多喜歡白蘭。

唸小學時穿的校服是白長衫。用線串一串白蘭花掛在襟頭，不會被修女們指說貪靚的，因爲在天主教徒們眼光中，白色是聖潔無比的。

不過有個小小發現。中老年一輩婦女都喜歡含笑。我祖母，我外婆，她們愛用手帕包數朵含笑花，袋在衣袋裏。人走過，一陣濃香撲鼻來，很富吸引力。

母親說祖母喜歡含笑的「意頭」。什麼是「意頭」？呵，含笑，含笑，老人家都是喜歡帶笑的東西。是不是因爲生活中苦多於樂呢？

有一點不用懷疑，幾十年前香水之類物品不是普通人家買得到的。婦女們用手帕包含笑花，當有取代香水的用義。

米仔蘭

米仔蘭是不是花？記得小時候這樣問過愛種花的父親。他答不出來。

小孩子對花的理解是很簡單的。美是唯一的標準。米仔蘭沒有花瓣，論型，她沒有花的型，所以不能說美。她只是以清香來吸引人的。她的香可與白蘭花相比，不過有一點與白蘭花不同，採下來的米仔蘭香味不能耐久，所以很少有人會採摘她。

小時候時興碟花。即把各種零散的花朵堆放在一隻小瓷碟上供人清賞。搞這玩意兒多是普通人家。每天清晨，當賣花婦人挑了花担在長街小巷叫賣，那些普通人家的主婦就會拿一隻瓷碟子下樓去買散花。花婦按照你給的價錢給你配花。當然，你也可以有選擇權。長期光顧的大嫂大嬸們，賣花婦會格外通融，只要你稍爲比常人多付一點點錢就是了。

很少有人採米仔蘭來配碟花。能上碟作清供的花必須具備一些優點，一是美觀，一是耐香，而這些都是米仔蘭所略遜於羣芳的。她只宜靜靜地集綴在花樹上，做花國中一個無名小卒，憑淡淡的幽香告訴世人以她的存在。

（七九、深秋）

吾愛吾兒

（下）

金依

雄哥好不容易搶到一輛的士，說是「搶」，因爲他等車的地方，前前後後都站着等車的人，而好久都沒一輛空的士，就算有，也是掛着「暫停載客」的牌子，把「旗」冚着的，使雄哥十分惱火。好久才有一輛車在附近落客，他飛跑過去，和另外幾個人鬥快，剛剛快了一步，才「搶」得來。

他一上車，就喊要到醫院去。的士司機是個中年胖子，不大友善地應道：「兄弟，我要交更了，我只能載你到銅鑼灣，去不去？」

眞沒道理，不肯載客人到目的地，這是犯例的，這不

明明是欺負人嗎？

「兄弟，幫個忙，」雄哥還是忍着氣：「我要趕到醫院簽字，孩子急症入醫院了，我又要趕回來開工，我也是駕車的。」

「每個人上車，都說有急事的！」的士司機還是落旗開車：「你是司機應該知道，我們交更是有時有候的，把你載了過去，我幾時有客回頭，我只能送你到銅鑼灣駁車。你轉輛車，也不費太多時間！」

不給趕下車已算大幸，而且人家也給他想了辦法，雄哥不敢再說什麼了。他素知這些駕「搵食車」的，通常都有些火氣。

果然，的士司機在罵人了，一輛小貨車從橫街穿出來，危險地插在的士前面，駕車的是個赤膊的年青人。

「這種人趕着拿出世紙！」的士司機高聲在罵，但冷氣車廂裏，聲音怎麼高都傳不出去，因此只有阿雄哥聽見：「這種臭飛，領了個車牌就橫衝直撞的，正是有爺生無嫲教！如果是我兒子，我就打他幾巴掌！」

阿雄哥也眼見小貨車的年青司機是無理的，只因的士司機技術好，才沒相撞。因此他對的士司機的話很有同感。

「這種臭飛，是不知死字怎寫的！」阿雄哥附和道：「他仗着他是缸瓦，你是瓷器，你不敢碰他，他却來碰你。你做的士可以罵他，我們後面坐着事頭和事頭婆，你敢怎樣？難道下車去打他一頓？就算他眞是你兒子又怎樣？」

「是我兒子我就打！」的士司機看準前面有位置，就衝前去，和那小貨車並排，掀開車門旁玻璃，向那小貨車司機罵道：「死仔，閻羅王等你去報到！」但那小貨車的年青司機只對他譏諷地笑着，那表情是：「你奈我何？」

阿雄哥也很火起，如果兩個司機下車打架，他就幫的士司機。但小貨車搶路開走了。而他們却被擋在紅燈前面。

「你看，養這種孩子有什麼用？」的士司機指着絕塵而去的小貨車仍在罵：「在家裏一定駁嘴駁舌。他有毛有翼，自己會飛，你說他一句，他就說你當他三歲，講什麼耶穌！可以三天三夜不回來，你也不知什麼地方去找！現在這些後生，沒用的！」

的士司機似有他的懷抱，阿雄哥想：一定是他家裏也有激氣的事，父子吵鬧，兒子三天三夜不回家……

「養這種孩子有什麼用？」的士司機的話還在耳邊迴響，但是，雄哥此去，却是急急於爲自己的兒子簽字留醫的。這個星仔，從小不聽話，誰知道他長大後會怎樣？會不會又跟父母吵架，然後三天三夜不回家？

但是，他還是要去醫院，誰叫他是個父親呢？

「眞煩！」雄哥在想：「這個賤骨頭，本來不要生他的，本來就不準備這樣快有孩子，誰知一時失手，讓他鑽出來了，眞是個累贅！」

於是，他忽然想：「我何必那樣緊張？他已經送去醫院，我不過去簽字，遲到早到有什麼相干？」

因爲的士的咪錶，一跳就是五角，而且，似乎跳得很快，咪錶跳一下，他的心也跳一下。

「請你在前面巴士站前把我放下吧。」雄哥向的士司機道：「我就在那裏轉車好了。別阻你收更吧。」

的士司機也不表示什麼，就在巴士站前停下來，讓雄哥下車。

雄哥站在擠擁的巴士站前，他反而沒剛才那樣心急了。

「把孩子養大又怎樣？」不知怎的，他心裏又有些淡然：「那麼緊張做什麼？他也死不了的！」

巴士很久都沒來。

他看看手錶，又焦躁了，只怕出來時間久了，回到東家那裏，又要看面色，捱罵幾句。

而不知怎的，剛才想是那樣想，叫自己不要緊張，腦子裏却老是他星仔的影子。

星仔到底什麼病？爲什麼發燒老不退？爲什麼一定要他來簽字？

他又恨妻子，爲了那份工，「讓他死了吧！」這樣的話也說得出來。這還是什麼母親？

雄哥心裏憤憤的，亂糟糟的。

終於，巴士來了，他連忙擠上去。

人很擠，沒有位子坐，車尾比較空，但站在中間的人只是不走進去，他在車頭擠得很辛苦。

他心情不好，拚命在向裏面擠。

擠到車尾，空一點，不像前面那樣，透不過氣。

有人拉他一把，喊：「雄哥，那麼巧！」

阿雄一看，旁邊是個三座位，坐在旁邊，拉他一把的是幼稚園校車司機老岑。

老岑旁邊，坐着的是個四五歲的女孩子，長相怪異，突額頭，突眼睛，塌鼻子，厚嘴唇，一看就是個低能兒的模樣。

老岑把這女孩抱起來，放在膝上，挪身進去，騰出位子來，喊：「坐下吧，哪裏去？」

阿雄坐下來，說：「孩子進醫院去了，我要去簽字。眞煩！你呢？」

「我也去醫院。」老岑指着膝前的女孩子：「帶女兒

去檢查，例常的了。」

「這是你女兒？」阿雄驚異了：「她怎麼了！」

「她是弱智兒童。」老岑道：「由出生到現在，我都在給她想辦法，現在這間醫院，醫生會教我怎樣照料和啟發她的智力，她近來很有進步呢。萍萍，叫叔叔呀！」

女孩子好像沒有什麼反應，但老岑並不急，再說：「萍萍，你會叫的，你是個醒目女，叫叔叔吧。」

女孩子轉了轉眼珠，却並沒有看阿雄，只直着嗓子，吃力地喊：「叔——叔！」

「乖，乖！」老岑笑着，撫着女兒的頭髮，和那雙紮得十分整齊的辮子。

「弱智兒童，要從小訓練。」老岑道：「長大了之後，她才會像平常人那樣生活。她已經很有進步了。雄哥，你也誇誇她，讓她增加信心吧。」

「乖，乖！」阿雄也撫摸着女孩子的頭髮，拉着她一條小辮子，但女孩子立即伸手拉回自己的辮子。

「你看，她是有自我表現的！」老岑帶着興奮：「將來也沒人能欺負她！」

「老岑，你有幾個孩子？」阿雄問：「她是老幾？」

「只她一個。」老岑笑道：「是剖腹出來的，老婆身體弱，不準備再要了。我也一把年紀了。」

「你準備送她入幼稚園嗎？」阿雄看着女孩子，他有點懷疑，這種低能兒，能否使她正常。而且他又奇怪，老岑爲什麼好像一點都沒爲女兒煩惱。

「當然要送的。」老岑道：「只是不能入我做工那間，要入爲她這種孩子而設的。近來醫生已在替我想辦法介紹了！」

「老岑，你眞是個好父親！」阿雄眞是有點感動了：「我只以爲你們那幼稚園的孩子幸福，原來你女兒也這樣幸福的呀！」

「你不也是個好父親嗎？」老岑大笑，拍着阿雄的肩膊：「哪個父母不是爲兒爲女的？你看我們幼稚園，那些家長，對兒女如珠如寶的，他們都是有錢人家。但難道我們窮苦人家的兒女就該是賤骨頭？就不能如珠如寶？」

一句話，刺痛了阿雄哥的心了。

他一直罵他們星仔是「賤骨頭」。

「我們那些家長，不止有錢，受教育也多。」老岑道：「我們那幼稚園，學生多是聰明活潑的，因爲他們的父母有教養，不是隨便打打罵罵，玩具多，設備又齊全，照顧更周到，我天天都看到的。但窮苦人家，搵食艱難，父母心

情不好，兒女就做了出氣袋，長大了，也和父母不和睦。這種情形，我也時時看到。所以，窮人家的孩子，常常吃虧。雄哥，我們別讓孩子吃虧，我們的孩子，也如珠如寶的呀！」

阿雄忽然好像開了腦竅！一直以來，他爲了那個「賤骨頭」星仔，又煩惱，又担憂，心裏沒一時安寧的。但是，老岑一席話，使他茅塞頓開！

星仔的影像又在他腦門顯現，星仔是很頑皮，但其實也是很有趣的，很討人歡喜的。

想到平時對星仔有點嫌惡心理，阿雄不禁有點歉然了。

不錯，他的星仔，爲什麼不能像開仔、輝仔那樣如珠如寶？

他嫌巴士開得太慢了，幾乎每個站都停很久。而且，一路都遇紅燈。

好不容易到了醫院，他和老岑一起下車。

老岑拉着女兒，慢慢走，阿雄忙說：「對不起，我先走一步！」

他跑到石階上，一個女人正走下石階，喊住他：「雄哥！」

阿雄抬頭一看，是他妻子，星仔的媽媽。

「我簽字了。」雄嫂說：「星仔肺炎。」

「嚴重嗎？有危險嗎？」阿雄忙問。

「肺炎是危險的，」雄嫂說：「所以一定要簽字留醫。我現在回家拿東西來，十嬸有事，已經回家了。」

「我去看看他！」阿雄說：「我等你帶了東西來，才一起回去。」

他跑上石階，找到病房。

星仔在病床睡着，發着燒，滿頭汗珠。

阿雄憐惜地替孩子揩抹汗珠。星仔，畢竟是他的寶貝，不應該是「賤骨頭」！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美國黑人詩人作家休士（評介）　杜　漸
謝謝您，大媽！（休士作小說）　杜　漸譯
中東的智慧（回教小故事）　周兆祥譯
蒙德里烏馬維賀尼談當代泰國文壇　夏　易
元宵（從藝回憶錄・丁聰插畫）　新　鳳霞
聖馬可古堡（遊記）　錢歌川
觀火記（散文）　陳不諱

讀帖偶得

鄭家鎮

讀帖，偶然發現唐宋書法家執筆的方法，可能有點不同。

這似是成了風氣，但亦有個別例外。

從唐人的字樣來看，他們執筆，可能在中正偏右，約當時鐘之二十五分，而宋人則略偏向左。爲了略爲偏右，筆桿之頂是五十五分，筆鋒是二十五。這麼一來，字體便很自然地下部傾向右下角了。我們從唐人的墨跡中，常可以看到，比如「寺」字，那「寸」字，便常向右傾，「月」字亦然，而那一挑，若非如此行筆，是難以寫成那一模樣的，不管是向左挑，還是向右挑。

這些例子，我們從唐太宗、褚遂良、歐陽詢、顏眞卿諸家的墨迹可以見之。晋人之字也是如此，王羲之的《喪亂帖》，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等都是如此執筆的。《中秋帖》中的「相」字「等」字，都是很顯著的例子。當然，亦偶然會有變化。

這種執筆法，在晋唐應該是主流，但亦有例外，比如李北海，他的字便略帶左偏。

李北海的字體，影響了元之趙孟頫。而宋代的書家，也漸多筆向左偏，最顯著乃是蘇東坡，但是米南宮與黃庭堅還是中間偏右的。

我國書法，晋唐尙法度，宋以後則追求風神，要把書法提高，這趨勢乃是必然的。要變法，變了法才可以有新面目。蘇東坡多用偏鋒，《寒食帖》是蘇字中的最有名的，其中「破」「寒」「君」「門」「死」等字，如不是鋒向左偏，便寫不出來。從這等字型看，執筆可能與晋唐不同，不是筆鋒偏右於時鐘之二十五分。他的楷書，更爲顯著。留下來任何楷書墨跡，都可以找到例子。

米南宮的《蜀素帖》《苕溪詩卷》《大行皇太后挽詞》都是略向右下傾的，可見得他還是用晋唐筆法。

米南宮受蘇黃影響，在他的字體中，可以找到此兩人的痕迹。黃庭堅字也是用中鋒的，也是晋唐筆法。至於當時四家中之一蔡京，則多用偏鋒。

晋唐執筆向右略傾，適用於中鋒，偏鋒是不行的，而執筆向右略傾，則適得其反。

多用中鋒，字體骨架堅强，而偏鋒則姿勢婀娜矯捷。

宋之范成大，吳琚也都宗晋唐之法。趙孟頫宗李北海，亦吸收二王，但行筆則常略向左偏，與二王不同。

章草是用向右傾的執筆法來寫的，這是漢代的書法。可見得由漢代起，一直到晋唐，向右略傾的執筆法乃是主流，雖然宋以後，用偏鋒的已漸多，亦有不少仍用古法。元代之楊維禎，他的「挑」，如用偏鋒，還是不行。

到了明代，這種執筆之法便漸少了，董其昌、黃道周、張瑞圖、倪元璐、陳洪綬、傅山、王鐸，都是向左偏的，縱然中偏互用。王鐸書法受米南宮影響，但向右偏的字樣便比米的少。

至於清代，王文治、鄭板橋、翁方綱、陳鴻壽、吳榮光，趙之謙……等人的字體，可以看出也是中鋒偏左的居多，似乎執筆之法，由晋以後，由向右之時鐘二十五分，漸變爲三十五分，當然亦有不少是三十分者，無論如何，偏右二十五分的已經極少了。甚至人們已遺忘了這是正統的執筆法。

學書的人，多是學執筆中正，却忽略了如桿頂略向左，在時鐘之五十五分位置，筆鋒略向右偏，則運用中鋒易，字的骨架好。先搞好了骨架，然後才求風神，那麼不必勉强而求，風神也自然來到筆端了。

有了基礎，然後才略以偏鋒來取勢，這才是正道。

當然，亦有人認爲不必講求執筆方法的，比如日本書道，執筆便與中國迥異。

這是從讀帖中偶然找出來一些綫索，隱約間可以看到中國書法的發展。

我的幽居

（菲律賓）厘沙路作
李霽野譯

去年在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二周年祭日，我發表了我所譯兩首厘沙路的詩作爲紀念，因爲他是魯迅先生幾次提到的詩人。頗有讀者希望讀到厘沙路更多的詩篇。厘沙路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被西班牙統治者所殺害，因此後來我又抄錄一首譯詩，紀念他的殉國祭日。魯迅先生的詩句：「風雨如磐黯故園」，可以用來形容西班牙殖民者統治下的菲律賓；「我以我血薦軒轅」，也可以作爲厘沙路一生的寫照。厘沙路於一八九二年七月被流放到達比丹小鎮，一八九六年他應母親之命，寫了《我的幽居》獻給她。茲再翻譯如次。

——譯者

在沙粒細柔的寬闊海濱，
　在郁郁葱葱的高山脚下，
我把茅屋建在賞心悅目的叢林中心，
尋求森林中的和平寧靜，
　使倦腦休息，悲哀聲啞。

屋頂是棕櫚，地板是竹竿，
梁和柱是帶皮的樹木；
我的茅屋誠然簡陋可憐，
但海水高歌低吟，不分早晚，
　它在高山懷抱中悠然自如。

一條小溪從幽深林間流出，
　水聲潺潺流過岩石，
粗糙水管將新水灌注；
靜夜裏聲如清歌曼舞，
　白天炎熱，是玉液瓊汁。

天空寧靜時溪水緩流，
宛如無形弦琴清音裊裊，
但是在大雨傾盆的時候，
它躍過岩石，水花四濺，粗聲狂吼，
　放蕩不羈，咆哮着向大海奔跑。

犬吠汪汪，鳴禽歌唱，
　只有犀鳥的沙啞聲音傳到耳邊；
沒有妄人的聲音擾嚷，
沒有不速之客冒然來訪；
　只有森林和海洋近在眼前。

海洋呵，海洋在我是萬象無所不包，
　它使我向無限的有生展望；
它的微笑象早晨向我的靈魂號召，
下午我的希望似乎顯得飄渺，
　我的心在它的憂傷中得到回響。

在夜間海洋是莫測的神秘，
　海面上閃爍着千千萬萬光點；
天空明朗發光，和風使人神怡，
波浪滾滾前去，發出嘆息，

向和風訴說昨夜故事化爲雲烟。

人們傳說世界開始黎明，
　陽光燦爛普照地面，
何處接觸太陽賦予生命的接吻，
就有千萬生物從虛無誕生，
　佈滿深谷和高高山巔。

但是當黑夜狂風怒吼，
　波浪瘋狂地洶湧澎湃，
空中的喊聲使心靈顫抖，
混雜的語聲、呻吟、嘆息、祈求，
　發自葬身海底的人們胸懷。

不久羣山從高巔發出回聲，
　樹木前後左右搖擺，
牲畜高叫奔向草原，叢樹沙沙響應，
人們傳說死人的幽靈
　備好死亡歡宴，呼喚它們前來。

黑夜發出嘶嘶聲響，使人迷惑，使人恐懼，
　藍色和綠色火焰在海面浮動；
但是晨曦一現，寧靜又統治玉宇，
勇敢的漁夫不久就出海捕魚，
　波浪安睡，他的小小漁舟破浪前衝。

在我的偏僻幽居，時光永遠這樣度過，
　從我生活的世界被驅逐，
感謝上蒼；我這樣的遭遇不多。
我願是一顆卵石，被苔蘚包裹，
　使我的天賦避開人們的耳目。

我懷念着愛過的人們而生活，
　我聽到他們的姓名時時出現在別人的心頭；
現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不再想我；
這有什麼要緊？我在過去的思念中穿梭，
　這過去誰也不能從我奪走。

過去是我的忠實友人，從不將我損害，

它一見我憂傷，就安慰我的靈魂，
在不眠之夜，它祈禱表示關懷，
在流放中，它在幽居與我同在，
　人人懷疑我時，唯獨它加强我的信心。

我保持着這個信心，希望看到有一天，
　在鬥爭與長期災難之後，
眞理終於戰勝了强權，
比我樂天的聲音響徹人寰，
　爲歡呼正義勝利放開歌喉。

我看到天空如前閃光，明亮清朗，
　同樣的微風吻我的衰老前額，
那時我形成了我的第一個幻象，
心裏燃燒的烈火也同以前一樣，
　激起青春的熱血洶湧澎湃。

我呼吸的香氣或者曾經飄過
　我出生地方的江河和田野，
把我曾經傾吐的東西帶回給我：
我所熱愛的人的嘆息，親吻和笑渦，
　初戀的甜蜜幽情和喜悅。

看到同以前一樣的皓月高懸，
　我覺得舊時的悲哀回到心田，
回想起親切的愛語和誓言，
庭院、樓台、閨閣和海岸，
　沉默和嘆息，狂歡的赧顏。

像一只渴求花朵和陽光的蝴蝶，
　夢想着更寥廓的天空和遠方，
我剛成年便同親人和家庭訣別，
到處漫游，無疑無懼，不顧一切，
　在異域度過了青春最好的時光。

像一只疲倦的飛燕，
　我願回到父祖和親人的家園，
突然凶猛的風暴狂捲，
我無家無室，雙翼受到摧殘，
　我的信托被人出賣，一切烟消雲散。

我被從崇敬的祖國流放，
　　將來一片黑暗，無處尋求避難場；
玫瑰色的美夢又回到我的身旁，
這是我終生的財富和寶藏，
　　堅定有力的青春信仰。

你不像以前一樣懷着無窮希望，
　　不像以前一樣爾雅溫文；
我看你比以前更爲憂傷；
但在你的眞誠可愛的臉上，
　　依然留着你以前信仰的烙印。

美夢呵，你想要消除我的愁容，
　　喚醒我已逝青春的歲月；
風暴呵，我謝謝你同天上的和風，
你們使我適時停止我的狂放游踪，
　　把我拋回本土，在祖國呼吸停歇。

在沙粒細柔的寬闊海濱，
　　在郁郁葱葱的高山脚下，
我把家建在賞心悅目的森林中心，
在濃蔭的林中尋求和平與寧靜，
　　使倦腦休息，悲哀聲啞。

《海洋文藝叢書》新一種

新貴（短篇小說集）

李汝琳著

港幣六元五角

早霞短笛

柯藍

黎明

我要跟隨着黎明，或者乾脆走在黎明的前面，充當黎明的一名尖兵，向四處奔跑……

我要跳進所有的窗子：工人宿舍的窗子，農村茅屋的窗子，部隊營房的窗子，城市居民的窗子，和更多的學校、工廠的窗子。我一跳進去，我就要大喊大叫，向所有的人發出通知：黎明要來了，太陽快出來了，一天的工作，一天的勞動開始了……

把黎明的通知書，一張一張地散發，不停地散發！這比火還急，比閃電還快！黎明的通知書上，帶着明淨的露水，露水都散發着香氣！黎明的通知書上，帶來一天開始的計劃，計劃裏寫着一天勤勞得又多又好！請快

快接住黎明的通知吧！你一遲疑，我就跑開了……

——寫於營地

相約

我們在日記裏，在信件裏，甚至在每次見面的時候，都有相約……

相約：我們永遠對人民忠誠，對敵人凶狠，決不留情。

相約：我們在任何困難面前決不低頭，決不灰心失望，決不迷失我們的前程。

相約：我們要用友愛去幫助同志。決不離開願意改正錯誤的友人。這是爲了給他前進的力量和勇氣。

相約：我們能隨時撲滅驕傲，讓謙虛的歡樂使我們永遠年輕。

還相約：在勞動的鍛煉中一定要使那最美好的品質，都屬於我們……

我們就這麼相約，又相約，一直不休……

——×月×日手記

問海

海呵！無邊無際的大海。當我遭受不義的侵襲，陰險的陷害的時刻，我想起了你。當我悲痛欲絕、或滿腔悲憤的時刻，我的心飛到了你的身邊，我覺得我來到了你的脚下。而當我掙扎着衝擊着，向前奔去的時刻，我高聲叫喊的也是你的名字：海呵，無邊無際的大海。

我不向高山、岩石叫喊；因爲他總是那樣默默無聲，沒有回答。

我不向高山、峻嶺叫喊；因爲他總是那樣沒有一點震動，沒有感情的衝擊。而海，當我喊着你的名字，來到你的面前，我默默地望着你滾滾波濤，諦聽着你雄偉的海嘯，驚訝你衝擊礁山，岩石，飛濺起仇恨憤怒的英姿。頓時，我覺得我心中的悲憤，對黑暗的仇恨，也是你的悲憤和仇恨。於是我覺得我聽見了回答，海給我的回答。

海呵！無邊無際的大海。

——寫給海的短信

願望

誰都有過願望，誰都有過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願望。檢查一下我們一生有多少願望是實現了的吧！……

我們會發現：那最早和最快實現的願望，常常是和大多數人相關聯的願望。常常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願望，即使有更多的困難，它也最早實現……

——與友人夜話

意志

最堅强的意志，產生在最堅强的

信念和對新的嚮往，理想有多高，意志就有多深。

艱苦和失敗是磨煉意志的地方，勝利對意志也是考驗！……

——摘自給友人信

鴿哨

晴空，溫柔的太陽，掛起了一絲絲的白雲。一羣鴿子從這邊飛掠過去……

我們聽見了一陣清醒、悅耳的鴿哨……

鴿哨呵，這無法捕捉的音響，這永遠令人振奮的音響，這長久不斷忽隱忽現的音響，你從那裏來，又飛向那裏呢？……你掠過藍天，穿過白雲，大清早就帶着一天勞動開始的信號齊合人們出發的信號，呼嘯而過……而在寂靜的黃昏，你又回來了，帶着一天勞動後的歡樂，和勞動創造中的欣喜，隨伴着人們的脚步，你又最早飛來……你永遠是這樣迅速，這樣清醒、這樣歡樂。你把生活中最美好的都留給了我們。

——寫給喂鴿人

一個目的

我們有大大小小的河流，都向東方奔去，向大海奔去，它們有一個目的：爲了灌溉那億萬無邊的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民，它們才流向東方的海洋。

我們有大大小小的樹木，各色各樣的花草，都在一定的時候發芽，又在各自不同的時間成長。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爲了讓生活裏充滿香艷的鮮花，結滿甜蜜的果實。它們幾乎都朝向東方的太陽。

我們有大大小小的船隻和道路上的車輛，日夜不斷的奔忙來往，連它們都有一個目的：爲了證明我們的生活永盛不衰……

我們有無數顆心，在今天飛起了無窮的幻想，那是爲了一個共同美好的名字，億萬人嚮往的事業在使我們的心發光……

——寫於海岸旅店

瀑布

從天山下來的流水，停在高高的懸崖上。它在向四處張望，尋找出路。

在這沒有路的地方，在這高懸的空處，流水，你要到那裏去呢？

流水沒有回答。它昂起了頭，揮動着手臂，用盡所有的力氣向前跳起來了……

流水朝它所選定的方向衝過去，發出了白色的浪花，散發着白色的烟霧，在山岩上發出了生命的叫喊……那閃閃的白光，那滾滾的浪花，那不

散的烟霧，衝向無庭深淵，搖震着萬丈懸崖。

呵，你這人世的瀑布，你是生活的象徵，鬥爭的象徵，永遠不滅的象徵！你已經流進了我的心底。

——寫於石岩瀑布

脚印

無論什麼道路，都有脚印，都留下了數不清的脚印。有古人的，有今人的，有你的，有我的，有他的，所有這些脚印，都是我們的……我們都從所有的路上走過。

記住：就是不通的絕路，也有脚印。脚印走過去，又折回來了，這是失敗的印證……那麼，在這樣的路上，也留下你一點脚印吧。這是鍛鍊。

自然，那平坦、順利的道路，脚印就更多了。多得都看不清。那數不清的脚印把路添寬了，踏深了，脚印變成了路……那麼，在這樣的路上，也留下你一點脚印吧。但必須是你的，必須是你親自走過的脚印。叫人認出來那脚印有你的智慧，有你的創造，有你的勤勞……你不是跟在別人的後面重複。即使是在一條平坦成功的路上，也要有你自己獨特的勞動……

請珍惜你自己的脚印吧，這是歷史的、生活的、勤勞一生的印證。不滅的印證。

——寫於××公路

春雨之夜

春的夜晚，門外是一片雷雨……

那要爆炸一切沉寂的響雷，滾滾而來，又滾滾而去。

那要照亮無邊黑暗的閃電，揮舞着長劍，像指揮着樂隊似的指揮着山河，全世界的山河都在快樂地齊聲歌唱……你騎着駿馬而來的風雨，難道那一片迷茫，只是你駿馬奔馳濺起的泥河？……

這奔馳整個太空的雷雨呵！這春天的雷雨呵，這使萬物甦生發芽的雷雨呵！我要和你在一起，和你一同奔跑。先讓我看看整個地球，然後，再讓我查看我的國土……

看，春的夜晚，門外那一片風雨的迷茫，便是我們駿馬奔馳濺起的泥沙？……

我們奔馳在我們的國土上呵！我們的心擁抱着這一切在前進。

——深夜聽門外風雨大作有感

傾訴

音樂，從唱片，從收音機，從樂隊，更主要是從演奏者的手下，從演唱者的胸懷，不斷地的向外傾訴……

這奇特神妙的語言呵，引來了長江大河，澎湃的海洋！引來了高山的

積雪，四野的花香！

這奇特神妙的語言呵，也引來了辛勤勞動的美滿，忙碌收穫後的歡樂！雖然這種撥動心靈的語言，有時也傾訴億萬人的憂愁，一生的痛苦。我想那只是爲了尋找歡樂，尋求理想的緣故。爲了愛的緣故……

——聽音樂會有感

友好的商船

紅色的商船，又高又大，從海外開進了港口。它那長長的起重桿在向我們招手。它那船頭上的彩色旗在向我們招手。它那笨重的身體在水上輕輕地搖動，彷彿也是在向我們點頭。

歡迎，朋友是多麼熱情而又禮貌！

這一切代表友好的，這一切代表和平的，這一切代表生活願望的，我們的人民同任何勞動人民一樣，在語言還沒有相通的時候，我們的心早就已經嚮往。在道路還沒有相通的時候，我們的願望就早已相連。我們友好的門，永遠向和平的友好的朋友開放……

看，我們强大祖國的朋友遍滿天下……

——寫於黃浦新港

樹蔭路上的琴聲

夏天的早晨，我常在這條樹蔭路上散步，每次我都從這路邊的高房裏，聽見一串琴聲飛了出來，輕輕地敲打着從樹蔭中透射過來的陽光……也搖動着枝頭的樹葉……

我站下來了。琴聲敲打着我的心。我要和它談話……

「請告訴我，琴聲，這是誰在撥弄你呢？……」

「你聽不出來嗎？這是一雙生疏的小手，她在輕輕地撥弄……」

是的，這是一個小孩，她的小手在琴鍵上一次，兩次地試探……她的身後，也許還陪伴着一個母親。

我靜靜地站在窗下，我從這重覆的、單調的琴聲中，却聽出了一個心靈的希望，一個心靈的堅韌和毅力，她在攀登一個不可見的高峯……

——寫給一個練琴的小孩

白色的洒水車

夏天的正午。火熱、枯燥的馬路。揚着令人窒息的塵土……

這時，遠處一輛白色的洒水汽車來了。它響着一種特別而又清亮的喇叭，這喇叭是一句歌曲，誰一聽見這種唱歌似的喇叭，誰就知道是洒水車來了。

又圓又長的水箱，就坐在汽車上。它彷彿安裝了千萬支水槍，它就這麼前前後後噴射着水珠，向塵土，向火熱、乾燥的馬路掃射……

居民和行人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這個情景。所有的小孩都圍上來，跑到又明又亮，又清涼的水珠中去了……而洒水車却還是這麼勤勞地工作着。它聽不見孩子們的嘻樂，歡快的笑聲，也聽不見別人對它的稱讚，它只是這麼唱着歌，不停地向前奔跑……

洒水車喘着氣，它在烈日下的馬路上喘着氣，看，它流下了多少汗珠呵，它的汗珠把馬路都淋濕了，也使馬路變得清涼了……

——城市小景

激情

我們有這樣的激情，它像一杯斟滿的醇酒。在生活裏把它高舉過頭。用它來宴請我們的父母、我們的鄉親和我們的朋友。

誰有這種激情，遇到火星就會燃燒，沒有風吹它也跳動……

誰有這種激情，能使陌生的人相識，相識的人相親。使有願望的人，願望實現……

——記於深夜燈下

再版的巴西短篇小說集

馬利

第二次再版的巴西短篇小說集《公園裏的年青人》（The Young Boy of the Park）是一部寫實的短篇小說集。作者何塞·阿弗迪奧是一位知名的新聞記者及作家，他在巴西文壇的年青一代小說作家中佔有重要地位。

像作者早期作品一樣，故事素材取自新聞報導，環繞着人們的社會生活而構思。作品描寫巴西新一代人的際遇，他們的成功與失敗，歡樂與沮喪。而其他的幾篇，調子就稍爲灰暗一點，在《你的作品出版——做夢》（O livro eo Sonho）中，他形容年輕作家出書的困難。朋友鼓勵這個年輕作家出版一些他曾獲獎的作品，雖經努力，多方洽商，仍找不到出版者，使他飽嘗失敗的滋味，導致精神崩潰。當他痊癒後，在友人的力勸下，再繼續寫作，但已失掉了以往的進取心。

這種深沉沮喪的意志在《等待》（A espera）這篇中更可發現。小說主角馬利亞，一個窮漁夫的女兒。她習慣在每天晚上等待父親返航；一同回家，一天，父親出海捕魚，晚上，沒有回來。從此馬利亞一天一天地等待，最後等到的，只是她父親被魚吞食過的殘破屍身。馬利亞不明白父親爲何致死，她抵受不了刺激而近於瘋狂，這女孩終於投身大海，追隨老漁夫而去！

何塞的小說多是描述人們如何消極地忍受困難痛苦，悲觀主義普遍出現於作者的故事裏。但作品一般說來，文字簡潔流暢，使讀者易於領悟。這部小說因此對巴西文學有其一定貢獻而備受推崇。

外國文訊

瀑布與大湖

（外三首）

何達

瀑布
自高崖衝下
發出萬馬奔騰似的怒吼
具有千軍萬馬的衝勁
又像長雷滾動的轟鳴

可是爲什麼
忽然變得那麼寧靜
安詳
像是一切的激動都已過去
像是一切的問題都已解除

那麼寧靜
那麼安詳
只有微風
　輕輕地吹
水面只有一點漣漪
從來沒有這樣輕鬆
從來沒有這樣閑逸

那衝勁呢？
那動力呢？
那猛烈堅決的性格呢？
　難道一下子都消逝？

不，沒有消逝
在這平靜的輕鬆的閑逸裏
正蘊含着億萬倍的精力
這正是猛烈激戰後的勝利
這正是巨大勝利後的神奇

一注注狂吼的瀑布
已變成萬里汪洋的大湖
已變成萬里汪洋的大湖
月光下銀光閃閃
日出時金蛇飛舞
已變成萬里汪洋的大湖

在這平靜中是勝利者的欣喜
在這輕鬆中是勝利者的安定
在這飽滿中是勝利者的滙合
在這月光霞彩中
　是勝利者的瀟灑與輝煌
在這萬里汪洋的大湖中
正積聚着勝利者的
　雄厚無比的力量

思想

思想的每一次飛揚
熱情的每一次跳動

都在細細地互相告訴
都在輕輕地彼此商量

這一切都在無聲無息中進行
這一切都在不動聲色中調動
大軍在集合
烏雲在聚攏
只待那　一聲響雷
　　萬山豪雨
然後是　滿天霞彩
　　遍地蛙鳴
家家戶戶都享有
　　一輪明月

信心

難怪你活得那麼起勁
難怪你的信心這麼強
信心就在你的身上
像噴泉一樣噴射
像花朵一樣芬芳

信心從你的笑容中
像陽光一樣地四射
像爐火一樣燒燃

你是一座花城
你是一座花城
一座花開四季的花城

你是高溫
你是高溫
融解一切疑慮與猜忌的高溫

在你的笑容中
不只是喜悅
不只是歡樂
不只是友好
不只是和善

不只是年青人的豪放
不只是老年人的慈祥

有時你笑得像月亮
那麼輕柔那麼瀟灑
有時你笑得像太陽
整個大廳都充滿了陽光

你笑，在風中，雨中
雷電轟鳴，你笑得更歡
在悲觀沮喪陰雲慘霧中
你的笑容帶來了無窮的希望

是不是有一天

是不是有一天
我只是一首詩
遠看如烟
近看如樹
觸了像火爐
敲了像銅鼓
拉起似琴弦
難開如道路
摺起成書
飲來似甘露

是不是有一天
我只是一首詩
一首詩
老是陪伴人走路
陪伴人思考
陪伴人笑
陪伴人哭

是不是有一天
我只是一首詩的靈魂
無形又無影
在人們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
欣然出現

擠

（外一首）

原甸

每一個空間都這樣擁擠——
樓房擁擠着樓房
汽車擁擠着汽車
人擁擠着人
就連人們的心
那小小的空間
也是這樣的擁擠——
慾望擁擠着慾望
奸詐擁擠着奸詐
巧僞擁擠着巧僞
手段擁擠着手段

只有正直的空間
最寥廓　也最寂寞
正直的空間
不擁擠
任由這個
賣沙爹的歌吟者

昂——首——闊——步
首——昂——步——闊

正直的空間
不擁擠
正直的空間
最寥廓……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
於「玲瓏」沙爹屋

沙爹與詩

——請允許我再唱一首關於沙爹的詩

詩與沙爹
像是兄弟
沙爹一串串
詩一行行
你說它們有多像？

詩與沙爹
像是兄弟
沙爹飄香
詩也飄香
你說它們有多像？

詩與沙爹
像是兄弟
沙爹需要勞動
詩需要勞動
你說它們有多像

詩與沙爹
像是兄弟
沙爹要鼓紅紅紅的爐火
詩要鼓紅紅紅的思想
你說它們有多像？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三日

馬兒

蔡炎培

小腳奶奶拄着這根扭紋柴
身子往戲棚一挨
即有八大胡同橫床的格局
直竹在臙脂水粉的那廂
很得士林的歡喜
很得僧格林沁的歡喜
他們的勇字是在背後的

鴉片戰爭結束的那一年
爺爺自海外歸
之乎者也生下爸爸
爸爸生下我
我不依
我哭着娘親
　　親娘哭着夜
「我的我的小奔奔呀
你看，萬里長城都要起
　來了。」

一九七九，十月，
十一日，卅劍樓

不協和的和歌（外一首）

——聽孩子們的歌寫給孩子們

秦松

從你們快樂的心中
我聽到你們天眞的歌
在你們喜歡歌唱的年紀
如豐潤的紅蘋果的年紀
你們把紐約也唱成像一個
紅蘋果　唱成像你們一樣
像你們一樣的快樂一樣的美

我也是一個喜歡歌唱的人
從像你們一樣小的年紀
一直唱到現在　從一個大陸
唱到一個海島　從那個海島
唱到另一個大陸
這個美洲的新大陸
在你們歌唱的紅蘋果的紐約
我仍然在唱　也在聽

我聽過很多人在唱
人不能沒有歌
人不能沒有夢
人不能沒有路
人不能沒有美和快樂

雖然我是打開的
要像你們一樣的美和快樂
要像你們一樣的歌

今天　我聽到你們的歌
給我一種新的喜悅
（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教訓）
令我和你們一樣的快樂
但是　當你們唱到最後
已經不是在唱　而是在高聲的喊
憤怒的吼　憤怒的抗議
你們需要熱和愛　在你們的世界
在你們歌唱的紅蘋果的紐約
我呀！我不知道能向你們說些什麼？
要怎樣唱一支歌來與你們和

當我聽到你們快樂的歌
我的喜悅和你們的一樣
但是我唱不出和你們一樣的歌
從你們的歌裏讓我再去看看紐約
我看不出像你們看到的
紅蘋果一樣美的紐約
從紅蘋果上我只看到你們
從你們的歌裏我只聽到你們
你們給我的快樂和喜悅
我不知道我能帶給你們什麼？

也許　我只能說
（很誠實的向你們說）
我看到紅蘋果上生了許多蛀虫
她在大人們蒼白的園林裏腐蝕着
需要你們茁壯起來
快樂而健康的成長起來

我常常會把你們忘記
就像有許多大人先生們
把那些沉默的老百姓忘記
在我如一株蒼白的樹的軀幹內
有一顆火熱的心　你們感覺不到
我沒有把我的熱通向你們

才能有碧玉樣綠色的園林
才能結滿鮮紅的新蘋果

一九七八、九、八、在紐約。

!號與?號

——給一個賣獎券的女孩

由海浪冲來的飄零的浮木
從迷霧的天空滴下的一滴雨點
一片飄溶的雪花瓣
妳在我的詩中是一個「!」號

在妳這樣小的年紀
不能去圖書館　不能去朗讀的教室
不能去運動場上在陽光下運動和發育
在一條比雨巷寬晴不了多少的街口
像貧瘠的街一樣的忙碌
忙碌着妳的「生」意

失去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們
向妳買一張他們的「運氣」
有時候排成一支碰運氣的隊伍
像排在職業介紹所門前的長龍
我看到妳比哭還難受的笑

在這條如此貧瘠的街上
也有這樣的人走過
他想把妳和妳的難位趕走
爲了他的生意他可以買下這條街
她趕不走妳也要把妳買下

有一天妳竟失去比哭還難受的笑
眞的哭着被趕走了

啊！由海浪冲來又冲去的浮木
風乾的雨點　飄溶的雪花瓣呀！
妳在我的詩中留下一個「？」號
？號？號？號……

一九七八、九、廿五、在紐約。

田野上

周良沛

辣椒

這滋味，是人生的一種，
燒舌揮汗，眼淚快樂地流；
正如揮汗揮鋤，抗旱搶種，
歇鋤，偏偏回味無窮……

春潮

二月，桃花水衝過磨房，
石碾，如同穿樑的飛燕；
碾下，春水若銀鐲滑下玉臂，
水母上，若雪飛珠濺，
活的力，無窮無盡地湧來，
哦，春天！

林間

挽着一籃濕衣，
她在溪邊林間，
林間篩下的光影如波光、漣漪，
幌幌閃閃，盪開一條水綫……
笑而不語，含情一瞥，
噗哧一笑，她又沒入林間，
只見那水綫如她的步履，
朝前飄、閃、飄、閃……

水鄉曬台

又滾又轉，輕快地飛旋，
碾軸吱叫，激動得歡樂地震顫。

這裏，一半座村頭，一半搭湖邊；
這裏，如座竹排浮在湖面；
這裏，灶房的水缸，是脚下的波浪
一片；
這裏，潮汐來去，魚蝦常常跳落在
鍋邊；
這裏，星沐水，湖浸月，月似蛋黃
散在湖裏邊；
這裏，波浪把村影剪開縫合，縫合
剪開，無窮的演變；
這裏，船來如並舷，隔欄可以搭肩
聊天；
這裏，極目水天，浩蕩一片，
漁船起錨，走向無限無限……

麥浪

你，像微笑的酒窩，
一顰一笑，盪漾的微波，
蕩漾的微波，金光閃爍，
似希望在心扉輕叩，
似公開又要保守的秘密，
你說，你說——我等着，我等着。

久荒久旱，盼豐收的喜訊，
勝過少女對愛情的飢渴。
蕩漾的麥浪，希望的微笑，
希望的微笑，迷人的酒窩，
既保守又要公開的秘密，
我等着，我等着——你說，你說！

蕎

沒有皇天，沒有后土，
窮在瘠土中撐支起來，
石縫中，立脚棲身，
像牛，吃草，擠奶，
就這樣，開拓生路，
就這樣，繁衍接代，
明日的種籽，蜂前的蕎花，
白花花的，似「香雪海」……

雲雀

碧空像搖過銀鈴一串，
雲中拋下多少樂音的弧綫：
鈴聲像潮汐滾着浪花而去，
悠然悠然，飄飛很遠很遠……

天上餘音繚繞，地上山歌不絕，
音符纏着音符，飛着繞着田間，
它把我們收割的喜悅，
一下撒滿半天……

落花生

豐腴、金黃、光華，
朵朵如同珠花，
當她正在盛開，
默默扎到根下，
沒有凋謝的痛苦、虛度的年華，
花落時節，她在底層又結玉花。

西樵泉語

黃雨

飛瀑流泉

千尺凌空下
落地風雷聲
祇因來自山深處
冽如霜雪潔如冰

穿岩越石奔流去
險阻嶔崎奪路行
固知難直達
不滅萬里情

洗心泉

流泉之邊，有石橫臥，上刻「洗心」二字。

青山有意流清冽
此地何人曾洗心
問水水自去
問石石沉吟

聽泉

西樵以多泉著稱，據說有泉眼二百零七處，前人稱之爲泉山。

琮琮琤琤
琮琮琤琤
不知流泉
有何心事

穿林激石
徹夜獨鳴

禽鳥入夢
草木無情
峯巒酣睡
說與誰聽

月光瀉落
飛濺晶瑩
泉流月色
月照泉明

我知之矣
我知之矣
若問明月
定識泉聲

琮琮琤琤
琮琮琤琤

宿邯鄲別邸失眠戲作

偷得人間一日閑
西樵山上訪清泉
平生不作邯鄲夢
怪道今宵入睡難

湖小不容艇
峯開一綫天

白雲洞

是盆景
是假山
玲瓏精巧
秀麗清妍

似深還淺
似小還寬
韻味無窮處
廻環曲折間

曲徑穿崖壁
亭閣嵌巉岩
老樹倚奇石
小塔立青巒

題何白雲讀書處

明代學者何白雲，曾在白雲洞結廬讀書，洞即由此得名。其遺跡今僅存一小岩穴。

谿谷鳴激湍
林壑瀉清泉

白雲去不歸
岩壑空無主
泉聲且莫擬書聲
學問不在山深處

訪李子長

李子長，明代畫家。順德人曾赴省試，不滿試場陋習，掛

現而歸，隱居西樵，以耕種爲生，間或賣畫。死後葬雲路村其塚已不可復見。民間傳說：李曾得異寶，所畫人物禽魚皆活。

上雲路鄉
訪李子長
不知人往何處
只見活畫幾張——

鵝鴨喧嚷
鷄犬安詳
當年筆下肥鯉
猶自跳躍清塘

峯巒聳翠
花果飄香

應是妙手揮洒
丹青畫出詩腸

忽見村姑一位
挑菜走下山崗
正欲向前問訊
却非畫裏姑娘

一九七九年秋，西樵旅社

保加利亞的科學幻想小說

柳玲依

《困者的力量》（Prisoners of Power）描寫一個到達另一個星球的地球人的歷險故事。這個星球的環境是惡劣的，存在着各種令人恐懼的問題：核子戰爭、極權主義、汚染、遺傳銳化等等問題。這個地球人叫馬思姆（Maxim），從最初到後期，他對這個陌生的地方抱着四個不同階段的認識：贊同、熱情支持，轉變爲不再存幻想，直至討厭與完全對立的態度。他不惜一切地要離開這個不值得留戀的地方。

小說的尾聲馬思姆發現星球世界的痛苦根源，並要着手消除它。他知道這些痛苦根源是另一個地球人所帶來的，他爲解救地球的痛苦，把根源帶出地球是他的任務。馬思姆不知好歹地要保護這個原是美好的地方，要干預這個計劃，反而成功地破壞了這個「有意義」的目的。

這本小說引出一連串與科學幻想小說題外的問題：一個已經轉變的社會，能把它再改變嗎？個人儘管不斷努力，能重新安排社會的秩序嗎？能以暴易暴的用極權主義消滅極權主義嗎？本書作者亞卡廸（Arkady Strigatsky 通過幻想小說形式，提出這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實在太容易了——而這在現實上，人們經過無數的挫折，仍始終被困在這個桎梏中。

外國文訊

海戀

傅仇

海鷗

追着呼嘯的波濤，
追着吶喊的雷雨。
與海浪比速度，
與海風比毅力。
在你的一生中，
從來沒有風平浪靜的歲月。
你從不飛過海岸綫，
去尋找海岸的綠蔭營造安樂的巢穴。
只要海浪上有一塊礁石，
就是立足點，貼着海浪而棲息。
你的生命就鋪在浪尖上，
但決不會在浪尖上摔死！
你以柔和的羽翼展出大勇大志：
一生，就是在大海上飛越！

一九七九年三月於上海
八月修改

一天銀河瀉珠江

撒滿了珍珠的波浪，
連接在天上；

飛穿着流星的銀河，
傾入了珠江！
飛躍的星群呵，
珠光閃閃的門窗；
奔騰的燈火呵，
飄流的亭閣樓房；
大海上的奇妙建築呵，
會師在港口的輪船！
遠航歸來的巨輪，
一身熱汗灑滿江岸；
滿載四海工業的奇珍，
滿載四海親朋的熱烈期望！
整裝待發的巨輪，
興奮地急盼汽笛快快拉響；
讓四個現代化的異彩，
在中國大地快快噴薄齊放！
呵，我從瑰麗神奇的珠江，
看到中國奔騰的形象！
你看，踴躍出海的輪船，
推一江明珠，滿腔理想，
推出一天銀河，
已去大海迎接黎明的朝陽！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夜於珠江

菠蘿與海螺

一

南海送我，
一支海螺。
海南送我，
一支菠蘿。
菠蘿蜜一樣的歌聲，
裝滿了海螺。
——當你已遠離天涯，
當你已遠離海角；
——當你一旦忘記了我，
她會給你唱支歌！

二

我怎麼能夠忘記你，
你在風暴裏播種的花果！
你四季如春的綠蔭中，
永不凋謝的花朵。
你在開花浪上報春的木棉，
像航綫上點燃的筒筒燈火（註）
你的大街，你的港口，
抬頭都可碰落的蜜菠蘿。
我怎麼能夠忘記你，
海南島都跳進了我的心窩！

三

回到故鄉長江之濱，
種上海南的蜜菠蘿。
在那甜蜜的樹上，
掛上心愛的海螺。
當樹上結了蜜果，
請聽長江的音波。
遠離天涯海角，
海浪還拍着心窩。
你聽我心中的回聲。

——像不像你的歌？

一九七九年三月於海南島
八月修改

（註）開花浪，是海上最猛烈的浪。海上安裝的浮筒，燃着燈光，是夜航標燈。在開花浪奔湧的海岸上，木棉花正在盛開。

飛霞洞

朱光天

雲崖寺倚結重樓，
獅吼象吟幾度秋？①
烟雨飛霞山隱現，
松峯流翠日沉浮。
目橫天塔江如帶，
瀑起奔雷泉似綢。
萬物爭榮兼靜動，②
鳶飛魚躍任優游。③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於飛霞古洞中

註①飛霞洞兩側有獅山和象山相抱。
②飛霞洞有一石坊，門上鐫動不如靜四字，余反其意而用之。
③飛霞洞中有一石碑，上鐫唐韓愈手書鳶飛魚躍四字。

聽箏

（馬來西亞）高虹

激浪般的豪情
奔泉似的青韻
從翩舞在琴絃上的指尖
飛濺、飛濺
洒下一粒粒、圓圓滾動的
音響
串成一節節、閃閃多彩的
樂章
河水被你引去灌田
歡樂的歌聲到處飛揚

你已毋需在夜裏吟哦
訴說凄清寂寞
從千百年的黑暗和枷鎖裏
和所有的人一樣
你掙脫
而且洗去深宮裏的鉛黛
和那歌台舞榭的塵沙

如今
你要爲勝利放歌
你要爲幸福讚美
更要爲生活戰鬥
　爲人民戰鬥
　爲壯麗的山河戰鬥
戰鬥在水之湄
　在山之巔
戰鬥在工場　戰鬥
在農莊　戰鬥
　在陣地

你煥發着青春活力
你的生命充滿新的生機
不論你到哪裏
人們都要爲你着迷
因爲
你激浪般的豪情
和奔泉似的清韻
像戰鼓
　振奮人們的心弦
又像甘露
　沁暖人們的胸間

雨別

（外三首）

龔舒婷

我眞想摔開車門，向你奔去，
在你的寬肩上失聲痛哭：
「我忍不住，我眞忍不住！」

我眞想拉起你的手，
逃向初晴的天空和田野，
不畏縮也不回顧。

我眞想聚集全部柔情，
以一個無法申訴的眼神
使你終於醒悟；

我眞想，眞想……

我的痛苦變爲憂傷，
想也想不夠，說也說不出。

蔦蘿夢月

如果你給我雨水，
我就能瞬息茁長；
如果你給我支援，
我就能飛旋直上；

如果你不這麼快離去，
我們就能相會在天堂。

無題

夜裏在陽台上，
我們一度默默無言。
我曾請求你，喝一聲「住」，
讓時間猛然止步，
我再也無須離開你的身邊。
你搖搖頭，笑着說：我不能，
況且舊的不逝去，
新的如何來臨？

明晨就要分別，
這是最後一夜。
我曾悲哀地說：爲我禱告吧，
爲離根的花，爲失窩的鳥，
爲一切受屈的願望，
祈求上天！
你沉默，你莊嚴地回答：
上帝創造此是爲了彼，
我不能也不敢改變。

呵，高於我的痛苦之上
你就是眞正的上帝，
只是你永不理會，
永不俯首人間！

思念

一幅色彩繽紛但缺乏綫條的畫圖，
一題清純然而無解的代數，
一具獨弦琴，
一雙達不到彼岸的槳櫓。

蓓蕾一般，爲開放而永未開放，
夕陽一般默默地注目。
也許藏有一個重洋，誰知道？
流出來，只是兩顆淚珠。

呵，在心的遠景裏，
在靈魂的深處。

父親的期望

和子

不是法西斯的
不是希特勒的
「奮鬥」
是我
是我的
一個女孩子的我的
我的　奮鬥
是我要寫詩

學寫詩
一個女孩子
要來了　要來了
要接父親的班
跑步加入詩人的隊伍
要來歌唱這個世界
也要來詛咒這個世界
「孩子！

趁我尚健在
你珍惜時光
拿起你的筆
大胆寫吧！」
「呵！父親
這些日子裏
我也是這樣想的
只是

我還怕……
我還在猶豫……」
我默默凝視着
　父親
斑白的雙鬢
佝僂的頸背
面額上的條條皺紋
總是智睿嚴肅的雙眼
傾注着期望
您——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可寶貴
　的人之一
我不能想像失去您
　生活將是什麼樣子
我彷彿又回到許多年
　許多年前……
我一雙小脚蹣跚着
剛學會在這大地上踏步
正心滿意足地走向前
父親
年青而强壯
笑容滿面看着我的步履
與我並排走
忽然
一道小溝橫在我脚前
「爸爸
我不能過
抱　抱抱！」
我向父親伸起雙手
「呵　不用怕！
你把步子放大些
就可以跨過去了
呶！就這樣！」
爸爸說着
跨過去了
我畏縮着
遲遲不敢伸出我的脚
「來　來來！
孩子　不要怕！」
爸爸向我招手
終於
我邁開小脚
搖擺着跨過小溝
當我雙脚重新
踩在平地上時
我和爸爸一起歡笑了
自此
我再也不怕
出現在我面前
道途上的坑坑洼洼
父親
但願這一次
我也能邁開
　我的脚
而且
定要把脚步邁得更大
更穩當
更有氣派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

培爾法戈

（意大利）尼・卻維里作　戴望舒遺譯

我們在翡冷翠的舊文書裏看到下面這個故事：這是從一位很聖潔的人嘴裏傳出來的，這個人行爲的清高，在他活着的時候任何人都非常欽敬。有一次，他正在祈禱的時候出神，祈禱的效力是這樣的大，竟使他看到了無數在罪惡中死去的凡人的有罪的靈魂，在下界爲着他們所造下的孽而受罰。他注意到他們之中有一大部分都十分悔恨自己不該娶妻，而把一切的不幸都歸罪於女人，對於旁的事情却並不十分抱怨。米諾斯，拉達曼圖斯，和其他地獄裏的執法官，看到這情形覺得十分詫異，都不肯輕易相信這一切加到女人身上去的埋怨；但是由於天天碰到這些情形而覺得厭煩了，他們便商量停當，要去報告普路託。於是事情便這樣地決定：地獄裏的全體王公們要組織起一個討論會來，採用一種大家認爲最妥當的辦法去考察，畢竟他們所聽到的這些誹謗是眞的還是假的。所有的王公們都聚集攏來了，普路託便對他們這樣說：「最親愛的魔鬼們！雖然憑着上天的許可和命運之神的不能改移的誥令，這王國是要由我治理，而我又可以把任何天上的或地下的責任托付給人，但是能夠參酌法律的規定和別人的意見，卻比較謹愼鄭重一點，因此我便決定要照了你們的辦法去做，尤其是在碰到那些可以使我們的政府遭到外人非議的事情的時候。現在，每天到我們這個王國裏來的靈魂還是不斷地把全部責任加在他們的妻子身上，這情形在我們看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小心地來決定這件事情，否則連我們自己也要受他們的埋怨了，因爲我們對於他們的刑罰或許會太嚴厲。但是判決却必須要宣佈的，否則便有人會

批評我們置司法於不顧了。置司法於不顧便是一個疏忽的執法官，而刑罰太嚴厲也算不了公平；但是我們雖然希望能夠避免這兩種過失，却不知道應該怎樣把這事情弄清楚，因此才請你們幫忙，希望你們研究一下，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來。直到現在爲止，我們在這兒統治是從沒有受過一絲兒非難的，我希望以後也能永遠這樣下去。」

一切在場的王公們，都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們最初決定先要研究出事實的眞相，但是，怎樣才能研究出事實的眞相，他們却意見不一。有人主張應當從自己人中選出一兩個來，派他們幻成人形到世界上，去親自考察畢竟這些報告可是眞的。另一些却主張盡可不必費這許多麻煩，祇要用各種刑罰去逼迫幾個不幸的鬼魂說出眞話來就已經夠了。但大部分都贊成到人間去考察的辦法，於是便通過了第一個提議。可是誰也沒有去担任這麼一種工作的野心，於是祇能用抽簽來決定。一個名字叫做培爾法戈的大魔鬼被抽定了，他是剛在秋季以前提昇爲上界的大天使的。雖然他很不願意接受這種委任，但是普路托的威令如山，他也就無法推辭了，祇能準備去執行會議上所決定的事項。他又立了誓，要遵照所受到的一切指示去做，因爲這些指示都是非常鄭重地決定的。這些指示便是——第一，爲了便於完成他的使命起見，他應當準備好十萬個金杜卡；第二，他應當立刻下凡去，不能拖延時刻；第三，在幻成人形之後，他要立刻就達到可以結婚的年齡；最後，他應得和他的妻子同居十年之久。到這個時期終了的時候，他便得裝做死去，回到他老家裏，把他經驗所得報告他們，畢竟結婚有什麼便利之處和不便之處。此外還有這樣的條件，在這約定的十年之中，他還得像一切人類一樣地經過各種困苦和不幸，例如人們所常易遭到的貧窮，監獄和疾病之類，除非他眞能夠憑着自己的智巧和能力來避免它們。不幸的培爾法戈簽定了約，收好了錢，便來到凡間。他檢點好了行裝，帶着一羣僕人，很瀾綽地走進了翡冷翠城。他在許多地方中選定了這個城市，因爲在那兒是最宜於靠放債牟利的；他取了羅德里戈這個名字，算是一個加斯諦爾人，在奧尼珊諦近郊選定了一所屋子。他冒充是一個商人，在西班牙稍稍有點企業，後來到叙利亞去，在阿列波地方發了財，最近從那邊出發到意大利來，打算就在這兒娶一位太太，永遠過定居的生活，因爲他覺得這裏是一個最優雅又愉快的地方。

羅德里戈顯然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年紀約模三十上下，從他那種生活方式上看來，雖然未必覺得他是一個極有錢的

人，但至少也是極過得去的家境。他又是性情很和藹的人，因此不久便引起了許多家境不很好而有許多女兒的人的注意。他們都很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在這許多人中，羅德里戈選定了一個很美麗的姑娘，名字叫做奧奈斯達。她的父親阿美里戈·多那諦有三個兒子，都已經長大了，此外還有三個女兒，都已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他的岳父雖然是貴族出身，在翡冷翠名聲也很好，但家裏却很貧窮，祇有很少的一些收入。羅德里戈舉行着極豪富的婚禮，凡是能夠使這一次的典禮顯得更體面一點的事情，他一件也不肯省畧，因爲根據他在離開地獄的時候所受的約束，他應得去經驗各種虛榮的和塵世的慾望。於是他便開始去享受這世界上的一切奢侈與豪華，同時還努力想獲得各種人間的榮譽，這事情又使他增多了不少的消耗。他在和他那可愛的奧奈斯達同居了不久之後，他便變得和她非常親密，不能看她受到極小的一點兒不安和煩惱。在她的門第和美貌這兩種天賦之外，那女子還帶了極大的驕矜到羅德里戈家裏來，這種驕傲是連盧豈弗爾也比不過的。她的丈夫是這兩種痛苦（她的煩惱和她的驕傲）都嘗到過的，很難決定比較起來還是哪一種更難受。但是在她發現了她丈夫是何等地愛她之後，事情却愈弄愈糟了：她竟利用這機會來控制他，用很嚴厲的手段來管束他。她發現他竟能夠忍受之後，還是不滿足，又繼續用種種的侮辱和譏諷來騷擾他，要使他感受到說不出的苦痛和不安。爲了她的父親，她的弟兄們，她的朋友們，她的親戚們的關係，爲了婚約的義務，爲了他對於她的愛情，這一切事情他都用聖人似的耐性來忍受了一時。他爲了要滿足她服飾的嗜好，要供給她最新的時裝，（因爲時式衣服在我們這城裏是時常改變的。）他不知道做了多少傻事；詳細情形，却可以不必多說了。但是想要平平安安地和她生活下去，他就是這麼做也還是不夠；他還得幫助他的岳父供養他另外兩個女兒；後來她又要求他替她的一個兄弟辦了貨到勒望去經商，給另一個兄弟置辦絲綢到西歐去做買賣，而還要他送第三個兄弟到翡冷翠的金匠鋪去當學徒。這樣一來，他大部分的財產都消磨殆盡了。不久之後，狂歡節快要來到了；聖·約翰祭日也將要慶祝，那時候全城照例是十分狂熱的。有許多貴族人家都準備着要在他們的豪華上互相爭勝，奧奈斯達夫人當然也不願意被她的相識們所比落，便一定要使羅德里戈在筵席的華麗上勝過她們。爲了上面已經說過了的理由，他便服從了她的意志，他自己也毫不遲疑，極願意盡量去幹，無論事情是怎樣的困難。這樣他才能希望維持家庭間的和平，而又可以安安靜靜等待自己破產時期的來到。但事實却並不如此，她妻子的驕傲的脾

氣因爲屢次縱容而昇到這樣的極度，竟至於無論怎麼都不稱意，而把他弄得毫無辦法。他家裏男男女女的僕人全體不願意再做下去了，因爲他們實在過不了這種難忍受的生活。他因爲沒有人可以托付各種事情而感到的痛苦，是說也說不出來的。甚至連那些他所熟悉的魔鬼——他們原是他所帶到世界上來的，現在也不願意再受他太太的虐待了，寧願回到他們地獄裏的老家去。現在他是祇剩了一個人在那兒過困苦而又不幸的生活，而且他所有的現錢又用得精光，他便祇得東奔西走地去碰機會，以期得到一點收益。他至今信用還沒有失去，爲要應付與他身份相稱的開支，他祇得做股票交易的生意；但是不久之後，許多帳款擁擠上來，他便陷於和市場上別的一些不幸的投機商人同樣的境地了。正在他自己弄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從東方和西方都來了突然的消息：他的一個內弟，已經把羅德里戈所應得的利息完全在賭博上化完，而另一個內弟正帶着許多貨色回來，但是並沒有保險，不幸那隻船出了事情，就連他自己的性命也送掉了。這消息一透漏出去，他的債權人便聚集攏來，他們猜想這事情是毫無辦法了，因此雖然票子都還沒有到期，他們就把他嚴行監視起來，深怕他會逃走。羅德里戈覺得現在是毫無補救的餘地了，而同時又受着地獄裏的立法的束縛，他便祇能決定要冒一切的危險出走。幸而他住的地方和柏拉多門很近，因此他在一天早晨，偷偷地騎上了一匹馬，向那方面而去。他的逃走不久便被發覺了；他的債權人頓時忙亂了起來，他們立刻去報告行政官，行政官立刻便派了法警連同這大批的人一起去追他。羅德里戈還沒有走到一里路，便聽到後面有追叫聲；追趕的人不久便近在他的脚跟邊了，他祇得離開大路，抄小路而走，希望這樣可以在田野裏掩藏過去。但是他發現自己不能穿過籬笆和溪溝，他祇能下馬步行，穿過種葡萄和甘蔗的田野一路逃去，最後他到了貝列多拉。在那兒他走進了馬德歐·德爾·勃里加——喬凡那·德爾·培納的長工的家裏。看見他在家裏，因爲他正忙着弄喂牲口的草料。我們的英雄便誠懇地請求他把自己從在後面追趕的他的敵人們的手中挽救出來，因爲他們會把他關在監獄裏餓死的；他又說假使馬德歐肯讓他躲避，他一定可以使他做一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並且一定能夠在他離開之前把約定的事情完全辦到，以證明他的話並不是假的；假使他做不到，他盡可以讓馬德歐親自把他去送到他的敵人們手裏。

且說馬德歐雖然是一個鄉下人，却是很有胆量的。因此他不願意失去這個機會，便發誓允許搭救他。於是他便把我

們的英雄塞在一大堆破東西裏面，又用草料在周圍掩住；因此，等到追趕他的人來到，他們竟無處去找他，而同時又不能從馬德歐口中聽到一些關於他的去路的話。在這困難之中，他們只能再往前追，他們又追了兩天之久，才又疲倦，又失望地回到翡冷翠去。當追趕的人離開後，馬德歐便把我們的英雄從他所隱藏的地方拖了出來，請他履行他的條約。他的朋友羅德里戈聽了這話便回答道：「兄弟，我承認對你負着極大的義務，並且我也願意有所報答。爲要使你不起疑心起見，我先得告訴你我是誰。」於是他開始把他自己全部的事情都對他說了出來：他怎樣地下到凡間，怎樣地結婚，又怎樣地逃走。隨後他又向他的恩人講着他怎樣可以有錢的方法。這方法大概是如此的：馬德歐假使聽到鄰近有女人被魔鬼迷住，那麼他便可以斷定迷住了她的一定是羅德里戈；他同時又對他說他是馬德歐來驅逐他才離開了那女人的，這樣他便可以向她的朋友們要無論多少救她的代價。他們商量停當了這個辦法，羅德里戈便出發而去。

不久之後，便有消息從弗羅倫斯傳來，說安勃羅基歐．阿美德伊的女兒，波那郁多．德巴爾都齊的妻子，被魔鬼所迷住了。她的親屬們便用了種種趕鬼的方法來驅除，例如教她頭上戴聖．查諾比的帽子和身上穿聖．約翰．德．瓜爾培多的外套之類；但這些事情徒然只能引得羅德里戈發笑，其他的效果是一點也沒有的。爲要使他們那女人見得確實是被鬼怪所迷住了，並非是出於幻想，他又使那女子說拉丁文，作哲學的辯論，又揭發着她的許多相識的弱點。他特別咒罵着某一個教士把一個女人穿了男人的衣服弄到他的寺院裏去，這件事情凡是聽到的人都大不以爲然，而使所有的教友們都十分吃驚。安勃羅基歐覺得再也沒有方法使他安靜下去了，便開始對她女兒的災害絕望起來。但是這消息不久便傳到了馬德歐耳裏，他便立刻去找安勃羅基歐，對他說假使他肯給他五百個弗洛令，讓他可以在貝列託拉地方買一塊田地，那麼他便可以把他的女兒醫好。安勃羅基歐勳爵立刻便答應了，馬德歐便立刻吩咐做起彌撒來，此後他便做着許多毫無意義的儀式，使他的事情顯得更鄭重一點。然後他走到那青年女子面前去，輕輕地在她耳邊說：「羅德里戈，現在馬德歐來了。請你如我們所約定的走開吧。」羅德里戈便回答說：「很好，但是你所要的錢還不夠使你做一個富人。因此我走了之後還要去迷住拿波里王查理的女兒，並且也要等你來了之後再離開她。這樣你便可以無論要多少錢來做酬報了，以後便可以無須再來麻煩我。」他這樣地說着，便離開了那女子。這事件使整個翡冷翠城都非常歡喜而又吃驚。

不久之後，拿波里王女兒的事件又開始在國中傳開了。各種僧人們所開的藥方都無效，國王聽到了馬德歐的名字，便把他從翡冷翠傳了來。一到拿波里，在做了些簡單的禮節之後，馬德歐便把那女子醫好了。然而羅德里戈在離開那公主之前却說道：「馬德歐，你看我已經完成了我的義務，而使你成爲有錢的人了，現在我是並不短你什麼了。因此你以後要留心着，不要再來干涉我的事情，否則我便會像使你受到利益一樣在將來叫你受到同樣程度的不幸。」聽了這話，馬德歐心想受了國王的五萬杜卡之後，最好還是回到翡冷翠去，這樣便可以安安全全地享用他的財富，再也沒有想到羅德里戈會重又出現的。但這是錯了，因爲他不久就聽到法蘭西國王路易斯的女兒又被妖精迷住，這事情使我們的朋友馬德歐十分煩惱，因爲他想起了國王的權力和羅德里戈所說的話。國王聽到了馬德歐的能力，而此外又毫無辦法可想，他便差一個使臣去召他來，馬德歐却想了種種的藉口來推辭。但是這樣還無效，國王立刻去報告了翡冷翠的法庭，要法庭去傳，我們的英雄便不得不走了。馬德歐很不快意地到了巴黎，便被引到了國王面前。那時他便對國王說，雖然他有驅除魔鬼的名聲，但並不是拿得定能夠成功的，因爲有些魔鬼是非常倔犟的，他們一點也不怕恐嚇，咒語，甚至宗教的降妖術。然而他很情願替國王試試看，同時他又聲明假使不能辦到，還請國王饒怒。國王回答說，無論怎樣的情形，假使他失敗了，他便得被縊死。可憐的馬德歐聽了這話之後的恐懼和煩惱，是說也說不出來的，但最後他只能硬了頭皮吩咐把被魔鬼附體的公主帶到他面前來。他照例附到她耳邊去，用最客氣的話來向羅德里戈請求，望他想起從前他的好處，不要讓他受這種困難，爲報答他的舊恩起見，就離了那公主吧。「啊！你這個失信的混蛋——」羅德里戈喊，「你眞敢再來干涉這事情嗎？你可不是靠了我而成爲有錢的人的嗎？現在我要叫世人和你看看我的可以與又可以奪的能力了。我要看你在離開這裏之前被縊死。」可憐的馬德歐發現這事情是毫無補救辦法的了，便一句話也不多說，只是像一個聰明人似地低下了頭，做着他的工作，打算用旁的方法來驅除這精靈；因此他便去對國王說：「陛下，事情果不出我所担憂的：有一種妖精性情非常頑劣，任何條件都不肯接受，這一次所碰到的便是這一類妖精了。然而我還得作一次嘗試，我想這一次大概是可以如願以償的。假使不成功，那麼我是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我只能希望你可憐我的無辜。第一，我要請陛下在大方塲的中央築起一座大臺來，要大得可以容納全城的貴族和教士。臺上要裝飾着各種絲織品和金布，而在

中間築起一個神壇。在明天早晨，我要陛下帶領了你所有的勳爵和教士，都依着品級又穿着最華麗的服裝到那個地方去看。在做過了彌撒之後，便得把被鬼魔住了的公主帶到那個地方；特別要緊的是在方場的一邊需要預先安置好一隊帶着銅鼓，喇叭，號角，小鼓，風笛，鐃鈸，罐鼓和其他種種可以作出最喧嘩的聲音來的樂器的人。只看我一拿下帽子，整隊的樂師都要同時吹奏起來，走向臺邊去。用這辦法連同其他一些秘法，我一定可以把那妖怪趕走。」

因此國王便下令準備起這些東西來。等到那一天——正是禮拜日——的早晨來了，臺上便擠滿了貴人，而方場上又擠滿了百姓。彌撒做過之後，那位着魔的公主便來在兩位主教之間，後面跟了許多貴人，來到了那個地方。羅德里戈看到了這麼許多的人，又看見這麼許多可怕的東西，幾乎吃驚得話也說不上來，他只自己想着，「我不知道那個傢伙現在又打算怎麼辦。難道他以爲我沒有在上界看到過比這個更優美的東西——沒有在下界看到過比這個更可怕的東西嗎？然而我不久無論如何總要叫他懊悔。」馬德歐於是便走近他去，請他出來；但是羅德里戈回答說，「你以爲你現在這個辦法是再好也沒有了！你弄了這麼許多無用的花樣出來有什麼意思？難道你以爲這樣就能夠逃出我的能力之外，又避過了國王的責罰了嗎？你這個混蛋！我眞要你被縊死才痛快！」馬德歐還繼續向他請求，他的敵人却依舊這樣地譏笑着他。因此馬德歐相信現在是再也不能失去一點時間了，便在他的帽子上做了一做暗號。所有站在那裏的吹打手都同時作着囂聲，好像是幾千聲天雷的震響，並且漸漸地走近那個地方來。羅德里戈對於這聲音直豎起了耳朵，簡直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於是只能用惶恐的聲音問馬德歐這是什麼意思。馬德歐顯然覺得有點詫異，便回答他說：「唉！親愛的羅德里戈，這是你的太太，她來找你了！」羅德里戈一聽這話，他心裏便惶恐萬分。他是一聽到「太太」這個字，便來不及去想畢竟她可眞的會來的。他一句話也不說，便在驚惶中逃走了，把那女子剩在那兒。他想，與其再冒險去在婚姻的約束之下去受苦痛和煩惱，却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回到地獄裏去報告他的經過情形吧。於是，培爾法戈便又在地獄裏出現了，他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家裏有一個太太所要引起的罪惡；而那馬德歐呢，他心裏却比那魔鬼還明白，便勝利地回到他自己家裏去，對於這一次的成功覺得非常驕傲。

（《意大利短篇小說集》上卷）

望雲樓詩鈔

曾敏之

詩簡（一九七五年）

——寄葉啓芳教授，時葉老退休鄉居。

一、
別來十載換秋風　道左相逢似夢中
最是長林豐草處　經霜楓葉老彌紅

二、
羨君高卧對流雲　風滿樓中酒一尊
閑曝藏書勤理釣　輕舟不負昔年心

三、
曾共詹公試論文（註）山陽舊雨黯離魂
如今殘夢依稀在　凄絕西風送笛聲

註：詹公指中山大學教授詹安泰。余等曾於交往中有詩詞之切磋。詹老病逝於文革期中，展讀舊札，不勝黍墟之感。

四、
樗散空餘病後身　抱殘長日守衡門
世情已逐浮雲去　老驥何須惜壯心

五、
白首名山難共期　且憑禿管弄于思
書生無用尋常事　笑把生涯付酒巵

六、
淡淡西江一水遙　何時把袂話秋宵
嬋娟也解憐遲暮　珍付清光上下潮

己酉歲暮蘇庚春兄過訪感贈一律

珠江東去韶光老　北國南頒慷慨風（庚春爲河北人）
漫品茶檜參聚散　還憑青史辨朦朧
孤燈寒夜承高誼　百尺層樓聽曉鐘
愧是中年哀樂後　空餘羸馬寸心紅

重過楊剛故居有悼二首

十年今又過幽居　松柏森森草未除
風笛一聲春水綠　那堪重讀故人書

一番風雨近清明　幾樹鶯啼送客聞
三十年間師友夢　天涯何處爲招魂

甲寅新春羅孚兄招飲於礦泉別墅賦贈一章

雲山花樹正凝香　難得梯袍故誼長
往日風華歸短鬢　今朝逸興寄飛觴
幽泉不盡流年感　酒壑還餘一劍霜
香海縷雲多壯色　羨君健筆掃迷茫

兒時「學哭」記

新鳳霞

我七八歲時常跟堂姐姐楊金香在天津大舞台演戲。小孩子在後台，一邊學戲，一邊給姐姐送水飲場。這個班是兩大塊的班，梆子、二黃同台演出，名演員也很多。這裏我說一說河北梆子名演員金鋼鑽主演的《蓮花庵》。這個戲內容是一個兒媳婦劉氏被後婆母陷害，乘公公出外討債

之機，後母給兒媳房中丟進一頂和尚帽子，被丈夫知道，一怒休妻。兒媳進了蓮花庵出了家。最後眞相大白，丈夫、公公、兒子去蓮花庵要求兒媳還俗回家，兒媳不肯的故事。

兒媳劉氏是金鋼鑽扮演的，我演兒子。這個戲最後去蓮花庵，公公、丈夫都給這位賢德的媳婦磕頭下了跪。兒媳在庵中念佛，老公公跪求，丈夫跪求，最後兒子跪求。我演兒子要唸一段白話，還要求哭出來。白話大致是這樣：「媽呀！兒的親娘！千不怨，萬不怨，都怨我那狠心的後祖母，她不該乘祖父出外討債，暗設毒計，陷害母親。我那胡塗的爹爹回得家來也不問清來由，就狠心將母親休棄，母親萬般無奈，來在這蓮花庵出家落髮爲尼！媽呀！兒的養身親娘！您這一出家，上撇我那年邁的祖父白髮蒼蒼無人侍奉，中有我那爹爹後悔嫌遲痛心難過！下撇孩兒不滿七歲，正在學館念書。衣服破了無人縫補，腹中飢餓無人照料！孩兒我叫聲爺爺，爺爺年邁不能照管，叫聲爹爹不在家下，叫聲母親！您……您已是出家之人，母親哪！兒的養身的親娘啊！千不看，萬不看，看在您這苦命的孩兒身上，您跟我們全家人還俗回家去……去……吧……哎呀！親娘呀……」

這一大段念白十分重要，因爲祖父、父親都已經各自念了一大段白話，最後才由兒子念，很不好接坑兒！

給金鋼鑽演這個小孩不是簡單事，金香姐姐返復地教我這一大段的話，要我念的感動人。我念好了，背的很流利，很熟。前邊我的戲不多，都是隨着母親。只有祖父別家一場我有幾句話，祖父臨走告訴孫兒：「祖父我出外討債，你要好好讀書，記下了。」孫兒說：「爺爺放心！孫兒記下了。只是我的這個新來的奶奶性情不好，見面就罵我短命！求爺爺管教管教她！」祖父說：「孫兒之話有理，這一後婚婆定是要撇弄是非，我今出外放心不下。孫兒……你玩耍去吧！」孫兒接：「我玩去了！」

這個小孩的戲雖然不多，但接的話不少。我小時候童音很尖，老是調門兒比人家高一倍，內行話叫做「冒調」。爲甚麼念白話還冒調哪？這是一個演員的耳音問題。我的念白老是冒尖，我姐姐很生氣，說：「你這孩子！沒有吃戲飯的命！你平時聽聽有人問你話：『吃飽了嗎？』你怎能尖聲叫喚：『吃飽了！』這台上對白也同樣有音韻，唱有樂器量着調門兒的高低，說白話也同樣有調門兒量着，你老是冒高，叫喚，這不行。這個念白還要練習，也是有高有低的，要體

會感情，不是在那裏光念台詞兒就算完了。」

姐姐一句句的教我念白。說：「你上了台要是砸了鍋，下台打你！這還不算，以後不叫你演主要的小孩戲。」姐姐是對我最嚴格的，我很怕她。《蓮花庵》這齣戲，前邊白話都好念，高了就注意低點，姐姐教我耳朵聽着對方問話的高低。再有接話時注意情緒，不要人家說完了馬上接上去，不注意情緒和內容。我經過姐姐的訓練有些進步，但最後在庵中見娘這一大段白話，當中和末尾還得哭，可把我難住了。

這一場戲是爺爺拉着兒子，兒子拉着孫子跑圓場，到蓮花庵見劉氏。劉氏在堂桌子後坐着念經，手敲木魚。兒子跪在堂桌子前，雙手扶着堂桌子起「叫頭」鑼經：「媽呀！兒子養身的親娘！」我演這一段戲總是哭不出來。

姐姐教我：「起『叫頭』就要把眼淚哭出來，要是哭不出來不行！」我在沒上台以前就想着哭，非哭不可！「媽呀！」跪下了。想着哭哇！流淚呀！白話念完了，眼淚還是沒有哭下來。到了後台大姐就罵我：「眞是沒有吃戲飯的命！」金鋼鑽老師說：「小孩，她還不知道甚麼是唱戲呢！不要緊！下次再唱到跪在堂桌子前，我拉着你的手，用勁掐你的手指頭，你一疼就哭了。就這樣試試看。」下次演出，金老師果然掐我的手，眞疼！可眼淚照樣沒有流！我心裏越想着該流淚了，越流不下來。

有一次，我又演這個戲了。姐姐說：「你哭吧，哭出聲來也不要緊！小孩子還不會哭嗎？」我果然在《見娘》的一場裏喊了一聲：「媽呀……」撲在堂桌前，跪着哭了！爺爺念白時我哭，父親念白時我還哭。該我念白了，我還止不住哭。哭的嗓子嘶啞了，念白也忘了詞！哭的我抬不起頭來，只顧抽答着哭個沒完沒了。這一場戲搞的唱不下去了，連台下觀衆都明白了，好歹把戲對付下來回到後台，姐姐氣壞了，又罵我又打我。問我爲甚麼哭個沒完？我也說不出來，反正就是哭，心裏只覺着委屈。

眞哭不成，不哭也不成，怎麼辦？不過這次眞哭倒是讓我找着了一個竅門：原來一拉長音我就想哭，這句拉長音要是再延長下去，到最後一句念白眼淚流下來，不就對了嗎？好！試試吧。我在第一句叫：「媽呀……我那養身的親娘！」這句不拉長音。到「千不看，萬不看，看在你這苦命的孩兒身上……您……您跟我們全家，還俗，回……回家去……」，

到這一個「去」字就帶哭音；同時眞哭、流淚。「去……吧！」一頭撲到母親劉氏胸前！轉臉讓觀衆看清了滿臉流淚！假如轉臉慢了，觀衆會看的不清。要轉的恰好才行。這一回我得了一個滿堂彩，很多觀衆一邊叫好一邊哭。

關於台上流淚，從七八歲的《蓮花庵》這回演出起，我有了經驗，要先準備好了情緒。等情緒集中了，達到了頂點，把眼淚催下來，才能感人，才能和觀衆交流。這些實踐經驗對我後來表演傷心流淚的場面有很大作用。這主要是眞誠加上一定的技巧，才能達到流淚的效果！

丁聰插畫

英文改寫印度古代梵文史詩

黃昏

在印度一直流傳着兩大古代梵文叙事詩，它們集中反映了印度人的生活和宗教信仰，並且深爲印度人民所熟悉。最近印度著名文學家納拉揚（Narayan）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兩大古詩爲首之一部的《羅摩衍那》（The Ramayana）的論文，並將另外一部既是印度第二大古詩，又是世界最長的詩《摩呵婆羅多》（The Mahabharata）用英語改寫出版。《摩呵婆羅多》被認爲是印度人的聖經——《吠陀經》（Veda）的續卷。它包含着很多宗教哲學和倫理觀念上的知識。但納拉揚對這詩的興趣較多在於其叙事方面。近幾年來，納拉揚顯然像大多數印度人一樣，轉而研究宗教文學，他的《神，魔鬼及其他》（Gods, Demons and Others）標誌着他在這樣的故事上產生興趣的開始。

基本上說，《摩呵婆羅多》是描寫皇親國戚之間的混戰，是卓著的歷史資料寶庫。它引人入勝和動人的情節，它的新思想，令那些想創造新奇故事的人震驚。納拉揚爲使外國讀者能閱讀它，用英文將之改寫，並附上故事簡介，包括人物表、族譜和梵語詞滙對照表，他並且扼要地將原著十八大卷壓縮成爲十六個章節。

在納拉揚的改寫本中，有些情節看來很明顯是不同於我們所熟識的，如聖人帕拉沙拿（Parasara）何塞雅梵蒂（Satyavati）求愛那段情節，以及由於對梵文缺乏較深認識而引起的一些錯誤，如對vrikodara的翻譯和拼法。然而對於缺乏英文版的古印度史詩，納拉揚的書就像填補了一個大缺口一樣，它雖然價錢昂貴，但可以幫助教印度文學的教師向外國學生介紹印度的第二篇古代史詩。

外國文訊

惜慧的煩惱

君誼

惜慧看人，總是先看牙齒。

當她看到別人有一副潔白整齊的牙齒的時候，她心裏又讚嘆，又羨慕：「他多幸福啊！」

她記得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時，一口乳齒也很整齊潔白的，母親就常常把她擁在懷裏說：「慧女的綠豆牙眞好看，就不知道將來換了牙會怎樣？」母親教她早晚刷牙，她才嫌煩吶。所以常常沒有按照媽媽的話去做；在臨睡之前，口腔往往還偷偷的含着糖。彷彿這樣就連夢都會甜起來似地。

到她換齊了牙齒的時候，父母都看不見了，他們好短命啊。看不到女兒的綠豆牙都變作大板牙了。大板牙雖然不大好看，但也是潔白整齊的。可是今天她的牙齒有些脫掉了，有些正在爛着。不但疏落，還別有洞天！但物換星移，沒得說的。

歲月本來就是個小淘氣。她乘人不覺的時候，偷偷的爲別人臉上添了皺紋，又在別人的鬢邊添上了絲絲白髮。

惜慧在歲月的飛逝中失去了母親，自己却又當起母親了。她從來就沒有漂亮過，所以對於多了皺紋，添了白髮，她也不大在乎，她是眞眞正正的不在乎。反正丈夫愛她，兒女愛她，她已經覺得幸福了。如果愛是財產，她已經很富有了。

可惜，愛並不等於財產，所以她還是很窮，雖然不是

「搵朝唔得晚」，也是屬於手停口停一類的了。

惜慧的丈夫是排字工人，她是做水晶球的女工，都是低薪的。丈夫每天在執排的字粒中，執到不少「愛」和「溫暖」的字，他也沒有什麼感覺，他只知道要勤勤懇懇的工作，房租、學費、伙食都在那些鉛字中間。

惜慧做水晶球，廿五塊錢一天，工資實在很少。但她已步入中年，又沒有專門技能，沒有了競爭的條件了。所以連「騎牛找馬」的念頭也沒有。她是決定終老在水晶「宮」中了。

水晶球很土氣，但也很美。它裏面不是放有魚、奇花異卉，就是放了公主、妖怪、美人魚、聖誕老人……每個球都可以編一個故事，滿足小孩子們的想像和夢幻，可是有了水（水晶球當然有水了）就使人想起了鏡花水月，美好的事物似乎都是不可捉摸的。

當然，除了愛情。

惜慧相信愛情是美麗的，人們很容易想起梁祝化蝶，很容易想起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殉情。但那些離開我們太遙遠了。

愛情美在沒有貧富之分，富者可以指天爲誓，貧者也可以對月盟心，他們同樣的可以獲得兩情相悅的歡樂。

當惜慧看到丈夫眼裏的濃濃愛意，當她聽到他的一聲「喂！」她就覺得溫暖和充實。丈夫偶染微恙，她整個心靈都會顫動不安，她不敢想那個「死」字，她想丈夫若先她而死，她不知道將怎麼辦？而自己先丈夫而死呢，丈夫的日子又將怎麼過呢？

惜慧生活裏曾有什麼不滿的事嗎？早些年，她覺得是沒有的，雖然窮一點，還是過得去的。雖然住得擠迫點，但不是更親密無間嗎？雖然穿的是粗衣布服，却可以不用去當衣服的奴隸。吃的雖然粗一點，但經過「過慮」後，也不過一樣是廢物吧了。不也同樣「大江東去」嗎？

她活得自信而悠然。

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她却開始有了恐懼。如果誰再問她，生活裏有不滿的事嗎？她的頭不會搖得那麼快了。

她記得，在廿八歲時，她開始有了第一顆壞牙。她想「恒齒」的「恒」字眞可笑，那麼快就爛掉了。但她不在乎，少了一顆牙齒算什麼呢？只不過少了三十分之一。也許年輕身體好吧，醫生把自己的口腔當作練武場一樣在動「刀」動「棒」，也不當一回事。只是有點心痛醫藥費。用了差不多一天的工資了。還要休息半天，連勤工獎也沒有了。眞是滾水淥豬腸，兩頭都「縮」了。

那該死的牙，還像勇士一樣，一往無前的爛下去，在不知不覺間，她已經脫掉了九顆牙齒了。每一次坐在椅上，讓醫生拿着「武器」在口腔內「打北派」，聽到牙齒嘞嘞作響的聲音，她心裏就直發毛，而且開始有了受不住的感覺。有時牙脫了多天，牙洞還在痛。

有什麼辦法呢？年紀大了些，當然是一個因素。而主要的是：惜慧窮，她只能光顧那些花三元脫一顆牙的診所。這個醫生，技術不全面，而且消毒工作也不好。態度又粗暴。有時他鬥不過他的狗狗馬馬，他的病人就是他的消氣袋。所以，惜慧不會揀他每週中「決戰」之前或之後去「首當其衝」的。

有時候在他那裏脫牙後發炎，找他覆診一下，他就罵人大驚小怪，不會買瓶漱口水消毒嗎？

當然，好的牙醫也多的是，他們的從容自信，彬彬有禮是使人非常舒服的，更加上設備完善，是使人很有安全感的。然而「博士」却等於「博懵」（收費）啊——

那一次，當智慧牙痛得她坐立不安的時候，她又去找那「三元牙醫」，但他說這牙不能脫的。她只好去找「博士」了。博士替她的牙照過了X光後，替她注射了麻醉藥，然後替她拔牙。牙醫博士花了一個鐘頭，都不能把她的牙連根拔掉，留下了牙脚。他告訴惜慧，牙脚很深，拔不了。雖然這樣，手術費是一百八十元。還要覆診，藥費又是五十元。惜慧還敢再去博士那裏嗎？只是一隻牙，已花了她差不多十天工資了。負担不來啊。她從沒有鑲補過一顆牙齒，也因爲拿不出錢呀。

惜慧的牙使她煩惱，尤其是近來，她眞急得想哭。當然她沒有。她又不是小孩子，又不是沒經過生活裏的風風雨雨。

以前牙齒痛，她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是那一顆牙作怪，那麼去脫了那一顆牙就是了。但是她現在却是整口牙都似乎在痛。吃酸的東西痛，用冷水漱口痛，不言不吃也痛。頭和頸項都受了影響而疼痛起來。在她的字典裏就只有一個痛字了。雖然牙醫告訴過她，她有十四顆牙齒是壞了的。她總是想那一顆牙痛了先拔去就是了，誰又料到它們竟「團結」起來對付她呢？

一起脫掉十四顆嗎？那是不可能的。錢是一個問題，受不受得住也是一個問題，而「善後」才是大問題，已脫了九顆了，再脫十四顆，還留下的只有七顆了。那不是兩腮凹了下去嗎？人不就顯出老態了嗎？老了當然不好看，但不要緊。可是，對工作是不是會有點影響呢？「老人」總是不受歡迎的吧？

但，鑲牙的錢實在拿不出。

惜慧該怎麼辦呢？跟別人借錢吧，但開口靠人難啊。問着「有心無力」或「有力無心」的人同樣尷尬。何況這地方多的却是既「無力」又「無心」的人呢。

她的牙越來越痛，她吃了不少止痛藥。雖然止痛藥不好亂吃，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她的臉頰開始腫了起來。

她吃不下，睡不好，這一晚她躺在床上胡思亂想起來，痛得這麼慘，不如死掉算了。

但是，她才不願意就此死掉！生命總是可愛的，能活着總是好的。天多藍，陽光多溫暖，那無名的樹多翠綠。那些樹葉脫落了，又生長了。像人的生命力一樣頑强，川流不息。還有花的燦爛，鳥的鳴囀……人世間這樣的有聲有色，誰願意輕於離開它？誰也不願意。

活着多好啊，惜慧不由激動起來，淚珠溢出了她的眼眶。她不知道爲什麼會如此，因爲她並無悲傷。一會，她矇矇矓矓的睡去了。

夢裏，她想着生命裏的悲歡，她不知道她是「悲」多，還是「喜」多，但她覺得活着還滿意。如果生命可以重複一次，她也不會覺得「活得不耐煩」。

能活着眞好。

但漸漸，惜慧覺得「生命」離開了她，頑皮地盪在半空裏。躺在床上的只是她的軀體了。她又恐懼，又悲哀。但是「生命」不管她。她想叫想喊，但什麼也做不了。她不能動，更不能言。

丈夫傷心欲絕，她感到丈夫的眼淚和自己的眼淚混和在一起，她多想伸手去爲他揩抹啊。但她不能動。小兒女們哀哀痛哭，他們輕輕撫摸着母親的臉頰。惜慧想，自己的臉還暖嗎？還是已經冰冷了。她眞想把孩子擁在懷裏，叫他們別哭，母親還沒有死，不願死。只是「生命」在惡作劇吧了。

還有許多親戚朋友都絡繹來了。

他們有些是眞正地傷心，有些却只是爲了「生人」而來——做給人看罷了。

大家似乎都痛惜她，所以議論紛紛的「責備」她。

三姑說：「她眞傻，沒錢也不跟我說一聲，移寬就緊誰沒有呢？」

四嬸說：「錢多呢，我就拿不出來，一千幾百嘛，我四嬸還不放在眼內，正一擲眼都不痛啦。她如果肯開口跟我說一聲……唉！」

六婆說：「她就是要面子，面子能當飯吃嗎？她有眼

屎，乾淨盲。一了百了囉。就難爲活着的。她只要跟我說一聲，我六婆把袂子「當」了也要幫她……」

衆說紛紜，惜慧心裏又是慚愧，又是安慰。誰說人情如紙薄呢？這些自己怕接觸的人，到底還是不錯的吧。

惜慧高興得大叫起來。呀！她能叫出聲音來了，「生命」又重回到她的體內。

惜慧張開眼睛，才知道自己只是做了一場夢，夢境依稀，她感到溫暖，感到柔情萬縷繞着她心間，她摸了摸紅腫的臉頰，似乎不那麼痛了。她僥兮兮的笑了起來，似乎下了心願，有所決定。

翌日，風和日麗，不論是人是物，似乎都格外可愛起來。

她去找三姑，道明了來意，三姑這樣回答她：「你眞會說笑，你們兩公婆夾手夾脚捱世界，整副牙也沒有錢？別『禾稈冚珍珠』了，我還未開口向你借呀。」

她去找四嬸，四嬸說：「車！借一千幾百，細眉細眼的，誰相信呀？」

她去找六婆，六婆說：「牙痛又死不了人的，何必在人前撕破自己的臉皮呢？」……

惜慧只好兩手空空的回家。

她想，自己眞傻，怎能把夢境看成現實呢？

「死者爲大」，人死了，憐惜的話，扼腕的話，可以車載斗量。如果活生生的人去求助呢？不是冷嘲熱諷，就是烏鴉臉孔啊。

惜慧也沒有覺得自己失去尊嚴，那些人的「評價」，眞是何足掛齒？她只是有點痛心，爲什麼很難碰到眞正關心別人的人呢？但是自己又有去關心過別人嗎？光是要求別人是不公平的。

惜慧只好咬緊牙根去看「三元牙醫」，雖然會很痛，會發炎……但只要能活着，一點點小的痛苦，實在算不了什麼，沒有錢就不鑲牙，做無齒之徒好了。

生活裏雖然有「冷」的一面，但惜慧固執地相信，人總是有他善良，可愛的一面。雖然這一面已逐漸淡却，模糊，但只是潛伏着吧了。

惜慧覺得她活着，經歷着人生的哀樂，她已經很幸福了。因爲她能面對困難，並且克服它。而她是俯仰無愧的活着。雖然她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生物，但世界上最多的還是這樣的生物啊，她並不是孤單的。

海和少女

連雲

狂風扯着鉛灰色的陰雲從頭上掠過，洶湧的海濤捲起來，撞在礁石上，騰起白濛濛的水霧。一個漁家少女穿着被浪花濺濕的紅花薄衫，長髮飛揚，站在海灘上。那巨浪似乎會立刻撲上來，像一隻兇惡的怪獸，張開大口要將她吞下；但她毫無懼色，從容地向海中走去……

這是我珍愛的一幅寫實油畫，是我在大學的密友麗莎畫的。她現已飛到太平洋彼岸過着美滿的小家庭生活；而我却帶着她的畫在社會上顛簸，在生活的大海裏飄泊。無論我走到哪兒，這幅畫總掛在我住室的牆上。每當我望着它，就會想起那個美麗的漁村，那位頑强而痴情的漁家少女，心中就會回憶起閃耀着陽光的年青的日子，也會增加一點生活的勇氣。

記得一個暑假，我們在那漁村裏渡過一段愉快的時光。我喜歡村後山頂幾丈高的龍角岩和岩下的龍角寺，寺壁上有我們班戴眼鏡的詩人題的半文半白的詩；我喜歡村口長得像馬尾松一樣的木麻黃樹，細長的枝葉會一節節折斷在風中飄落；我喜歡樹林外廣闊平坦的海灘，淺黃色的細紗柔軟潔淨，遠遠地鋪開如一幅巨大的金地毯，我們曾經在上面跳躍翻滾，像一羣小瘋子，把青春的笑聲灑滿海天……

有天下午，我們將鞋子脫下來，赤脚踩過留着陽光溫暖的黃沙，向滾滾而來的海潮奔去。雪白的浪沫湧上來，淹沒我的脚踝，退下去；然後，

又以更大的力量捲過來，有如我心中不斷高漲的歡樂。我攀上停在海邊的一條漁船，站在顛簸的船頭極目遠眺，一羣羣潔白的海鷗在低空盤旋，一排排大浪，在船舷邊喧嘩，飛濺的水珠打濕了我鵝黃色的裙裾，我感到自己眞像一個女船長，正駕着萬噸巨輪乘風破浪前進……突然，我驚奇得張開嘴巴，我發現一條「美人魚」正逐浪而來！秀麗的長髮在水中飄蕩，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閃着太陽的光輝。她游近了，從淺水裏站起來，濕漉漉的衣裳貼在身上，把健美玲瓏的身段勾勒得更加動人。原來她是一個活潑的漁家少女，對我們嫣然一笑，就向村中走去了——啊，她就是人們經常談論的那個女孩吧？在一個雷鳴電閃的夜晚，誕生在漁船裏，慣於在顛簸的海上生活，在洶湧的浪中嬉戲。小時候每當爸爸打魚歸來，她總要跑到船旁，踮高脚丫，抱起一條大魚，搶在別人的前面，一邊用稚嫩而快樂的聲音喊着：「爸爸打到大魚了！」一邊跑回村去，在平滑的海灘上留下兩行歪歪扭扭的小脚印……長大了，仍然深愛着海，常常一個人游出去，在遠遠的海中浮沉。風平浪靜的日子，她躺在水面上，看白雲在藍天移動，聽大海溫柔的細語，讓陽光的手指在臉上輕輕撫摸……我想，那是多麼美妙的感受啊！

又一天凌晨，天還沒亮，我們幾個人摸黑到海邊去，爲了看看遠海歸來的漁民們。正是漁汛季節，我們的脚踢在海水裏，會泛起點點碧綠的螢光，在黑暗中閃閃發亮。朦朧中依稀看見巨大的風帆落下來，人們嘿喲，嘿喲地從船上把一簍簍捕獲的鮮魚搬下來，那魚也閃着奇異的磷光，像無數隻貓的眼睛。在緊張、嘈雜的搬物聲，笑語聲中，冷濕的晨霧逐漸散開，微白的天邊顯出一抹淡紅，我才看見那個「美人魚」也來了，正在一條船邊幫一個小伙子搬魚。那青年漁民赤着上身，臉上的線條剛毅如礁石，胸前和兩臂的肌肉塊塊突起，隱伏着海一般粗獷的力量，由陽光和海風鑄造出來的古銅色的皮膚上，不知是海水還是汗珠在晶瑩閃爍。我看到朝霞自少女的臉頰升起，笑聲如浪花迸濺，當他倆的目光相遇時，會撞擊出明亮的火星……那是一個豐收的喜悅的日子，我在燦爛的晨光中默默祝福，願他們的愛情像大海一樣永恆……

過了一年，我再到那漁村去。在一個月光明亮的夜晚，我和麗莎到海灘上漫步。晴朗的碧空潔淨如洗，圓月灑下淡淡的銀輝，使黃沙、綠樹、碧海更增添幾分詩意。在迷離恍惚中，似乎有一條淡紅的影子從遠方沙灘上

閃過，迅即奔向大海，沒入滾滾的波濤，我吃了一驚，緊張地抓着麗莎的手，麗莎却出乎意料地告訴我，那就是我以往見到的「美人魚」。她的戀人有一次出海去，遇到狂風暴雨，再也沒有回來，人們說他已葬身海底了。但是她瘋狂地搖着頭，向碰到的每個人喊着：「他會回來的，他一定會回來的……」她的父母已經去世，那青年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受不了這樣沉重的打擊，神智不正常了。她天天到海邊去等，白天站在高處眺望，晚上看不清楚，就下海游出去，到遠遠的海面去尋找，直到精疲力竭才爬上來。誰也無法攔阻她，日子久了，對她安全的耽心也漸漸地淡下來……我聽着，不禁爲這位漁家少女痴心的愛情，執着的信念和艱難的求索而深深感動；同時從心底，湧起一股像海水般苦澀的味道……

後來，在一個暴風雨的黑夜，她游出海不再回頭。人們說，她是在電閃雷鳴之夜從海上來的，所以在雷鳴電閃之夜回歸大海。也許，她終於在深深的海底找到心愛的人，和他靜靜地躺在一起吧？但我眼前却時時晃過她的影子和笑容。我不能忘記她，我請求麗莎爲我畫下這幅珍貴的油畫。

也許生活中的驚濤駭浪比大海更狂暴、更險惡；也許有一天，在艱苦的掙扎和搏鬥中用盡了力氣，終於沉下去，但我會像油畫中的漁家少女一樣，從容而鎮定，心裏沒有一絲恐懼。

世界文壇失去一位詩人

米一葦

安哥拉總統尼多在今年九月中旬病逝。這不但是安哥拉人民失去他們崇敬的領袖，世界文壇也失去了一位有成就的詩人。

尼多在學生時代（他是學醫的）就積極參與爭取民族獨立的活動，並且也以詩歌作爲獨立運動的武器和號角。

他因參與民族獨立活動，多次被捕下獄，但每次葡萄牙殖民政權都在西方文學界的壓力下讓步，尼多才能獲得有限制的自由。他把他的第一個詩集《尼多詩集》（1957）的全部收入作爲營救政治犯的基金。

他另外的詩集包括有《詩》（1961），《擦去眼淚》和《神聖的希望》（這是葡文和意大利文對照本）。

葡萄牙文學評論家馬丁河在一篇評論尼多的詩的文章中說，尼多跟許許多多的非洲作家一樣，把民族獨立運動也當作文化運動，所以他們都把文學活動和政治運動聯系起來，使詩人和戰士成爲二位一體。

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般，文化復興走在民族獨立之前。詩人和作家之成爲戰士，是理所當然，不足爲奇的。

尼多向以葡文寫作，但他在詩中穿插了金班都語和引用安哥拉傳說的人物和典故。他的詩作已分別被譯成英文，俄文、中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文等等。

外國文訊

周文珊

詩人歌德的故居

今夏西德之行，收穫相當豐盛。除了在波恩參觀了樂聖貝多芬的故居之外，又在法蘭克佛（Frankurt），憑弔了詩聖歌德的出生屋。

法蘭克佛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城市，當我抵達該城的火車站，正預備向「問訊處」請代訂一間旅館，櫃枱後面的人，將我一指，來到一部電腦機器前，我依照旁邊的指示，就在電腦的安排之下拿着自己所將住的酒店訂單，並

向電腦繳付了訂洋。由於在選擇酒店時，我選了一家離火車站不太遠的，可以安步當車，因此很順利的到達目的地。

當日這間酒店竟成了東方人的天下，有一團日本遊客已經住入，我這遲到者，還佔有一間雙人房。晚間，到樓下餐室用膳，並請接待處代訂次日參加市區遊覽團的票子。櫃枱的值班人，起初還以爲我是屬於那個日本遊客團的，經過解釋之後，他才知道我只是一個獨行俠！

第二天，很容易就找到旅遊巴士的總站，參加這一團的人，有來自英、美、法、西、意各國遊客，這位中年的女導遊，以英語和德語爲作介紹。

她很驕傲的介紹這個歐洲的心臟城市，它雖然不是古代德國王朝國都所在地，但自一五六二至一七九二年，也有數個王室曾經在此加冕。所以她先帶我們去參觀那間富有歷史價值的天主堂。可惜戰爭的摧毀，使這教堂所剩無幾，現在所見是經過戰後重修的，雖然外觀與早年一樣，但裏面陳列的文物少得可憐，使人憶起德國在戰後的淒涼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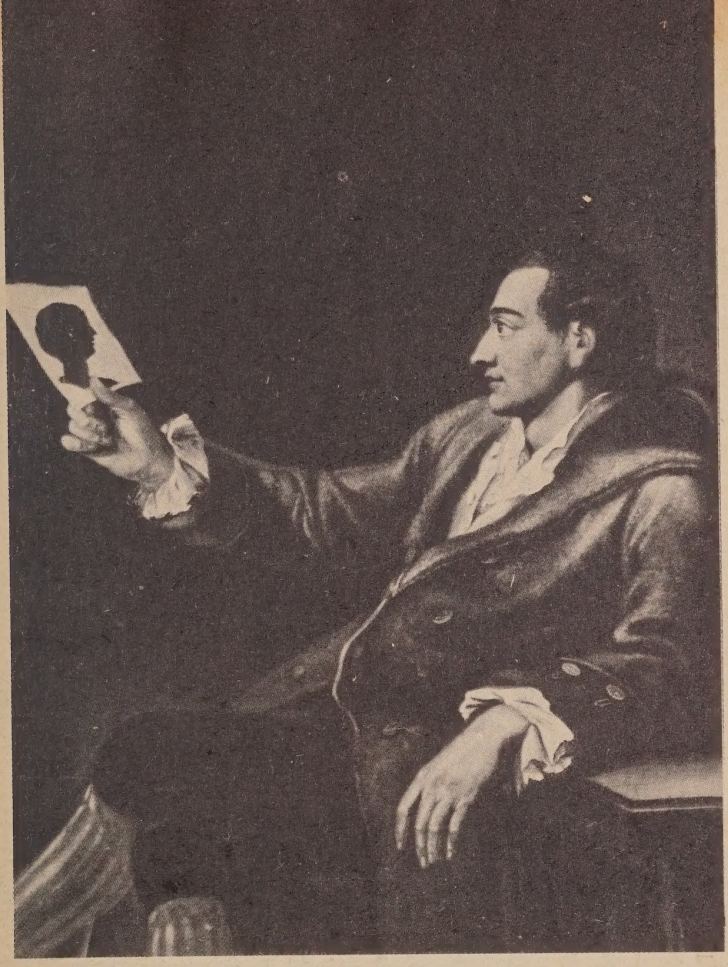
離教堂不遠處，有一個羅馬帝國的地下城，據說是因修建地下鐵路而發現的。這座斷牆殘磚的古城遺跡，剛巧與附近的現代建築物，互相映輝。

別名稱爲「羅馬」（The Romer）的大會堂，是城中一個歷史標記，它建於一四〇五年，直到今日，還是法蘭克佛市民的活動中心，外表建築極爲雅致：粉紅色的外牆，加上手工精細的雕刻。可惜當時市長正在接待意大利來的外賓，我們只能在門外欣賞。

經過繁華熱鬧的街道，了解到這是歐洲的經濟中心，這兒經常舉行世界性的展覽會，由重工業產品到蘭花展，無一不備。一年要吸引一百多萬來客，有將近三百間的銀行，所以法蘭克佛是德國僅次於漢堡的大城。

詩人歌德的出生地，是一間相當寬大的房屋，共有五層樓高。當我一見到這房子時，便向同行的一位英國遊客說：「歌德一定相當富有，他居於這樣一座華厦。」待聽過導遊的解釋，我的估計果然不錯，原來歌德的父親，曾經是法蘭克佛的市長。

室內依然保持着歌德在生時的陳設，其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豐富的藏書之外，有一座木偶戲的劇台，小型的，據說是歌德的父親送給他的生日禮物。歌德的父親對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視，對他管教甚嚴，這座劇院雛型，對於歌德後來一些戲劇性的人物描寫，有極大的啓迪作用。其時童年的歌德和他的妹妹，爲了要更有效的發揮這劇院



的作用，曾經自己寫劇本，造人物，把木偶戲作爲兄妹童年的良伴，也使家庭中帶來不少歡樂。

還有兩樣東西，可以反映出當時歌德的家庭情況，也是時代文明進步的留痕：當時還沒有自來水，要利用自己家特製的抽水機，歌德家就有兩架，一架在花園中，一架在廚房裏。現在抽時，還有涓涓細流，聽說當時全市有這樣設備的人家並不多。

另一樣是特別的燙牀單設備。這座機器倒是龐然大物，當然那時一定用炭火的小燙斗來燙衣物，但是這些官宦之家，他們除了每天用的床褥之外，還有洗得潔白直挺的桌布等，這樣的巨型壓平器，因爲並不用火，是專門壓大件的洗滌物，還有專門放置這些家庭用具的雕花

大櫃，與中國一般富有之家差不多。

歌德是一位藝術的多面手，在他的書房中，掛着幾幅剪影，除了他本人之外，還有他最熱愛的夏洛蒂、《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女主角。他曾經有不少女朋友或愛人，但夏洛蒂是其中最有份量的一位。看着那張側面的剪影，的確使人幻想到美麗夏洛蒂的嫵媚神態。

這些房間收藏着琳瑯滿目的許多名畫，歌德的父親喜歡藝術，有一位法國的名畫家，當窮愁潦倒時，曾寄居他家裏，所以當中有不少作品出自這位名家筆下。

歌德在這屋子居住的時間並不太長，當他廿七歲以後，大部分的時間，居停於充滿陽光的意大利。早年是爲了避開嚴父，到父親去世後，他也很少回來。爲了安慰慈母，他常常寄給母親自己的剪影，也時時拿着母親的剪影，廻環瞻顧，表示念念不忘之情。這裏我介紹了一張照片，是歌德的油畫相。他手上拿着的就是慈母的剪影。慈母的愛，對於這位詩人，還是佔着生命中最重要之一環的。

法蘭克佛位於泯河（Main）兩岸，山明水秀，人傑地靈，難怪能夠產生這樣的文學天才來！

西方書商醞釀抵制蘇聯書展

秦　毅

每兩年舉行一次的莫斯科圖書展覽，今年九月間，在蘇聯文化部長皮約特·德朱切夫主持下舉行。

爲了舉辦這次書展，莫斯科海關的官員們和負責思想調查工作的專家們忙了一陣，緊張地檢查準備展出的好幾萬册來自西方國家的書籍。他們沒收了其中的一部分，同時扣留了另外一些書籍準備再作仔細檢查。

許多西方出版公司事前都挑選了他們認爲不致觸犯莫斯科書展組織者禁忌的書籍寄去。但美國幾家大學出版社駐倫敦的一位代表却持有不完全相同的主張。他說：「我們運去的是我們認爲最好的書籍。我們的看法是：如果存在檢查制度的話，就讓蘇聯人自己去檢查吧，也讓我們看看他們的檢查。」

蘇聯對美國出版商的熱心參加表現了一定的顧慮而進行了某些阻撓。他們撤回已發給美國「任意出版公司」（Random House）主席羅伯特·伯恩斯坦前往參加莫斯科書展的簽證。美方發言人的聲明指出：美國出版協會對蘇聯此舉表示「深切的遺憾」。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出版公司亦皆表示：今後除非蘇聯保證不阻撓和禁止圖書的展出，否則他們對未來的兩年一度的莫斯科書展將採取抵制行動。

梅勒的新人

錢歌川

我在《客邊瑣話》一書中，載有一篇介紹美國名作家梅勒（Norman Mailer）的文章，說他一部小說的稿酬，就達到一百萬美元的鉅額。不過他用度浩繁，每年非得有二十五萬元，是不夠開銷的，因爲他有好幾個離了婚的太太，每個人都得付給大量的贍養費，所以他有時還不免要鬧窮呢。

最近四年來和他同居的新人，是一個美人兒，來自美國中部的阿肯色州。據《紐約時報》的記者裘娣·克雷梅斯拉德女士說，像梅勒的新人諾麗斯·邱吉（Norris Church）這樣的女人，在晚會中總是要引起人們注意的。第一點，她通常是那兒最美麗的女人，一般在大城市中，這是不容易的，因爲其他的女賓，看去好像每個都是時尚的模特兒似的。她身軀頎長，而很苗條，赭色的眼睛正配合她褐色的頭髮，潔白的皮膚光滑無比。另外一個理由，就是經常在她身邊的那個比她矮的男人，正是名作家梅勒，這也使你要注意到她了。

邱吉女士現年三十歲，是梅勒同居的賦友，爲他主持中饋。又是現在剛滿一歲的梅勒的第八個兒子，名約翰·野牛（John Buffalo）的母親。這樣說來，令人聽去好像她只是一個爲梅勒燒飯生孩子的人，其實不然。

邱吉女士最近剛完成了她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小的小石城小姐》（Little Miss Little Rock）（注）的一百頁原稿，交給她的經紀人去了。小說的內容是描寫一個在阿肯色州贏得競賽的美麗的孩子，長大以後遷居到紐

約市的情形。她說這多少是根據她自己的生活寫的，因爲她在三歲時確曾贏得「小小的小石城小姐」的頭銜，現在又遷居到紐約市。這是一部寫實的自傳體小說。

她又加緊在作油畫，想畫到一個相當的數量，就來開一次個展。還有，她也將在實驗劇場，參加合演梅勒導演的，威爾遜（Lanford Wilson）編的一個喜劇。

大家把五十六歲的梅勒，看做西方世界的一個大男人主義者，但聽邱吉女士說，他「鼓勵」她去追求個人的名利，不免會感到驚異吧。

「他是很袒護女人的，」邱吉女士坐在她客廳的沙發上，對記者强調地這樣說。她和梅勒帶着四個孩子（兩個是前妻生的，一個是她帶來的拖油瓶，一個是她和梅勒生的），住在紐約市布洛克林高地褐色砂石建築，三組構成的合作公寓中。

「幾年前他得了一個那樣的壞名聲，是很不容易擺脫的，」她繼續地說下去。「但他對我一直很好，鼓勵我做一些我想做的事，做一個我想做的人。當然，有時我們也要吵架，不過最後總是一笑了之。」

她回想那天梅勒答允爲她看那一百頁的小說原稿時的情形，至今還是滿懷高興。「他拿了那部稿子到下一層樓他的辦事室去了，」她說。「我在樓上心情忐忑地等待着。我生怕他看了不喜歡，幸而他走上樓來對我說，『我放心了，這部稿子居然比我所想像的更好，我相當喜歡它』。」

邱吉女士是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次遇到梅勒的。那時她在阿肯色州羅素村一所中學裏教美術。她在阿肯色工藝學院畢業才三年。梅勒去那裏訪問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老朋友。她回憶到她和梅勒初見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我那天穿的一條牛仔褲，襯衫緊繫在腰上，脚上穿一雙楔形後跟的平底鞋，我身高六呎二吋，而梅勒只有五呎八吋，我比他高出六吋。我走到他跟前對他招呼：『梅勒先生，你好嗎？』他和我應酬一下，轉身便走出房間去了。」

聽來好像他對邱吉女士不感興趣似的，可是那天晚上他們終於兩人同去吃飯，談得很是投機。

她說起她是在家鄉那個只有兩千人的小鎮上長大，夏天到一個泡菜工廠去做工，父親在一個青年就業訓練中心工作，母親經營一家美容院，梅勒聽得很是入神。

而在她這方面，也就發覺梅勒「可愛，有趣，機智，而又性感。他就是這樣對你毫無拘束地談話，使你覺得房子裏沒有別人似的。」

在那兩星期之後，梅勒又來到阿肯色去找邱吉了。她那時的名字是巴巴拉·諾麗斯，她曾和一個研究野生物的生物學者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麥修，現在有七歲了。

就在那個夏天，邱吉女士到紐約會晤了梅勒之後，便辭去了她教書的職務，賣掉了她的房子，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帶着她的兒子，搬到紐約布洛林高地梅勒家來了。

「這是不是有點瘋狂呢？」她說。「我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阿肯色呀。」

她對於梅勒過去和女人打交道的一本經：他結過四次婚，目下正和他第四號妻子，轉入一場離婚訴訟中，那位女演員伯佛來·彭雷，正在控告他在他們結婚生活的六年當中，不斷在追求別的女人。他更早的一個妻子阿德兒·莫拉爾斯，也曾一度控告他在一次夫妻口角中，要用刀對付她。這一切邱吉女士都知道得很清楚，但她卻滿不在乎。

「從一起頭開始，我就覺得梅勒，是我所遇見的最令人愉快的一個人，」邱吉女士說，「而我的這種意見，至今沒有改變。當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過去了，不過那並沒有使我煩心。我是能夠照顧自己的。我和我第一個丈夫離婚的時候，我並沒有要他的贍養費。我想那是可笑的。我當時在教書，一年有七千二百元的收入，足夠維持我們兩母子的生活了。」

她來到紐約之後，把她的名字從巴巴拉·諾麗斯，改爲諾麗斯·邱吉了，並找到一份每小時七十五元的做模特兒的工作。她曾在《時尚》雜誌上出現，又做過皮大衣和太陽鏡等等的廣告畫面，直到她懷了兒子約翰野牛的時候，體重加了六十磅，才辭去了這些工作。

她說做模特兒是很有趣的，還有她和梅勒所參加的那些多彩多姿的晚會，也夠興奮的了。在那高度的文學集會中，邱吉女士說，她學會了的第一件事，就是「閉上我的嘴巴。」

「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她解釋說，「我時常不懂得他們所談論的是什麼，尤其談到世界大事的時候，所以我只好什麼都不說。」

卧房裏突然傳出嬰孩的哭聲，她便起身進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過了一會，她抱着約翰野牛出來了。那孩子長得和梅勒一樣，淺藍色的眼睛和突出的耳朵。

邱吉女士說，她僱了一個女人，每星期五天來家照顧野牛，所以她還是能夠寫稿和作畫的。但她又說，她要燒一家人吃的飯菜，又要替梅勒付出各種各樣的帳單。

「我們有五十萬元的債務，」她抱怨說。「我們在賓

斯頓的房子，爲着欠稅，已被沒收，我們得在二十天內趕快把它賣掉。梅勒賺不少的錢，但他要維持十四個人的生活，其中有兩個在大學，四個在私立學校讀書。等到贍養費的支票全部寄了出去，小孩子的學費完全付清之後，我們就只剩下三萬元，來做一年的生活費了。」

邱吉女士又表示她們的經濟狀況，不久可能會有改善，因爲梅勒的一部新作小說《劊子手之歌》現已脫稿，大約今秋就可以出版。還有他打算和格林合作，寫一本有關格林照相的書。

「而我現在也到學校裏教幾點鐘的課，賺點錢補償我兒子麥修的學費。」又說她和梅勒也想設法節約一點，少出外用餐，少出外旅行，少參加晚會，這些都是很花錢的。

問她是否還打算補行婚禮，她回答說，「我們有此計劃，不過結婚不結婚，我倒眞是無所謂的。當然，在阿肯色那種極其嚴厲的浸信教會的環境中，女孩子不正式結婚，是決不允許和人私奔或同居的。我想我家裏的人們，知道了我現在這樣，一定會嚇死了。」

（注）小石城（Little Rock）是阿肯色州的首府。

文藝書訊

■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文選　璧華編。共輯錄魯迅與梁實秋論戰的文章二十三篇，其中包括梁實秋發表於一九二七年的《盧梭論女子教育》，另附錄疑是出自徐志摩筆下的《〈新月〉的態度》。前者曾一度失傳，今重新披載，頗具學術價值。每篇文章之末附有編者的說明，對文章的出處、背景、要義作了闡釋，以期讀者對這場發生於三十年代的文藝論戰有所瞭解。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十元。

■以撒・辛格小說選　以撒・辛格爲一九七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創作上主張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並重。本書除了輯錄有關以撒・辛格的訪問記、作品介紹，還收入作者的七個短篇小說，大抵是寫生活在波蘭和美國的講意第緒語的猶太人，即刻劃了作者所謂「獨特環境中的獨特性格」。縱橫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七元五角。

■年輪　本書輯錄了一九六九年至七八年間香港大學的中文文學創作，凡八十餘篇，包括散文、詩歌、戲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大學生十年的創作路向，其中有不少篇章描述了學生從象牙塔式的教育走向認識社會的努力歷程，感情眞摯，創作技巧也漸趨成熟。港大文社出版，定價港幣十五元。

■吊住的黃昏　石君著。這是作者繼第一本詩集《綠苔》出版後的又一本新詩集，共收六十二首近作，取材較廣泛，在意蘊和技巧，都比前跨進一步。作者的詩，大多流露純眞的感情，與清麗的筆法融合爲一，並且擅於運用象徵手法和蒙太奇剪接手法，讀來倍覺新穎。新加坡萬里書局出版。定價坡幣二元。

點金術的殊途同歸

枕書

公元紀元前八到七世紀，位於小亞細亞的弗利吉亞有過一位國王，名叫邁達斯（Midas）。希臘神話中，也有位國王，名字也叫邁達斯。看來這兩人之間，沒有什麼直接干係，因爲前者的文治武功，都不怎麼值得敬佩和紀念；而後者在評判阿波羅與潘二人的音樂比賽時，有欠公允，結果，阿波羅罰這位聽覺失靈的國王，長出一對驢耳朵。此外，這位國王，是位狂熱的黃金崇拜者。

由於他招待過酒神的隨從，爲了酬答這份人情，酒神巴克斯向邁達斯提出：國王可以隨心所欲地向酒神要求酬勞，不論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必定會得到滿足。

這一下，可眞把邁達斯樂壞了。他毫不猶豫地提出，他的要求不過是：任何東西，只要一經邁達斯之手，便立刻變成黃金。

邁達斯的這一小小要求，立即被滿足了，像他所要求的那樣，任何東西，只要和他的手一接觸，馬上變成黃澄澄的金子。多少年來，他一直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成了現實，對邁達斯說來，這該是何等的稱心如意，在他眼裏，現在，這個世界又是何等美好……。

可是，可供邁達斯高興的時間並不太長。

當他沉醉在歡樂中時，除了金子，什麼也不去想它，可是漸漸他的肚子開始和他的笑逐顏開不協調起來——他有點感到餓了，他一如既往地走向他的麵包盆，當他拿起

不喝得不吃子金在於終，人的子金了成變都切一把，願心的己自照按
得之下活活地餓死喝死了。

一塊麵包朝嘴裏送時，入口的竟不是柔軟和帶有香味的麵包，而是冰冷、堅硬的黃金，差一點把他的牙齒崩壞。一連試了幾下，都是如此。邁達斯想，我吃不成，不如喝點水，可是他的手把水杯一舉，這個本來極普通的飲水杯便內內外外，上上下下全都成了他過去朝思暮想的黃金，他定神一看，半點也不假，眞的是黃金，它發出的金色的光芒，正在他眼前一閃一閃地閃耀着……

邁達斯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滴水也無法弄到口中，更不用說麵包了。在他的週圍，一切的一切都是金子、金子、金子，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金子。現在國王邁達斯擁有世界上最多的黃金，他要多少就有多少，可是他却無法吃到一口食物，喝到一滴水。

美國出名的文學家、《紅字》的作者霍桑（Hawthorne）把有關邁達斯的神話，改寫成供兒童們閱讀的童話，並收入了在西方至今還是重要兒童讀物之一的《A Wonder Book》，這書早在數十年前，中國已有過譯本，書名叫《古史鈎奇錄》。

根據霍桑的說法，邁達斯的唯一愛女，也被他親自用自己的手將她變成了黃金！

神話中的邁達斯，在無法抗拒的飢餓、口渴的教訓下，

終於省悟到：對活着的人說來，食物和飲水比黃金更寶貴，沒有黃金，人可以活下去，沒有麵包和水，人便無法做爲人！邁達斯不得不萬分懊喪地央求巴克斯收回那份曾經使自己高興得如醉如痴的厚禮。巴克斯同意了，要邁達斯到拍克托拉斯河中去將它洗掉。邁達斯怎敢怠慢，馬上跳進酒神指定的那條河中，爲了活命，他再不要那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黃金了。

只因邁達斯的手，有過一番那樣不平凡的經歷，他縱身入河，初入水中時，手總不免要與泥沙接觸，據說，這便是小亞細亞的這條河盛產金砂的由來。

中國古代也有「點鐵成金」之說。「東坡用（白）樂天語作小詞，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也。」（《竹坡詩話》）又如：「黃魯直（庭堅）稱杜老詩，如靈丹一點，點鐵成金」，「囊中曾有藥，點土亦成金」，「安得龍猛筆，點石爲黃金」……所有這些都是指借助於某人或某物之能力，將某一常見的東西（鐵、石之類），變成了珍貴的黃金。這裏所說的「鐵」「金」都是象徵性的虛擬，這種「變」也是有條件的，所以「點鐵成金」在中國成了意爲「憑藉大力，將本來很平凡的東西（特別指文學作品）改成爲非常了不起的珍品」的成語。它和邁達斯的可以隨心所欲、漫無邊際的亂「點」一通，有所不同。當然中國也有不是比擬而是貨眞價實的「點石化金」的神話：《列仙傳》：「許遜，南昌人，晉初爲旌陽令，點石化金，以足逋賦」。這位神仙點石化金，目的在於設法滿足政府的苛索，減輕老百姓的負担，難怪他後來會「拔宅飛昇」，這位許遜便是千百年來一直受到某些人（特別是江西人）頂禮膜拜的「許眞君」，許多地方（包括海外）的江西會館用作「許眞人祠」也是由於此一緣故。

同樣都是神話，許遜的要黃金是爲了讓廣大人民活下去，而邁達斯則完全是爲了滿足他這獨夫的貪慾，從這個意義上說來，許眞君要比國王邁達斯高明得多。

比邁達斯的故事更令人痛快的是《聊齋誌異》中的關於一大臟官在陰間的遭遇的描寫：

（閻羅）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髮鬚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堵上如丘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頗，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卷五《續黃粱》）。

這位當年不可一世的「大佬」（擁有家私三百二十一

萬！）的下場，比邁達斯還要慘，這大概是因爲邁達斯是用手變來，而贓官則是靠巧取豪奪、敲骨吸髓地搜括得來，所以人們在神話中給他們處分不同，以示區別。蒲松齡如此恣情縱意地鞭撻貪官墨吏，讀來着實痛快，令人不禁爲此浮一大白。

無論希臘神話中的邁達斯還是《聊齋誌異》中大貪官，都不僅僅是神話而已，其實，它們都是深刻的寓言。看來，今天的「邁達斯」們，對黃金的胃口，並不亞於當年長着一對驢耳朵的國王，不然，每逢金價漲落時，黃金市場中這些人進進出出，也就不會那樣的如醉如痴和寢食俱廢了。

這裏且不去研究那些拜金教忠實教徒的胃納如何，不妨說一個與上述神話有關的笑話：

一貧士遇故人於途。故人已得仙術矣。相勞苦畢，因指道旁一磚成爲赤金贈之。士嫌其少。更指一大石獅爲贈。士嫌未已，仙曰：汝欲如何？士曰：願乞公此指（馮夢龍《笑府》）。

無論從哪方面看，馮夢龍說的這個笑話，都比邁達斯的故事高明，儘管有着許許多多不同處，但在實質上，二者所說明的是同一問題——對貪鄙的嘲諷。不同的僅僅是表達方式，而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笑話，似乎要比邁達斯的神話簡潔、洗煉、生動和形象化得多。

關於《笑府》，順便在此作些介紹：

馮夢龍，明末秀才，是以「墨憨齋主人」的別署而知名於世的文學家。古代白話小說中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便是他的名作。

馮夢龍在文學上的成就及其得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有詳盡的分析、評介，這裏不贅。

這裏要指出的是，《笑府》是流傳極廣的《笑林廣記》的前身，如問是誰將《笑府》鋪演成《笑林廣記》的？目前除從《笑林廣記》的署名知道是位「遊戲道人」外，其他一無所知。

《笑府》的傳本極稀見，現在能見到的是「風來山人刪譯」的日本刻本。兩三百年前（十八世紀），風來山人在日本的名望和地位足以與馮夢龍相頡頏。日本的這個刻本，究竟眞的是風來山人親自刪定逸譯的，還是書估冒用山人的名義以漁利，因無佐証，不敢妄斷。

不過，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頗爲重要和十分有趣的問題，它雄辯地說明，《笑府》和《笑林廣記》等中國古代民間文學的名著，在日本同樣也擁有廣大的讀者。

東西方關於黃金的神話和傳說都相當多，不可能一一盡舉。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有個古老的傳說：天上的虹着地

之處，其下必有黃金，只要你努力去挖掘，一定不會使你失望。因而英語中有所謂「臘虹者」（Rainbow-Chasers），意即什麼地方出現了虹，他便朝虹的盡頭奔去，想去發掘虹觸地處的黃金。這當然是百分之百的胡謅，因爲虹遠在天邊，高在天上，它根本就沒有觸地之處，你又何從去挖掘呢？所以 Rainbow-Chasers 這詞，在英文中已成爲「白晝做夢」，「異想天開」甚至「神魂恍惚」一類的同義語。

也許會令你驚奇的是，中國古代竟也有虹能吐金的傳說，公元第五世紀時的劉敬叔（劉宋時人），在他的《異苑》中，有如下的一條記錄：

晉義熙（公元四〇五——四一八年）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意爲虹入薛願家，吸他家釜中的水），須臾，豗響便竭。願輦酒灌之（薛願將酒傾入釜中），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這兩個古老的傳說是如此的相似，不同的是，在英國，虹吐的金要你自己去挖，而在薛願家中，黃金是虹自動吐入釜中（中國是「釜」，英國的傳說是「土中有一缽黃金」），眞是唾手可得，連挖的勞動都不必化。

關於虹能化金，西方還有個傳說，當天空中出現虹時，如將頭上戴的帽子拋將上去，只要接觸到虹霓的光彩（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這頂極平凡的帽子墜落下地時便成了金帽子。據說有過一位邁達斯式的人物，有一次眞的將他頭上一頂嶄新的帽子向天空中出現的虹攫去，結果，落下地時落在糞窖中。

據說香港現已成爲僅次於蘇黎世及倫敦的世界第三大黃金市場，每天交易總額，高達一百萬（金衡）両。大大超過美國全國所有黃金市場任何一天的交易總額。金銀貿易場中的金磚、金塊，數量之多也許只次於當年邁達斯，多少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都寄托在這些冷冰冰、硬綁綁的東西身上。靠這種東西發財致富的僥倖者，固然也有，但大多數均不免鎩羽而歸，成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 Rainbow-Chasers。

我想，在金價狂漲的今天，重過一下邁達斯以及諸如此類的故事和傳說，恐怕不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七律四首

李學鑫

讀百蘭山館詩集

採藥還山故故遲，（集中詩意）初衣未遂夢誰知？偶因蝯叟馳方駕；蚤識曹公擅賦詩。（《咏魏武》有「賦詩才比用兵優」句。）世綵昌黎成佚獲，高齋持靜亦難支。（《持靜齋書目》五卷，其尤精者，景祐本《漢書》。世綵堂《昌黎集》今散佚矣。）吳民若與論功罪，繡像人家待買絲。（葉菊裳《藏書記事詩》注云：「中丞御吏嚴而愛民如子，身後誘譽參半。實則精明慈惠，文襄之後，能福吳民者，公其一也。」

讀塾菴詩存

識名中歲恨生遲，枌榎婆娑鄉曲知。一月照人平谷句，五言選體塾菴詩。（公《平谷》詩有「一月照人愁欲絕」之句。《石遺詩話》云：剛甫五言古，工爲選體。）躬耕晚節還陳力，風雅微官老度支。寂寂棉湖墟上路，參差寒菜貿春絲。

悼馮嶺梅

取義成仁不計遲，名昭史簡鬼神知。雲濤莽眇含元氣，海月陰沉得小詩。（魯迅先生悼詩有「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句。）嶺外羅浮梅蕊落，人間世故骨骸支。（「儘着筋骸支世故」元遺山句。）且看變地回天日，衣帛長溫織女絲！

悼黃昌祺

斜月烏橋墜影遲，深情淺語解人知。行吟筆力侔雙井，辨證洞幽敵百詩。書幌香收聲細碎；藥爐煙淡話離支！梅林山下臨歧路，落盡梅花見柳絲。

《三國演義》人物通俗談

阿德

離開了水的魚——劉備

劉備爲了得到一位有本領的軍師，三顧孔明於隆中草廬。當他聽孔明說「不能奉命」時，哭得「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孔明感其誠，終於離開隆中同他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大事。」（《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關、張二人不悅，劉備說：「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第三十九回）

劉備沒有說錯。孔明幾十年如一日，爲他佔荆州，據西川，南征北戰，出謀劃策，鞠躬盡瘁，充分發揮了「水」的作用。劉備做的也不錯。他待孔明如師，言必聽，計必從。因此，由小到大，從流亡到有地盤，最後當上蜀漢皇帝。

可是，劉備當了皇帝之後，他這條「魚」離開了「水」。所謂魚離開了水，不是指劉備離開孔明身邊，而是說背離了孔明聯吳抗魏的策略，對待孔明的態度變得傲慢了。

劉備想起兵攻打東吳，爲關羽報仇。這是一件蠢事，都不以爲然。趙雲諫曰：「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學士秦宓奏曰：「陛下舍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劉備拒諫，要殺秦宓。孔明上表救秦宓，勸劉備「納秦宓金石之言」。可是劉備看畢，擲表於地

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他根本不考慮上表的是他「待之如師」的丞相。這不僅頑固，簡直是橫蠻了。（第八十一回）他忘了當年在隆中聽孔明對天下大勢的分析和定下的聯吳抗魏的策略，忘了「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如撥雲霧而睹青天」那番謙虛的話。

劉備冒失進兵，隨軍衆官苦諫，他一點也聽不進去。馬良勸說「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可是劉備却說：「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第八十三回）他連營七百里，自以爲可以取勝，沒想到此舉是自取滅亡。魏主曹丕笑他不曉兵法，「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孔明得到報告，拍案叫苦，說：「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雖然孔明令人速去叫「改屯諸營」，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東吳陸遜果然用火攻，把劉備這條離開了水的魚燒焦了。（第八十四回）

劉備把自己比作魚，把孔明比作水，而他偏偏離開了水，遭到慘敗，連老命也送掉了，不亦悲乎？

可敬的諸葛丞相

魯迅先生說《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這是批評小說對諸葛亮作了一些荒誕不經的描寫。魯迅先生說的完全正確。不過，今天處於科學發達時代，讀《三國演義》誰也不會相信「登壇作法」、「呼風喚雨」確有其事，只覺得諸葛亮是一位可敬的人物。

諸葛亮的可敬，除他卓越的軍事、政治才能外，那就是他有高尚的思想品德。

首先是：嚴於責己。

馬謖失街亭，造成嚴重的損失。作爲統帥，諸葛亮斬馬謖是應該的，因爲馬謖罪不容誅。但諸葛亮並沒有把罪責全推給別人，而是認爲自己「不能訓章明法」，「授任無方」。因此，「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而且，他希望人家批評他的錯誤和缺點，說：「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勸攻吾之闕，責吾之短」。（第九十六回）一個官居極品、大權在握的丞相，能如此嚴於責己，虛心接受意見，這多麼可貴，多麼可敬！

其次是：不貪財。

諸葛亮本布衣之士，「躬耕於南陽」。當丞相後，成都的家「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算是他的財產了。這比當時的中小地主的田畝還少。他給後主的遺表說：「臣

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第一百四回），可謂廉潔得很。

又次是：不好色。

諸葛亮是丞相，曹操也是丞相。雖然不能說曹操是好色之徒，但他有求妓行爲。而諸葛亮終身只有一位夫人（黃承彥的女兒），而且是一位貌寢的夫人。當時不要說丞相這樣的大官，其它一般官員納妾者也頗不乏人。有的做官前只有一位夫人，做官後便妻妾成羣了。諸葛亮做官後，並未嫌妻不美而再娶，實在難得。

像諸葛亮這樣品德高尚的丞相，可敬，可敬得很！

深明大義的貂蟬

《三國演義》寫的女性只有幾個，用墨較多且寫出性格的算是貂蟬了。

貂蟬自幼爲司徒王允「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她的地位低下，但思想却崇高得很。王允想除掉殺人如麻的害民賊董卓，對她說：「我觀二人（董卓、呂布）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諜間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貂蟬毅然允諾，並表示「萬死不辭」。呂布是董卓的義子，王允用連環計借呂布之手除掉董卓是一個好辦法。這對貂蟬來說，爲了實現此計，願意遭受肉體的蹂躪，甚至冒着生命危險，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了。

貂蟬的可貴，不是表現在單純的報王允之恩方面，而是在爲了殺死害民賊表現出來的主動精神方面。她見王允「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因此長吁短嘆。當然，她也有報恩思想，如對王允說：「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但這是次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貂蟬的可貴，還表現於她沒有個人野心。本來，像她這樣年輕貌美，能歌善舞，又被實際上是萬人之上的董太師所寵愛，完全可以爬到榮華富貴的頂峯的。董卓也曾這樣告訴她：「吾爲天子，當立汝爲貴妃。」可是她從來不是這樣想的，她想的是「丁香舌吐衝鋼劍，要斬奸邪亂國臣。」這和那些靠美色攀龍附鳳乃至於想爬上女皇寶座的女人比較，貂蟬的形象就顯得特別高大了。

貂蟬用自己的言行，證明她是一位可愛可敬的人，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女性。

楊修也在夢中耳

《三國演義》中的楊修，聰明多才，爲曹操行軍主簿。他「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綉成。開談驚四座，捷對冠羣英。」然而，曹操並不喜歡他的才，最後還殺了他。

楊修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惑亂軍心」。他聽說曹操把「鷄肋」當作夜間口號，「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他說：「鷄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曹操爲此大怒，這就把他殺了。

其實，楊修的如此結局，是早已定了的，因爲曹操早想殺他。

曹操造一花園，園門太闊，在門上寫一「活」字。衆人不曉其意，楊修一下就點破了：「門」字裏面一個「活」字，是一個「闊」字，丞相嫌門大闊。塞北送來一盒酥，曹操在盒上寫「一合酥」三字，楊修見了，便跟衆人分而食之，還回答曹操說：「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曹操恐人謀害，說他夢中好殺人。一日，曹操假睡，殺了爲他蓋被的侍者之後，復上床睡。事後還假裝不知，「痛哭，命厚葬之。」「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嘆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這些都擊中了曹操的要害，所以曹操十分惱怒。

後來，曹操選擇世子，楊修站在曹植一邊，多次爲曹植出謀。這使曹操非常惱恨，「已有殺修之心」。至於什麼時候殺，借什麼理由殺，對掌握生死大權、善於玩弄權術的曹操來說，是簡單不過的。

本來，楊修對曹操所要的「聰明」，不要去點破，而是順着講一些好聽的話，那麼，不但不致被殺，而且可以升官！不過，楊修沒有這樣做，這恐怕是他那恃才放曠的性格的驅使吧。

楊修畢竟被殺了，但他沒有覺察到曹操早有殺他之心。他曾說被曹操殺的那個侍者是在夢中，而他自己也是在夢中耳！

蔣幹中計

蔣幹在《三國演義》裏，不是大人物，但是一個出名的人物。他之所以出名，是因爲中計；他那愚蠢而自作聰明的形象，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曹操在三江口受挫，又被周瑜暗窺水寨，求計於衆將。不等曹操說完，蔣幹便來一個毛遂自荐。

蔣幹：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凭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

曹操：子翼（蔣幹）與周公瑾（周瑜）相厚乎？

蔣幹：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

曹操：要將何物去？

蔣幹：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

幾句簡單的對話，看出蔣幹很有把握，信心十足。他認爲說服周瑜來降而且必定成功的根據是，第一同周瑜是老同學，第二是自己有三寸不爛之舌。然而，他所想的完全脫離實際情況。

周瑜是主張抗曹的主要人物，看到曹操遣使送來書信上「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字樣時，便把書信扯碎，扔在地下，並斬來使，而且在三江口勝了曹軍一陣之後，又暗窺了曹軍水寨，其破曹態度之堅決，是可以想見的。蔣幹想用老同學關係說服周瑜來降，豈不是妄想！周瑜是東吳三軍統帥，足智多謀，蔣幹靠三寸不爛之舌，怎能有絲毫取獲呢？

果然如此。蔣幹過得江來，見周瑜剛寒暄一句「公瑾別來無恙」，便被周瑜點破「作說客」的題目，牽着鼻子走。在酒宴上，周瑜令太史慈佩劍監酒，「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接着，周瑜帶蔣幹到帳外看軍士和糧草，以顯示兵精糧足，並佯醉大笑曰：「……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把一個有三寸不爛之舌的蔣幹嚇得面如土色，啞口無言，迫他進一步上圈套。周瑜與蔣幹同榻共寢，故意讓蔣幹看到蔡瑁張允要殺曹操的假信，聽到周瑜說的「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一些「夢話」。這一切，讓蔣幹深信不疑，盜假信而去，使曹操殺了周瑜認爲「深得水軍之妙」的蔡瑁張允。蔡瑁張允是曹操水軍都督，周瑜除掉此二人，爲破曹創造了條件，而蔣幹爲此立了一「大功」。（第四十五回）

後來，蔣幹再一次過江，再一次中計。蔣幹用自己的言行，說明他是一個典型的愚蠢而自作聰明的人。

在現實生活裏，像蔣幹這樣的典型不多，但愚蠢而自作聰明的人却不少。愚蠢者大多自作聰明，而自作聰明者必定愚蠢。這種人從不承認愚蠢，只覺得比別人聰明，往往弄巧成拙，把事弄糟。

想一想蔣幹爲什麼會中計，我們會受到教益的。

老人與狗

東瑞

殘陽想抓住天上任何一朵雲彩，不願默默地西沉；到得它明白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就把最後的餘輝照得廢墟一片亮閃閃；但一陣黃昏的風吹來，揚起一些沙塵，還是顯現出這一帶的淒凉和空曠來。

這兒的一座危樓，現在只剩底下的一排；原先它們都是一些店舖，也間雜有些住家，但此刻，也都剩下沒有頂的殘牆。牆的白灰和破磚凌散一地。有些是人去屋空，大部分却都保留着一些被丟棄的傢具、玻璃櫃。看得出拆樓之後很久沒有人來過了。

不過，當夕陽終於西沉，圓月的蒼白笑臉悄悄在淺藍色夜幕上隱現，這兒驟然熱鬧起來了。第一聲狗吠好似催收工的號令，接着，第二聲狗吠遙相呼應，接着，汪汪汪，汪，汪——各種不同的狗叫雜亂無章地響起來了，拚命叫，胡亂吠，把這廢墟的夜空點綴得十分恐怖。又接着，在浮動的朦朧夜色中，一隻隻的狗兒披着渾身的塵，從外面覓食回來了。不一刻，就回來得非常之多，牠們大都往各自的舊居鑽了去。然後是在那沒有了頂的殘屋裏支起前肢，對着夜空慘白的月發愣。

原來這一帶以前治安不好，家家戶戶幾乎都養了一隻兩隻狗，縱使是商店，也養來用以壯胆色。自從拆樓

通知下達，各家主人携妻帶子，捲蓆搬床地陸續遷走，把狗，那些朝夕相處的狗全都遺棄在這裏。狗兒們懷念舊巢，每天出外流浪，求食，到傍晚還是回來這兒；有幾家的已瘦癟得不成狗形，大部分狗面癡呆，等傻了眼。

當烏雲黑沉沉壓上來，月亮倏地失去光輝，廢墟對角的一幢唐樓樓上，偶然會發出嗦嗦嗦嗦一陣輕響，輕響中傳來細柔親切的對語。

這時候，唐樓底下的士多店，伙計阿三抓着一瓶啤酒，橫肉痙攣幾下，細眯着眼，一手指天花板，對女主人神秘地說：——

「奇怪。老太婆搬來快一個月了，進進出出總只見她一個人。她到底是在跟誰說話呢？」

少婦正掀開半胸給七月大的嬰孩喂奶，大約是喂飽了，嬰兒兩隻小手在撫摩着媽媽的乳峯，她沒在意，順着阿三的手往上瞥去；就在這時，阿三提鴨似的脖子一伸，早就將那雪白的鮮紅的看了個飽；少婦發覺時，看到的只是阿三滿足的臉，於是罵道：

「你別老討我便宜！哼！」

「你聽，快聽！老太婆在講些什麼？」阿三若無其事地。少婦已扣好胸鈕。

「阿晶……乖，……過馬路要小心哦……乖乖地哦……回來阿嬸保豬骨湯給你飲……」樓上傳來老人微顫而帶點嘶啞的聲音。

「平時看她從不說話，」少婦說：「看來可能是個『腳綫婆』罷。」

廢墟那邊又傳來嗚嗚咽咽兩三聲狗吠，淒愴而悲涼。暗淡深沉的夜色把殘牆照成站立欲倒似的鬼影。

「我們這兒看來也快了！」阿三說：「昨天有人來查，說大裂痕就有十幾道。」

「我老豆急得……看來今晚定又失眠。現在租金漲到頂峯，不容易找到舖位呀。」

「喂，別忘了在老豆面前給我美言幾句——新舖開張再請我。」阿三有點死皮賴臉地。

「老豆說，生意越來越難做，以後不再請人了——你呀，夜裏玩女人、賭博、酗酒，一到白天渾身軟軟的，請也不會請到你啦！」少婦說着時，看到阿三臉色漸變；但也無可奈何。

死般沉靜中，開始響起關鐵閘的嘩啦啦巨響，狗又惶惶然吠了幾聲；少婦把頭伸出那未關密的閘縫中，想聽聽準備回家的阿三在外面嚷些什麼，只聽到他又恨又急地罵：

「你老豆不是人！妳也只是光會露奶給人欣賞的臭妓！淫婦！你以爲我不知道？你老豆還做其他的生意！對面拆樓，有幾家開店的，發了

達，平時只是不願搬；哼，樓一拆，就在尖沙咀那樣高級的地方重起了爐灶！可搬走時連一條狗都不願帶走！你們待我，就好像對一隻狗！……無情動物！×妳媽的臭××……！」

「住口！現在老娘就炒了你！」少婦怒得眼睛發紅，懷中嬰兒哇聲一哭；接着是沉靜，忽又很快響起閘門拉密的撞擊聲；廢墟那角的狗又好似遭到痛擊，悲哀無力吠了幾聲。

「阿晶……你乖乖睡呀……你比他們幸運得多了……阿……」當女少主要轉進後面的卧室，隱隱約約地又聽到二樓老人的聲音。她縮了縮雙肩，黑暗中，很怕有個鬼影向她撲來。

這時候，二樓的老人正躺在一張舊破木床上。窗外青冷的月光，照着她爬滿皺紋的臉。房裏似乎黑黝黝的什麼傢具也沒有。床下四週，却是橫七豎八地躺卧着一團團能蠕動的物體。老人也許覺得太疲倦，眼睛木愣愣地向上望。她一動不動地，黑暗中乍看像極了一具僵屍。只有當她那最心疼的個兒最小的黑色小狗，她喚牠阿晶的，縱身跳到她腋下和她親熱時，才聽得到她的一聲輕微的嘆息。窗外較遠的地方，有座平地而起的高樓，那兒射出來的光，刺得她眼睛發疼。酸澀的淚從凹陷的眼窩流出，和控制不住的口涎沾在一起。她迷惘極了，朦朦朧朧地好似有一縷烟霧，將她的思緒飄吹到遠處。那時候，她也曾住過華厦，和兒媳住在一起。媳婦生下阿晶時，她做了祖母，多麼地歡喜。但她嘮叨、囉唆、挑剔，和兒媳發生了爭吵。有一天兒子跟她說找到了新居，要搬。等新居安頓好了，才接她去住。可是不久當她按址前尋時，那兒住的根本不是她兒媳。她恍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她已忘了她當時的感受——數年來有兩句話總是絞着她的心：「我不該那麼好勝！我爲甚麼愛管他們的事呢？」但任是怎麼後悔也沒用了！她失去了依靠，只好去申請救濟，有關部門讓她每月領三百元。她從這兒搬到那兒，又從那兒搬到這兒，最後才在現在這週圍都是廢墟的唐樓上找到了一個又便宜又挺大的閣房。唉，此事還應該感謝房東呢。房東也是個孤單無靠的老婆婆。那天，她上來了，開門的老婆婆問：

「來租房的麼？」

「嗯……」

「東西多嗎？」

「喏——全都帶來了，就是這些。」老人答。當老婆婆側過她身，一眼瞥見老人身後大大小小顏色駁雜的七、八隻狗兒時，睜大了驚訝的眼睛，眉頭一皺，想一口回絕她，但她看到了老人眼角濕濕的閃光，和那一

副期求的苦臉，終於……。——想到此，她隱隱聽到身畔小狗阿晶均勻有致的呼吸，她很是喜歡，將手移過去，輕輕撫拍牠，像幾年前輕輕撫拍小孫兒阿晶一樣。

夜空黑沉沉地，月亮雖然已沒有烏雲遮住，也很羞澀地隱去了。廢墟上的狗，一隻也不叫了。只有底下士多店的老闆，因失眠而不斷翻轉身體，將床弄得咿咿發響。少東和少婦在另一個房間裏正密語着：

「阿三今晚又色迷迷地看我的……」

「可有摸？」懊惱、酸溜、微怒的男聲。

「……我炒了他，今晚。」

接着是嘻笑聲，燈熄了。

天亮時候，廢墟早就一片空寂。被遺棄的那一群狗，已爲肚子問題而出勤了；却有幾隻懶洋洋地，或者吐着舌頭，餓得喘氣；或者張着警惕的大眼，想從寥落的行人中找尋昔日那熟悉的身影，那豢養過牠的主人。當唐樓下的店舖陸續開市，五六樓的大人們走出樓梯口準備上班的時候，就看到老人手拎着一包用報紙包住的東西，從遠處的一個小斜坡慢慢地爬上來，後面浩浩蕩蕩地緊跟着她的那七八隻狗。老人坐在廢墟旁一棵大樹下的一塊巨石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她的狗兒圍着她，見那包東西，有的急得吠了幾聲。老人顫着手解開草繩，把包裏東西往地上一撒，那群狗各各覬準目標，竄奔過去，咬着了骨頭。每隻狗啃着一根，不多不少。廢墟上的狗見狀，也跑了過來，到明白沒有自己的份兒時，只好眼巴巴的，流着口水，垂頭喪氣地回到原處蹲着。

士多店的少東和少婦在店門口望着老人，女的忽有所悟似地說：

「老公，我忽然想到了，半個多月來，窗口飄進來的聲音，恐怕就是這老人和她的狗在講話！」

少東驚訝地：「是麼？那她的腦子豈不是有點那個？」他用食指貼在前額斜斜地比劃着。

「早晨見着她的房東——就是那個背子有點駝的老婆婆，我問她這老人沒人照顧，怎麼有錢養得起那麼多的狗！她說老人每月領的三百元，有一半就化在狗群的身上了呢。」

忽然，遠遠地有個胖子滿頭大汗走過來，還牽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他在廢墟中的一間停住，尋覓些什麼。

「那不是開小金舖的鄭老闆嗎？」少東說着，走出去和他打招呼。「鄭先生，您找什麼？」

「那天搬遷，到新店時把東西一數，少了一盒——雖然只是一錢多的戒指，但是，嘿嘿，你知道，現在金

價正漲得……」胖子嘴一咧，露出幾顆金牙，本想笑一下，表情忽如見鬼魅般僵住了。他看到自己以前店舖裏那隻花皮狗不知何時從廢墟中跑來，正用長舌黏着他的皮鞋。一邊還歡得將尾巴搖得極其快速。胖子臉色大變，蹲下，順手拾了一根粗樹枝，狗並不在意，又去舔小女孩的小腿。小女孩如老友重逢，用手梳着花皮狗的頭毛，一邊又嬌又憐地：

「爸，求你幾次了，小花拉眞可憐，我們把牠帶走吧！爸！你看牠瘦成這個樣子了。」

「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什麼東西！養牠做什麼？光吃不看門！何況牠老了，沒用了！」

小花拉蹲着抬頭，等待判決；但忽然，胖子手上的樹枝摔下來了，小花拉沒頭沒腦中了一擊，「汪——哇……」慘叫一聲，跑到廢墟上去了。

「爸！」女孩小眼躍出兩粒大淚珠。

「不行——你看，我們這兒七八間店舖，有哪一家搬時把狗帶走的？——不找了。回去吧！」胖子很是氣惱。

士多店少東笑着說：「你們走後，這些無主的狗日夜吠得也夠叫人心煩的了。」

「聽說你們這一幢也被宣佈是危樓？」

「嗯，也快了——」少東說到一半，聽到樹下的老人在說話了：「阿晶，阿毛，阿皮……乖，乖乖地……過馬路要小心哦……乖乖地哦，……回來阿嬸煑豬骨湯給你飲……」少東和鄭胖子一時愕然。他們看到老人顫巍巍站起來，慢慢向坡下走去，後面的狗，七八隻分成兩三排，整齊地宛然是個狗的部隊。

鄭胖子和女孩走後，一整天，不見老人和她的狗群。直到傍晚，當殘陽和海平綫相吻接，無力的餘輝照得廢墟一片清冷、凄涼時，她和狗群才回來了。黑洞洞的唐樓口吞沒了他們。

駝婆婆來士多店買油。女少主很感興趣地問：「阿婆。我們這座樓最久再過一個月也要拆了。你一定也聽說了吧。你那個房客——就是那老太婆，她打算怎樣呢？」

「她？」駝阿婆嘆了口氣：「她一直有病，臉色越來越黃了。她說她也快了，不過搬走時，她的狗她還是要一隻不留地帶走……。」

老人此刻已在二樓模模糊糊地走入夢鄉。天全黑下來以後，廢墟上的狗，嗚嗚叫開了，那聲音似乎比以前更顯悽厲和悲慘。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

一夜成名

陶然

強光燈當頭照了下來，楊銀嫦覺得有些刺眼。但她知道，她不能夠皺眉頭；只要她稍不留意，那麼，剎那間表現的神態，立刻就會暴露在大庭廣衆之前了。她必須微笑，支撐起臉部的每根神經，保持一種美麗的臉容——尤其是現在，現在這種時刻！

剛剛結束的總決賽，又甜蜜地盪漾在她心頭。啊！多麼地扣人心弦！甚至在戴起后冠，披上斗篷，手持寶杖的時刻，她對自己終於脫穎而出，還是有點不敢相信。這幾天以來，娛樂報紙幾乎一致看好王素芬，那個出過洋留學的公共關係主任；而自己呢，嘿，幾乎誰也沒有提起過。這種遭遇曾經給她帶來多重的精神負擔！有一家報紙順帶

提過她一筆，就使她在心裏感激萬分。「啊，那個記者叫甚麼來的？有朝一日大紅大紫，我一定不要忘了他。」她當時在心裏這麼許願。

「請問楊小姐，你當選爲『香海美人』，有甚麼感想？」一個記者開始發問。

「我很感謝大家的愛護，承蒙大家錯愛，我僥倖當上『香海美人』，感到十分高興，十分榮幸！」楊銀嫦的淚花又閃動起來。在評選結果公佈的一剎那，因爲意外的興奮，她的淚水也曾奪眶而出。溢滿了她的心湖的，是一種苦盡甘來的感覺；她神氣地抬起頭，然後昂首挺胸地走向寶座。她覺得有幾張嘴湊過來，親吻自己的面頰，但却分不清是友善的還是妒妬的。分明在她眼前耀動的，只是閃閃的燈光，好像一條鋪滿黃金的道路，就橫卧在脚邊，一直伸向美麗神奇的世界；從此再也沒有憂愁與煩惱。多少年來，這條通天大道曾經怎樣神秘地誘惑着她的心啊！

想到自己終於成功了，她的嘴角禁不住又泛起了笑容。閃光燈又接二連三地閃在她臉上，她告訴自己，要笑得甜一些，美一些；這關係到第二天報紙上刊出的形象。如今，自己是「香海美人」了呀！可是，臉部肌肉却有些不大聽話，她只覺得眼前的光綫太强，太烈，直刺得她有些眩暈。但她努力支持着，她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人們都說，第一次印象是決定性的，這是自己挾着「香海美人」的頭銜，頭一回公開露面，一定要設法取得全體市民的好感才行。不管怎樣，自己是代表這一大城市的呀！

「請問楊小姐的三圍？」一個長頭髮、戴着眼鏡的男記者，忽然擠上前來，揚着手中的原子筆，歪着頭笑着問道。

楊銀嫦猶豫了一下，心想：「競選的時候，不是早就公佈了嗎？何必再問？」可是，她知道不能這樣回答，選美會的負責人就曾再三囑咐，不能與記者搞壞關係。她沉吟着，才不大情願地答道：「三十五、二十四、三十六。」

席上頓時激起小騷動。楊銀嫦覺得，幾十對灼灼的目光盯了過來，直射自己的胸部，一陣臊熱滾過她的全身。在那個使她成名的台上，當她穿着游泳衣出場的時候，她就曾經渾身不自在。台下黑壓壓的一片，在畢挺的服飾下正襟危坐的人們，紛紛流淌起一對對饑餓的眼波，越過空間，從頭到脚地漫過她全身的每個部位。像商品似的被展覽，乍然使她覺得受辱；但一看到自己的吸引力，少女的虛榮心又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極大的滿足。於是，她的步伐越來越輕盈，使得整個地球彷彿都踩在自己的脚下顫動了。

她確定，自己一個嫵媚的流盼，就足以使那些男人的血液洶湧地奔流，無法遏止。

她知道自己長得美，那飄飄的長髮，在溫柔中帶幾分野性；瓜子臉上的一對眼睛，粼粼地有如月下的湖水，傳盡了所有的柔情蜜意，一切語言都成爲多餘的了。青春在眉間舞蹈，驕傲地展露出二十歲的芳華。要不是知道這一些，她也不會貿貿然地參加競選。自己一向不怎麼在意的身裁，竟也搶盡了風頭。在台上那麼一站，她就感到已經壓倒群芳，把她們比得黯然失色；男人們的眼睛滴溜溜地在自己身上亂轉，不是沒有理由。她穿着運動衣上場時，那兩個陪舞的男士，就曾經把她夾在中間，起勁地用他們的屁股碰撞她的臀部，好像着意在試探那彈性似的。她笑着舞着，心中却煩透了，想着：「這算甚麼？」可是有甚麼辦法？不接受就得退出比賽！

退出比賽？那當然不行。無論如何，總要證明一下，自己的確擁有角逐的實力。至少，這「三十五、二十四、三十六」的驕人身裁，就不應該給一輩子埋沒掉。

「楊小姐，你當選『香海美人』後，下一步準備做什麼？」一個短頭髮的女記者又發問了。

「我想去外國唸書。」說着，楊銀嫦得意地笑了起來，覺得自己的回答很得體。

「爲甚麼你們個個都這樣回答，但結果呢，往往都是進娛樂圈？」那個女記者帶着看穿秘密的笑容，唐突追問。

「這個，我不知道。」楊銀嫦心中一凜，差點不知道該怎麼接口。但她眼珠一轉，笑容隨即又在嘴角浮現，「也許人各有志吧！不過進入影視界，也並不錯呀！這證明有人欣賞嘛。」

當然不錯呀！她甜甜地笑了。從她決定參加競選的那一刻開始，在潛意識裏，她的目標就是電影電視界。但她不好把話說明了，她要留有餘地，萬一落選，萬一沒人要她加入娛樂圈，也不致於被動。便是在榮登「香海美人」頭銜的時刻，她也拚命地克制住內心的興奮，言不由衷地回答記者的問題；儘管她對於上學，實際上一點興趣也沒有了。嘴上說的與心裏想的是兩回事，那又怎樣？人是需要一層保護色的呀！將來這美麗的謊言當然要被戳穿，那也沒關係。況且人們大都健忘，誰會去追究這些？就算有人追問，到時也可以說，情況變化了呀！或者乾脆就不理他。只要自己踏上銀色圈子，那就行了，管它那麼多！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美，要永遠保持着美麗溫柔的淺笑。想着想着，好像湖面上的漣漪，發自內心深處的笑容，溢漾

在她的臉上，永不收斂。閃光燈又在她臉上閃了幾下，那強光逼得她跟着眨了幾下眼，她忽然感到有些熱，伸手擦了擦額頭，竟是一把汗。

「楊小姐，你有沒有男朋友？」那個長頭髮、戴眼鏡的男記者又問了，他站在那邊，瞇着眼睛笑着。

「你指的男朋友，是甚麼樣的男朋友呢？」楊銀嫦說着，嫣然地笑出聲來，那聲音甜蜜而清脆，活潑得有如滾珠在盤子上跳動。「如果我說我沒有男朋友，當然沒有人相信。實際上，我有很多男朋友。一個女孩子，如果連一個男朋友都沒有，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是啊，尤其像楊小姐這麼動人的小姐，沒有才怪呢！」那記者還是那樣笑着，「我的意思是說，親密的男朋友，就是說你把他作爲對象的男朋友。」

「這個嘛，暫時還沒有。」楊銀嫦神色自若地答道：「我還年稚，不忙確定對象。對不對？」

可是秦戈欽呢？唉，只不過是一句答話罷了，他聽到了也沒有關係吧？在這樣的時刻，當然不能承認有了男朋友；楊銀嫦這麼想着。但是爲甚麼不能公開，她也有些朦朧，或者可以說是不願意想清楚。她只是隱約地覺得，辛苦奪來的眼下這個身份，必須用「自由身」來保證；只要自己透露有了男朋友，她的前途便會大打折扣。這想法剛剛滑過，她突然吃了一驚。她困惑地想道：「我這是想到哪裏去了呢？」秦戈欽的面影又漸漸地清晰起來，她記起，當她決定參加競選時，秦戈欽的臉色變得很陰沉；整個晚上，他都在發怔。坐在維多利亞公園的長椅上，月光當空灑下來，影影綽綽照見他緊鎖的眉頭。當時，她不理解他內心的感受，還很不高興地嘟囔着說：「我參加競選，你倒好，不但不祝福我，還給我臉色看，明明不想我當選。就算我本來應該選上的，運氣也給你嚇跑了！」

秦戈欽轉過頭來，直視她的雙眼。楊銀嫦看到，他的眼眶裏閃爍着愁苦的光；過了一會，他忽然一把抱緊了她，嗓音抖顫着：「阿嫦，我求你，求你放棄競選。我，有個預感，你參加了，我便會失去了你……」

楊銀嫦覺得好笑，她好像哄孩子一樣，把嘴貼在比她大五歲的他的耳邊，悄聲道：「傻瓜！怎麼會呢？別胡思亂想了，乖乖的。我如果選上了，對你也好呀！」說着，她熱烈的親吻，終於贏來了秦戈欽舒展的臉容。

「那麼你理想中的白馬王子，是怎樣的呢？」再次轟響在耳畔的，還是那個男記者的嗓門。

「不必太有錢，但也不能太窮。不必太好看，但也不

能太難看。」楊銀嫦飄忽地答道，嘴角泛起狡獪的笑容。

「是嗎？」那個男記者的笑容更加狡獪，「據我們所知，有位秦先生，和你很親密的呀！對不對？」

「哦，」楊銀嫦的心「咚咚」地跳了起來，她覺得臉有些發熱，就好像偷了甚麼東西，給人當場抓住一樣。可是，她只慌亂了一下，便用那美麗的笑靨，巧妙地掩蓋住自己的情緒。憑着這兩年當秘書小姐的經驗，她已經不容易當場語塞了。「哼！」她在心裏冷笑：「以口才聞名全港的才子王，在主持總決賽的問答時，也沒有辦法難倒我，區區一個記者，算得甚麼?!」她鎮定地掠了一下耳邊的頭髮，從容地回答：「你誤會了，秦先生是我的表哥，他不是我的親密男朋友。」

眞怪！滑到舌尖上的，竟是這麼幾句話；楊銀嫦心中又吃了一驚。她與秦戈欽明明已經達到談婚論嫁的程度，走在街上，也是摟腰搭肩，唯恐有一秒鐘挨得不夠緊。雙方的愛火，早就洶湧地燃燒在一起，也分不清是你的還是我的。怎麼能夠設想，有一天，一個會失去另一個呢?!「眞該死！我怎麼會斷然否認呢？」楊銀嫦湧起一股歉意，她隱約發覺到自己有些變了，變到有些看不起當文員的秦戈欽。但她馬上又劇烈地否認這一點，並且安慰自己說，爲了美好的將來，她暫時虛晃一槍，是對的。到底，說的和做的，不一定要完全一樣呀！

「還有一個私人問題，不知道楊小姐肯不肯回答？」那個男記者彷彿有了什麼預謀的樣子。

「歡迎你問。」楊銀嫦冷冷一笑，暗暗罵道：「哼！你使出吃奶的力氣，也不過如此。我就不信你能奈何我！」

「聽說你父親在I國欠了人家幾十萬元債務，沒法清償，所以逼得帶着一家人，搬到這兒避居。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那個男記者不慌不忙地又追問一句，轟動了全場。

楊銀嫦的腦袋忽然暈了一下，眼前的燈光化作顆顆金星，紛亂地冒了出來。她並不大清楚這件事，那時她還小。後來隱隱約約聽到一些傳聞，但她却沒有膽量深究。它成爲埋在她心底的陰影，一想起來就隱隱作疼，覺得很不光彩。這幾天來，興奮使她忘記一切不快，沒料到今天竟然在衆目睽睽之下，當場給端了出來。任她怎樣伶牙利齒，也頓時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打得魂飛魄散。她幾次張開嘴巴，囁嚅着想要說甚麼，但嘴唇動了幾下，一看到那記者胸有成竹的模樣，她就完全失去否認的勇氣，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她覺得她一直掛在臉上的笑容在消褪，逐漸

由一陣輕微的抽搐所替代。在慌亂中，她的眼角瞥見身旁那屈居亞軍的王素芬，似乎正在露出幸災樂禍的微笑，神采飛揚地回答別的記者的問題，一邊頻頻地把那種微妙的眼光，擲向提問的記者，又擲了過來。

楊銀嫦感到喉嚨非常乾燥，面前有幾對炯炯的目光，好像餓狼窺視着的眼睛，上下打探着她。她覺得雙脚發軟，每一秒鐘都可能癱下去。那樣一個可恥的秘密，本來正在無聲無息地消逝在記憶中，誰料到就在她出人頭地的時刻，公然被揭露到大庭廣衆之間。聯想起那竊竊的私語，以及熟人們不屑的臉色，她的呼吸便艱難起來。

閃光燈又接連地閃在臉上，不由自主地，她側過臉去，用雙手遮住自己的面孔。她再也不能保持那雍容的淺笑，當人們的觸角已經伸到她內心最機密的深處，把本來只屬於自己的私隱，全都揪出來展覽的這個時候，表面上高貴的微笑，又有甚麼用！

受不了那强光燈的探照，她覺得有些頭暈目眩。她知道，明天，明天她會大大地出名。她多年來追求的，就是這個嗎？她覺得周圍的空氣凝固了，腦袋疼得發脹，好像隨時都會爆炸似的。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斯里蘭卡女詩人編亞洲四國詩集

童　曼

香港海涅曼教育圖書出版公司（亞洲）〔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最近出版了詩集《來自印度、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詩歌》，由在澳大利亞麥跨里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任職的斯里蘭卡女詩人、學者雅斯邁恩·古納拉特納（Yasmine Gooneratne）編纂。

古納拉特納收集的詩篇都是用英語寫出的來自四個亞洲國家的詩作。儘管是用英語寫出，但內容都在反映亞洲國家的一些現實，親切而引人回味思索。有些詩篇則描繪了舊有觀念與現代思想之間的衝突給予亞洲家庭觀念的影响。如新加坡詩人埃德溫·譚波（Edwin Thumboo）寫的《一個普通的人》（An Ordinary Man）即其一例。

有一些詩篇是以母愛爲主題，如印度詩人拉曼努扎恩（A.K. Ramanujan）的詩作便刻劃了他自己的母親如何以自己傷殘的雙手爲生活奔波。他們詩行流露出對母親艱辛培育子女成人的感恩之情。

還有一些詩篇描寫了人們的悲歡離合，如古納拉特納的《雅索達拉》（Yasodhara）便寫出了一個被遺棄的婦女的悲慘命運。

楊羽儀

榕島鳥趣

世界上有兩棵十分奇特的榕樹。印度的孟加拉有一處著名的榕樹獨木林。它生長出九百多根垂入泥土的氣根，每一絡氣根都繁衍成爲樹幹，綠樹濃蔭的面積竟達十五畝土地。可惜，近年來由於乾旱的緣故，有半邊樹枯萎了，大煞了風景。另一處是中國廣東省新會縣天馬河上的「小鳥天堂」，那棵古老的榕樹萬劫不摧，豪邁、安祥地屹立在江中的沙渚上。

遠遠看去，天馬河心，有一片綠色的沙洲，陽光下綠得亮晶晶，像一塊翡翠嵌在彩練上，又像一片荷葉飄在綠水間。一陣悅耳的鳥兒嚶鳴聲，把你吸引到江邊來了。喲，這才發現飄在綠水中的不是「翡翠」，也不是「荷葉」，而是使你驚嘆的一棵榕樹。你看，榕蔭遮天蔽日，不但把船狀的沙渚完全蔭蔽住了，還在一段寬闊的河面也投下綠得醉人的蔭影。十多年前，有人記載它的蔭蔽面積十五畝，

現在據當地人說，至少有十六、七畝了。偌大的濃蔭，聽說也是獨樹成林的。原先只有一棵榕樹，垂下一綹綹赭黃色的鬍子，鬍子一旦落地，汲取泥土的營養，便長成粗大的樹幹；新樹幹又長出無數的鬍子，又變成無數粗大的樹幹……這樣無止境的繁衍下去，昌盛起來，也不知過了多少年月，到現在少說也有一千株樹幹了，連原來的母樹幹也很難辨認出來，枝柯交錯，盤曲伸展，形成富有藝術造型美的曲徑迴廊，有的扭作一團，像雕龍刻鳳的殿柱，疏密相間，撐起一座美麗雅致的水上宮殿。啊，這是一座碧綠琉璃的榕樹宮殿！

在榕樹宮殿裏，棲息着成千上萬的鷺鷥和鸛鶴（當地人稱鷺鷥是白鶴，鸛鶴是灰鶴，也叫夜游鶴）。鳥兒的糞便成了榕樹的最佳補品，繁茂的榕樹又是鷺鷥和鸛鶴得天獨厚的宮殿。榕樹還像一位慈祥、穩重、智慧的老人，撫愛着無數穿白衣、灰衣的「孩子」，充滿着和平、甜蜜、幸福、歡樂，怪不得人們起了個有趣的名字，叫「小鳥天堂」。

夕陽斜照，滿河金光燦爛，映照得古老的榕樹充滿神秘幽深的色彩。我們劃着小艇繞島漫游。遠山的日落霞飛，近處的水光島影，最迷人的是滿河倒映着榕島上的鶴趣，引起人們多少遐想，多少追思，那美麗而又眞實，深沉而又悲傷的傳說，使人們漫游在童話世界裏。

相傳在明朝景泰年間，村裏遇上大旱，人們便開鑿了一條天馬河灌溉禾田，度過了旱災。不久，又遇上瘟疫。有個風水先生說，這是天馬河帶來的災難，必須在河心壩一個大土墩才能消災。地主惡霸便迫着村民放棄生產，用船運土壘墩。有一天，一位老船夫帶着孫兒孫女撐船運泥到河心，天已黑了，他們用一根榕樹篙插在土裏，把船栓緊，就在船上過夜。第二天，老船夫和孫兒孫女不見了，一個十多畝面積的船形土墩露出水面，土墩上長出一棵大榕樹，樹上有一隻白鶴、一隻灰鶴在嚶嚶飛鳴。有人說，土墩是船變的，榕樹是老船夫變的，那白鶴灰鶴就是老船夫的孫兒孫女啊！他們爲了讓村民不致誤了農時，自己變成了土墩了！大概是對善良的老人深情懷念吧，村裏的人每天勞動歸來，誰也沒有約定誰，人人都懷着敬意給榕樹根添一擔土。這種懷念、崇敬的心情與日俱增，深情地注進了這塊土地上，人們像愛護自己的生命那樣愛護榕島，一年一年過去了，榕島變成了和平幸福捍衛者的象徵，變成了村裏農民心中的神島了。

再說，在天空盤旋的鷺鷥和鸛鶴，一直沒有離開這個

沙渚。它們棲息在榕島上，和榕樹相依爲命，每天出外覓食回來，都要啣一塊泥土放在榕樹下。爲了保護這片沙渚，它們輪流站崗，當晨光熹微，鷺鷥飛出榕島到田間覓食，傍晚歸來；當晚霞隱去最後一絲金彩，鸛鶴開始夜游的航程，直到朝暾初現，才披着晨光回來……

歲月隨着天馬河水悄悄地逝去，大地上不知遭過多少回浩劫，人間不知閱盡多少滄桑。榕島的鷺鷥和鸛鶴始終和平幸福地生活着。要是誰違背村裏人的意志，別說上榕島去掏鳥蛋或者逮雛鶴，就是踏上沙渚，驚擾了鳥兒們安樂的生活，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他們把榕島的生活和自己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似乎那棵古老的榕樹就是村裏的長者，鷺鷥和鸛鶴便是他們可愛的孩子。這時，我漸漸感受到，這似乎不是甚麼童話幻境，而是在自己心靈裏長出了理想的翅膀，飛翔着，飛翔着。

榕島漸漸溶入夜色中，江上留下輪廓分明的墨一般的倒影，這大江水色，在白天和黑夜交替的瞬間，越發顯得光亮。這時，遙遠的天邊閃動着一點點銀光，一瞬間，三五雙一羣，七八隻一隊的鷺鷥遠遠飛來，在榕島上空盤旋、飛鳴。它們先是掠着白翅，忽然又收起雙翼，向榕樹滑翔下來，漸漸伸出紅腿，側着身子迷着眼睛，降落在榕樹宮殿裏。這一羣降落了，天邊又出現一點點的白色亮斑，於是又一羣降落了……榕島裏掀起一陣陣雛鳥的歡樂喧嘩聲，嚶嚶，吱吱，鷺鷥回到巢邊，向「孩子們」親昵地呼喚着，然後張開嘴巴，用勁地伸着脖子，吐出一條三寸多長的魚兒，給「孩子們」一頓美好的晚餐。「孩子們」可淘氣啦，你爭我奪，像拔河一般，力氣大的把魚兒獨吞了，氣得小的只好嚶嚶亂叫。媽媽又從嘴裏吐出一條魚兒，塞到沒得吃的「孩子」嘴裏……大家都吃飽了，悠閑裏唱着歌，有的在梳理潔白的羽毛，有的在親昵地交嘴，有的從這枝飛到那枝，在練翅膀。偶然，我看見在榕樹的高枝上，有三幾隻鷺鷥各朝一個方向木然屹立，很久很久也一動不動。它們是在諦聽無數的生命在歡叫嗎？不，它們全神貫注在放哨、保衞着和平幸福的樂園。是啊，它們的目光系着幾千小生靈的命運呵！它們盡管受到村裏人的保護，但它們不依賴於人類，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捍衞小鳥的天堂。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黃昏，鸛鶴都啓程飛向大海之濱，它們風雨無阻，到海灘上覓食去了。榕島上只留下鷺鷥和孩子們。風雨把好些鳥窩撕碎了，白色的、粉綠色的鳥蛋撒得滿地都是。榕島遭到洗劫。就在這時，不知從那兒撲來一只貓頭鷹；一大羣鷺鷥驚飛起來，嚶嚶亂叫，它們在

榕島上空盤旋、眼看孩子們遭貓頭鷹的撲食，心痛得哇哇亂叫。平時性情溫柔的鷺鷥，在這嚴峻的時刻却如此堅定勇敢，表現出義無返顧的氣慨，幾百只鷺鷥一齊俯衝下來，同貓頭鷹撕打，直打得羽毛飄長空，鮮血濺江河。它們築成鳥的城牆，一忽兒飛向東，一忽兒飛向西，迫得貓頭鷹無法下手，終於被鬥困了，往深山逃去。鷺鷥並不鬆懈鬥志，像一羣銀白的殲擊機，浩浩蕩蕩地追踪十多里，直到貓頭鷹驚惶失措地撞進山谷裏，鷺鷥才凱旋返航。

雨後的榕島，雖然遭到洗劫，不久，又恢復了和平、幸福的生活。怪不得村裏人說，小鳥天堂不是安逸、閑適的象徵，而是勤勞、勇敢、團結的結晶。你看，性情柔弱的鷺鷥棲息在榕島中間，而體魄堅強的鸛鶴則自覺地棲息在榕樹的外圍，和睦相處，從來不打架，也不爭吃。鷺鷥在田間啄魚蝦，鸛鶴也不爭地盤，寧願飛到遙遠的海灘，航程幾百里，也不計較。冬天來了，弱小的鷺鷥經不住寒冷，飛到祖國的最南方。鸛鶴也從來不佔鷺鷥的巢。遇到兇鳥，不管撲襲誰家的孩子，它們都團結戰鬥，直至把邪惡從榕島上驅趕出去爲止。

聽了村裏人說榕島的鳥趣，初時，我還不大相信。也許村裏人把鳥兒看作童話裏兩個孫兒的化身吧！也許是寄托着人們對美好品德的歌頌、追思和懷念吧！然而，當你細心觀察，你會被這些可愛的生靈所激動，你會深信決不是人所賦予鳥的「人格」，而是鳥兒美好的生活情趣活在村裏人的心裏。

夜色迷離，鳥鳴聲稀少了，榕島漸漸沉睡了。我們划着小艇，滿載着童話和鳥趣回到了村邊的埠頭。這一夜，我們睡在農民的家裏，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只白色鷺鷥，飛進了榕島……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天色微明。同伴把我推醒，我們又來到小鳥天堂。這時，遠山和村莊、田野、公路還是靜謐的，榕島已經喧騰不息，比黃昏時候更加熱鬧。作了一夜長途旅行的鸛鶴披着淡紅的曙光相繼降臨在榕島上，嚶嚶，吱吱，……友愛、甜蜜和歡樂交織成一首動人的晨曲。在迷人的霞光中，鷺鷥十分亮眼地啓程了。這是鸛鶴和鷺鷥交接班的時刻。我凝神望着天空，數着鳥兒飛出飛進的數字，一、二、三、四……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一直數到二千九百八十多。太陽升起來了，榕島又變成美麗的樂園。

在這以前，我被島上的鳥趣吸引住了，無暇顧及細心端詳古老的榕樹宮殿。我們又一次划着小艇，駛向榕島。這時，我多想打破村裏人的規矩，悄悄走上神秘的榕島，

更清楚地聽聽那美麗而悲壯的童話，看看那充滿神話色彩的島趣。我特別放輕脚步，踏上了土墩。可是，心裏總是怦怦地跳動。不能呵，不能上島，要是上了島，美麗的神話不是消失了麼？可愛的鳥兒不是驚飛起來麼？怎能踐踏村裏人心靈上美好的願望呢！我又把脚縮回小艇上，欣賞這座古老而又奇特，富麗而又趣怪的綠色宮殿。榕島北岸，無數的樹幹向河上伸展，把千萬條金色的氣根垂下來，却不落入水中，好像宮殿的金色飛檐。南岸的枝幹格外繁多，枝幹橫斜插入水中、形成許多曲徑迴廊，水中「月宮」，十分雅致。再往島上看，無數大小不一的樹幹，有的盤根錯節，形成巨大的畫棟雕梁；有的重疊伸展，曲折低迴，構成美麗多彩的圖案；有的在密不透風的「內殿」開了個月形的窗；有的枝連着枝，搭成一座殿外天橋，把幾個「內殿」溝通起來。眞是殿中有宮，宮中有閣。最大的「殿」在島的中央，拱形圓頂，空曠得很，地上有幾個樹墩，是天然的台榻。陽光穿過細葉，現出點點金色的亮斑，像裝飾在殿內的五彩寶石。不過無論怎樣富麗堂皇，只要聽見成千上萬鳥兒的喧鳴，立刻使人感到這是鳥兒的天堂！

倘徉在這神秘的榕樹宮殿旁邊，怎能不被大自然的傑作所驚訝！五百多年了，古老的榕樹依然像個慈祥的長者撫愛着無數的小生靈。奔騰的天馬河呵，您怎能不爲這小鳥天堂而動了感情呢？您曾經流着勞動人民的苦難，流着人間多少不平事。但是您更多地歌唱着人民爲爭取幸福而鬥爭的英武的形象！天馬河呵，您縱情地奔流吧，把美麗的童話帶到遙遠的地方，滋潤着遼闊的土地，滋潤着千秋萬代的孩子們的心靈！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十二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4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厦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2.50

新會圭峯風光

楊明 作

芭蕉綠了窗紗（套色木刻）

野晴

3119
6
3
:no.12
79:Dec.)
NADA_HK